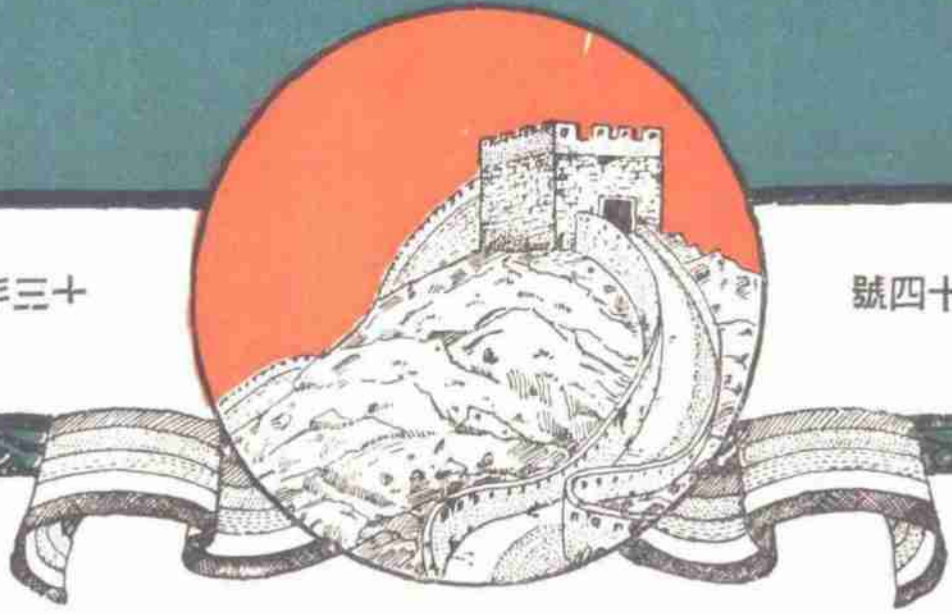
九〇四年創刊　每月二回

東方雜誌

THE EASTERN MISCELLANY



第二十一卷第十四號　十三年七月二十五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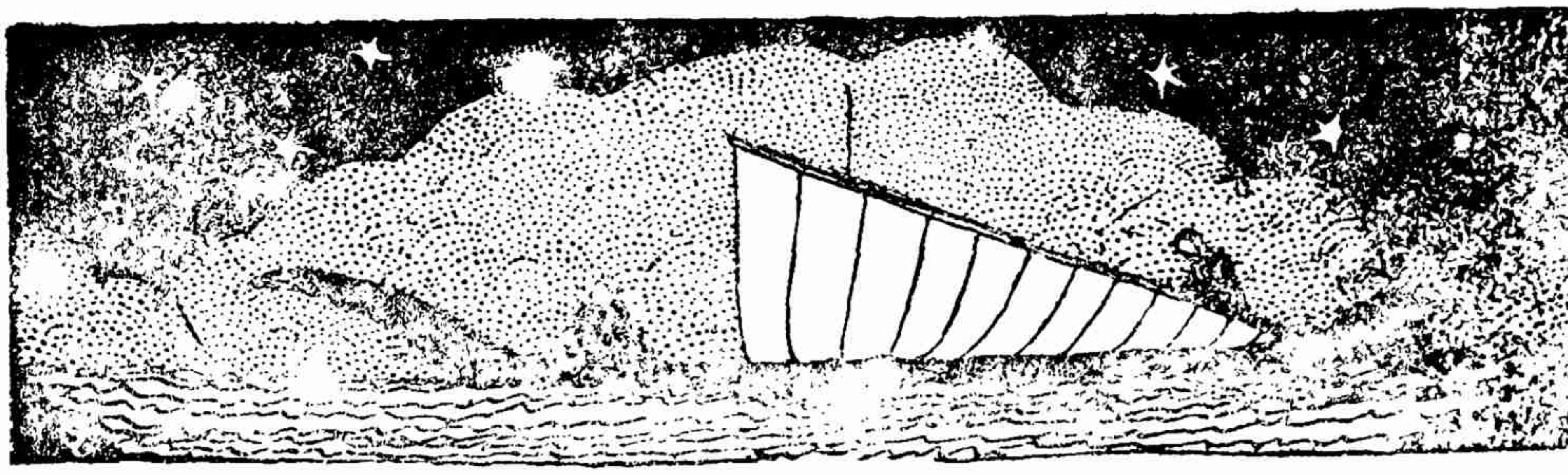
歐戰十年紀念號

本號要目

歐戰十年紀念　堅瓠
時事述評（八篇）　記者
歐戰給與我們的教訓與儆戒　化魯
歐戰責任問題　潘公展
大戰與領袖主義　陳叔諒
歐戰與世界金融市場　金侶琴
戰後捷羅巨三國地制改良之比較　俞頌華
歐戰後之人口問題　劉秉麟
世界大戰的一盤總賬　化魯
世界大戰紀要　記者
負傷的鳥（小說）　靑曲
愛的教育（小說）　夏丏尊
愛藝術的國王（劇本）　耿濟之

上海商務印書館印行

Vol. XXI, No. 14, July 25, 1924



東方雜誌

第二十一卷
第十四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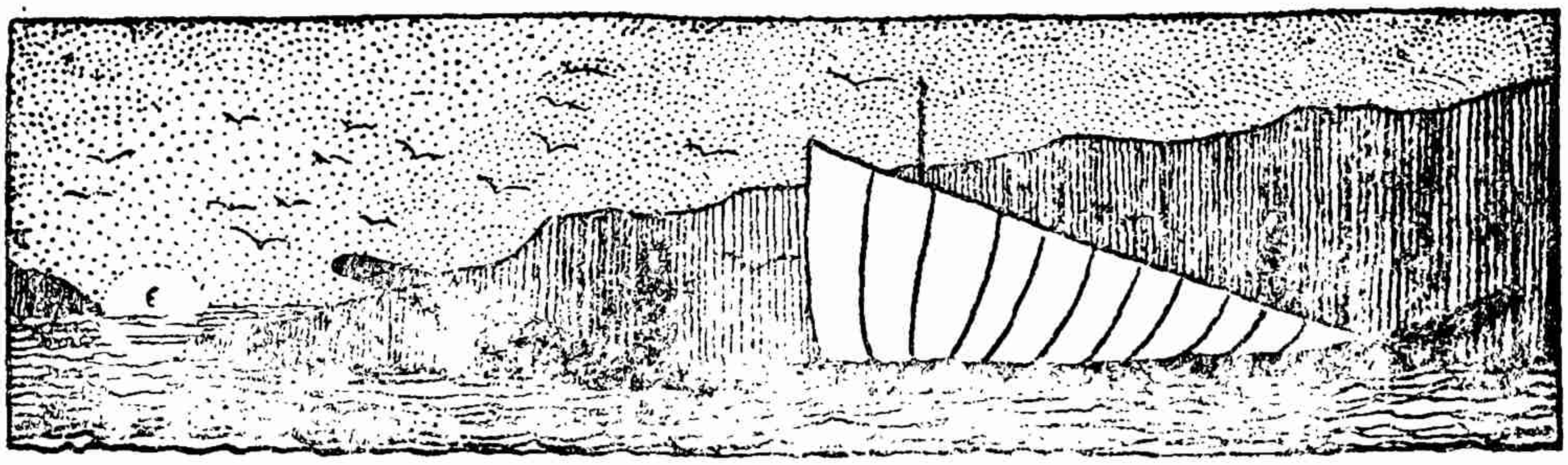
——歐戰十年紀念號——

歐戰十年紀念……堅瓠（一）

時事述評

孫寶琦下台之前後……無明（二）
小事化大的安徽匪亂……南雁（三）
教育學術團體在南京開會……湖一（六）
水旱災遍及十二省區……大山（七）
倫敦會議開幕……幼雄（九）
南非選舉與國民黨組閣……幼雄（一三）
日內閣的新猷……誦虞（一四）
巴西聖保羅叛亂事件……化魯（一六）

歐戰給與我們的教訓與儆戒……化魯（一七）
歐戰責任問題……潘公展（二三）
大戰與領袖主義……陳叔諒（三七）
歐戰與世界金融市場……金侶琴（五二）
戰後捷羅巨三國地制改良之比較……俞頌華（六三）
歐戰後之人口問題……劉秉麟（四七）
世界大戰的一盤總賬……化魯（九一）



世界大戰紀要……記者（九八）

負傷的鳥（小說）……青曲（一〇九）

愛的教育　意大利 Edmondo de Amicis 著（小說）（續）……夏丏尊（一二〇）

愛藝術的國王　俄國盧那却爾斯基著（劇本）（完）……耿濟之（一二三）

參考資料

中國學術年表及說明……顧頡剛（一四五）　銚之近史……吳鑛（一五〇）

時事日誌

中國之部……（一五五）　外國之部……（一五七）

【補白】

壽至老期的文學家……（五一）　羅素對於未來世界的推測……（六二）

美國影戲明星的薪金……（九〇）　柏林的歐戰十年紀念……（九七）

佛朗士的法國選舉觀……（一〇七）　劇界明星又弱一個……（一三一）

孟子解頤零札（二）……（一三三）　孟子解頤零札（三）……（一五三）

【插圖】

陳老蓮畫册『草蟲』（兩色版）……一幅

歐戰後落魄之帝王……五幅

歐戰後崛起之平民領袖……五幅

上海之歐戰紀念碑……一幅

歐戰後歸還中國之渾天儀……一幅

最兇猛之殺人器——死光……三幅

歐戰十年漫畫……五幅

歐戰十年紀念

堅瓠

歐戰值得紀念麼？協約國的擁護正義，早已揭破假面；威爾遜的十四條件，早已雲散煙消。而英法對德問題，英美油權問題，日美移民問題，又在在足以爲第二次大戰的導火線。那十年前塡塞戰壕的白骨，與供給戰費的血汗，祇不過在巨帙的『相斫書』中，佔了幾葉篇幅罷了。我們何必作英雄崇拜的迷夢，致歌功頌德的諛辭！

歐戰配中國人紀念麼？我們在宣戰之時，既是宣而不戰；所以在停戰以後，也只案受人支配。在巴黎會議，我們受了一次支配；在華盛頓會議，我們又受了一次支配。幸而歐洲問題未了，列強尚未暇顧及東方問題。一旦歐洲問題解決，這個東方大寶窟，還不是列強資本主義的囊中物麼？而況歐洲人方慶祝外戰的勝利，中國人卻正在忙長期的內亂。我們又何必借他人之酒杯，澆自己的塊壘！

因此這一次世界大戰的十年紀念，在歐美各國，多有隆重的典禮，而忝爲參戰的一員之中國，並不見有什麼點綴。人以爲中國人沒有世界觀念，我卻以爲這正是中國人的知恥。

但是歐戰的結果，卻產生了兩件可注意的事：第一是首領制度的失墜。羅素說，戰爭是首領制度的命根，因爲要滿足佔有慾和擁護獨裁制，都非藉戰爭爲工具不可。如俄皇和德皇，在一九一四年，都是熱心開戰的人。其眞的理由，不過因戰爭能喚起初民時代對於酋長的敬虔心，而毀滅近代平民政治所造成的社會合作能了、但結果，不但俄德的君統，因前敵失敗而崩壞，就是戰勝國的三頭，——路德喬治，克利孟梭，尼蒂，也先後狼狽而去。這可見人民對於戰禍，已有徹底的覺悟，不容易爲少數人的功名心所煽惑了。

第二是勞動階級的崛起。歐戰時各國社會黨，多受愛國主義的衝動，犧牲其平日之主張，這實在是戰禍延長的重大原因。但俄德兩帝國，終於被社會主義所征服。其後如法蘭西，意大利，不列顛，雖都曾受反動勢力支配，延續其武斷政略之殘喘；但戰場的勝利，祇造成資本家的發財機會，而失業問題之緊張，反以英法等戰勝國爲最甚。所以右派勢力，終於因此破裂。英國勞動黨得政了；法國左黨登臺了；英俄協定成功了；德法問題緩和了。天道十年一小變，或者歐戰十年紀念之今年，就是世界平民大聯合的新紀元罷？

時事述評

孫寶琦下台之前後

自有孫寶琦內閣一名詞，即有孫王互鬬一件事隨之而起。六月三日以後之一星期中，孫寶琦忽然態度一變，與王克敏及諸閣員合作以辦成德債案。一時方盛傳孫已軟化，孫王已爲有條件的合作；即向來利用孫氏包圍孫氏參預孫氏排王計畫的議員們這時也莫知所措，宣言將以昔之擁孫者倒孫。不料局勢變化之迅速出人意外，德債辦結之次日，孫即憤王事事相欺，面見曹錕，直接提出財長易人，不得允許，即於次日（即八日）出京，避往海甸，表示非去王決不回京。

自此以後，孫王肉薄有一月之久。其起首半月之第一時期中，府方主張孫王兩留，囑顧維鈞顏惠慶吳毓麟張國淦等四閣員從事調停，王克敏個人更表示對孫屈服；第二時期之一星期中，王克敏迫於環境，遞呈請辭，聲言離京，並於辭呈後附就職以來籌款數目表，向府方自表有功，而孫寶琦被惑於議員，態度強硬，雖入京而不能到閣議，不入公府；第三時期之數日中，曹錕表示「在府一日必留王，逼王無異逼予」，並慰留王克敏，令軍警阻王出京，漸由孫王之爭入曹孫之爭，孫寶琦不得已而稱病請假，復往海甸；不久即轉入第四時期，形勢頗有變化，孫寶琦回海甸後，立即被府方派軍警要人及閣員多人拉之回京，吳毓麟宴請孫王兩人均親到，表面似可轉圜，惟孫立即變卦，不肯出席閣議，見曹請求給資出洋，不得許可，則又往海甸。此不及一月之短時間中，孫王之爭，倏經了四個時期而仍不得解決，於是府方乃表露其去孫留王之眞實意思，孫寶琦亦稍覺非眞實求去不可，而

閣潮之解決，乃得急轉直下。六月三十日孫被勸回京，七月一日出席閣議，向閣員表示決由請假而進爲辭職，閣員即聲明聯同總辭，以免違憲。結果孫寶琦辭職呈文，即奉令照准，以顧維鈞暫行兼代；而閣員總辭呈則留中不批。半年來的孫王鬬爭，到此總算結束了。

以上爲孫寶琦下台前政局上之紛擾。

孫寶琦一下台，北京政局立即改變其紛擾之方向。孫洪伊時已被當局迎入北京，便指揮其部下號稱小孫系之數十政客，乘機奮鬬，爭總理不得，則退一步爭可以操縱選舉之內務總長，又不得，則拂袖而行，令其徒黨反對當局一切舉措，於是民治社即小孫系遂爲反政府黨之中堅。其餘議員，一部分則聲言顧維鈞夫人多財，將來票價必貴，歡迎即提顧任正式總理。一部分又抓住憲法問題，聲言當局去孫寶琦而派其閣員兼代，在法律上全無根據，係屬違憲，即在國會提出『代閣違憲案』；及當局於五日向國會提出任顏惠慶組閣，則議員又聲言先決撤消代閣案以辱顏，再投顏閣同意票。總之，孫寶琦下台後政府與國會之交涉，完全爲條件關係。民治社議員因孫洪伊組閣或入閣之要求未遂，則反對政府；民憲同志會議員因吳景濂回京之要求未遂，則反對政府；四十二號議員因張英華入閣或撤消否辦之要求未遂，則亦反對政府。其餘號稱政府黨之馬蜂，頭髮兩黨議員，感政府平日相待之薄，亦乘機有所要求。至中立派之多數議員們，其待條件以定趨嚮，更不必說。在此形勢下，奉命疏通議員諸人，不即切實對議員提出有利條件，而惟以空言及酒食相敷衍，其不能成功，自在意料中。外間謠傳諸人各有作用，各有隱衷，當非無因了。

以上一段陳舊政聞，本已不能引起讀者興味；不過此亦足以代表一時期的政局狀況，讀者試與張紹曾孫寶琦兩閣成立時狀況相比較，或者興味當別有在！至於批評，則在此一團糟的政局中，似乎可以不必了！（無明）

小事化大的安徽匪亂

中國的歷史詔示我們：凡是政治腐敗的時候，必有匪亂乘機而起。這乘機而起的匪亂，有人稱之爲革命，固未免過當；而其爲腐敗政治的反動或副產物，必與腐敗政治因緣而生，則無論

如何不能否認的。其例不必多舉，祇看漢末的黃巾唐末的黃巢，明末的張獻忠李自成清代的洪楊都在歷代政治腐敗到極點的時候發難，就可明白政治與匪亂的關係！現在的政情比之漢末唐末明末及清嘉道時如何，雖不能遽行斷言；而因民生的困苦，大匪亂的醞釀確已漸趨成熟時期；倘使政治狀況不即改善，將來的禍亂，似乎難於避免！安徽最近所發生的大刀會亂事不過小小的一件罷了。

近來川西及鄂邊的紅燈教，江北及豫省的紅白纓槍會，皖北的大刀會，其勢力的蔓延，是人人所知道的。而這回大刀會因迭次戰敗官軍，占領城池，其聲勢尤震動一時。至於這回肇事的原因，據熟知內幕的人所說，不過是：

大刀會匪人在六安城外聚賭，縣知事派警備隊往捕，因匪徒衆多，拒退警隊，並捉警隊二人。知事更派警備隊多人及駐城陸軍兩連前往。先到的軍隊，驅散匪衆，捕獲匪首李果；而散匪即偷聚多人，暗襲後到軍隊以邪術迫其繳械。這是六月二十六日的事。次日，匪隊攻城。城中除縣知事所統警備隊外，本當有陸軍一團，爲第二旅李傳業部。這時因皖督馬聯甲迫李去位，該團長王尙林與營長往壽州與李商交替事，城防無主，陸軍按兵不戰；知事在城外，得省電回城率警備隊與匪戰，相持四日，至三十日匪來益衆，亦不敵而退出，六安城遂爲匪所占。



山東槍斃之女匪趙媽媽

匪衆占領六安後，亂勢即擴大，據說匪入城後，自稱『民生救濟自治會軍』四鄉散匪陸續加入、

聚至三千人之多。惟匪並不搶刦商民，祇架英美教士三人及商會會長等，挾使商民懇官軍勿來攻擊。而匪軍則一面分攻英山霍山合肥舒城等處，謀向皖北各地發展；一面派代表攜宣言書向上海等地散布，聲言『驅馬』，以張聲勢。

官軍方面對付的情形，則爲：

六安既陷，霍山合肥舒城等縣告急電報雪片般飛來。馬聯甲既因第二旅李傳業部王團在六安不戰而退，且有散兵加入匪隊，不敢再用；又聞『李旅不穩，及匪亂與撤李有關』的謠言，疑皖北將有重大變局；於是準備調親信軍隊大舉進勦。馬曾電令第一旅倪朝榮軍由蕪湖進紮合肥，第四旅李文彬開布防霍邱，第五旅史俊玉親自率隊由壽州前進，而責第二旅王尙林團恢復城池。惟相持日久，前敵各軍雖屢電報捷，而匪仍安然占領六安。於是鄰省軍隊紛紛發動，齊燮元首令陳調元派一團入皖，紮壽州，準備以陳代馬督理皖省軍務；吳佩孚亦擬令豫督張福來率隊入皖，以勦匪名義取馬而代；馬聯甲恐一己地位因此喪失，乃嚴令前敵各軍進戰，且有親自督勦的意思。

這一場小事化大的匪亂，其結果亦甚好看：

馬聯甲感於自身地位的動搖，而嚴令各軍速復六安，惟省城天主教主教既因匪架擄教士而要求『不可操之太急』；六安旅省同鄉會亦因匪有『官軍來攻卽屠全城』的宣言，見馬請誘匪出城再戰；而六安茶商及商民亦求馬保全城內生靈。馬正在左右爲難時，適匪見官軍大隊四面包勦，情知不敵，因得商會二萬五千元款，於七月十八日自行全體退去；於是官軍乃得於匪隊去後數小時入城，電省報告克復六安。

匪隊退出六安後，雖分攻霍山合肥等縣；惟因匪既無大志，這回舉事又出之偶然，沒有充足的準備，據我豫料，雖未必能一時剷行撲滅，但也不致鬧出十分大事來了。

我對於這回安徽大刀會匪亂，不免有一種感觸。大刀會本是八卦教的一派，其假藉迷信符咒以鼓惑愚民，原無足怪。惟既稱自治軍以發表宣言，猶復雜以『術諸葛武侯八陣圖，能使敵人自相殘殺，不識歸路』等邪詞，已屬可異；而官軍文電中亦竟有：『匪有邪術，一經畫符，可以接戰六小時子彈不能擊中』等語，

則更令人咄咄稱怪了。據報紙載稱匪中惟一之靈咒爲『香爐蠟燭台菩薩請出來』兩語，我一看到，不特覺得滑稽，而且惘然不知自身之生在什麼時代了。嗚呼！二十世紀之中國土匪！嗚呼！二十世紀之中國官軍！嗚呼，二十世紀之中國社會！（南雁）

教育學術團體在南京開會

七月初旬，國內教育團體在南京開年會的，有中華教育改進社，其趁此在南京成立的，有中華體育聯合會，中華民國大學聯合會；學術團體則有中國科學社亦於此時在南京開年會；更加以全國教育展覽會，江蘇全省縣立師範成績展覽會，亦在此時開會於南京。當時南京方面，眞是人才蔚萃，濟濟稱盛。

這回在南京開會的各教育學術團體中，以中華教育改進社第三屆年會規模最大，全國會員來賓到者有千餘人，其開會分社務會議，學術會議與分組會議，自六月三日至九日共開集會一星期，全國平民教育促進會亦趁此有所活動。中國科學社爲學術團體，到會會員均係國內專門研究學術者，自不能如改進社的衆多且所議爲團體內部研究與今後一年中進行的計畫，亦不必如改進社那樣鋪張。其餘如大學聯合會，體育聯合會，都係初創，僅以樹立基礎爲止。而兩種展覽會亦因臨時倉猝，雖有可觀，尙不免於草率。

這回南京各會議中，除普通舉行年會成立會所應有的手續不必詳述外，有（一）議定收回國內外國人的教育權，（二）注意蒙古教育，（三）全國大學聯合——諸點可稱特色。關於（一）項，改進社本次會議中已議決辦法三條，以嚴定學校註册條例限止外人藉學校實行侵略或宣傳宗教，而規定未註册學校及學生不得享受種種權利，以防止外人學校之自由行動。關於（二）項，改進社這回有蒙古代表郭道甫福松亭兩人到會，會中又開關於蒙古教育的各種會議，及特設蒙古教育組，以決定推廣蒙古教育的辦法。關於（三）項，大學聯合會成立會中已通過組織大綱，擧定臨時會長及職員，立定國內各大學聯合的基礎。

在現下北京教育學術界方悴憔於經濟及禁令的時候，南京方面能大集教育學術人才開此大會，固然一樁盛事，所具三種特色，亦足表見眼光的遠大，我願與會諸君此後奮力前進，勿負此一場大結合。（朔一）

水旱災遍及十二省區

我國於四年以前曾鬧了一回北五省大旱災。那時災區廣闊，災情重大，國內未受災各省人士聞而憫惻，踴躍輸款賑濟，國外亦多有捐助巨款以盡救鄰恤難之義務者，惟嗷嗷哀鴻，已不知餓斃了多少。誰料今年六月後半月以來，各省先後發生水旱災。閩，湘，贛，甯，鄂，豫，桂，蘇，皖，京兆，張家口等處相繼被沒於巨浸，晉省受苦於大旱，豫省則先旱後水，川省則南北患旱而東部患水，而京漢京綏京奉以及正太津浦隴海三等鐵路都被沖毀，交通斷絕多日，津浦北段及滬杭甬等路雖未至斷絕交通，損失亦已不少。災區的廣闊兩倍甚於從前鬧旱災的北五省，災情的重大，以閩湘甯張家口言亦有過無不及。這傷心慘目的巨大災變，實可目為眼前中國最大的事情，什麼兵事政爭都比不上他。現在分省摘要略為一述。

一，福建閩江流域的大水

各省發生水災以福建為首。六月二十一日閩江因久雨暴漲，助以山洪，從延平至福州各地水漲一丈左右不等，福州全城有四分之三沒於水中。至二十六日後始逐漸退去。二十九日又小漲一次，惟即退。據該省最近報告，災區沿閩江有二十八縣，被災人民在百萬以上，待拯者十餘萬人，各災區中前後淹沒五日，死傷人數僅尤溪一縣已及八千餘人。二十八縣田廬的漂沒，自不待言了。

二，湖南四十六縣的五次遭災

湖南為各省鬧災之最重大者，自六月中旬至七月下旬，一個多月中，湘資沅諸水更迭漲退，加以濱湖諸縣，災區竟有四十六之多，過全省縣份五分之三。財產損失及人口死傷雖一時未有調查，大約數目總要數倍於福建。災情最重的寧鄉縣，先後經大水往復五次，長沙亦先後經水災三次，眞可算是絕大的天禍了。

三，江西沿贛河鄱陽湖各地水患

江西於六月內繼福建湖南而遭水災，南昌以下，沿贛河各縣，及鄱陽湖附近各縣。漂沒田廬，死傷人畜，狀亦極慘，九江等地亦受其影響而遭大水災；惟幸而水勢來去均速，得以立即從事拯濟，災狀不致如福建湖南的厲害。

四，廣東廣西的潦水爲災

廣東因久雨河水暴漲，東江自廣州至博羅各縣，早稻正待趕收，忽於六月二十外，盡被水冲去，房屋亦同漂沒，各鄉難民數千，避居山中，無衣無食，亟待拯濟。西江水災則由肇慶而西直延至廣西的梧州，各地水勢亦較大，災區有街道浸水丈餘者，潰圍各鄉，生命財產損失頗大，幸各圍多因搶護得免。北江後漲，災情亦不劇烈。

五，京兆直隸張家口各水潰隄的大禍

京津附近數百里間，自七月初上起，久雨不止，成北方自古未有的奇象。永定河首於十六日大漲，潰隄三百餘丈，沿岸盡成澤國。天津甚危急，租界外人爭從事防禦工程，北京附近亦有沉沒的危險，內務總長程克及軍界領袖馮玉祥各親率工程人員查勘隄防，從事搶修。後水勢漸平，京津得稍安。而永定河下流及子牙河運河等先後水漲，沿京漢京綏京浦各路地方盡遭水災，各路路基亦盡冲毀。保定遭災尤重。張家口也於此時平地水沒丈餘，全區冲刷，五千餘人無家可歸，成傷心慘目的巨災。京兆直隸現在水尚時漲時平，難免不再起爲患。災區五十餘縣，將及全省縣份二分之一。災情未有具體報告可據，惟豫料比之湖南，福建，當有過無不及。

六，湖北省後起的水災

湖北於七月初旬已遭遇小水災。七月下旬起，長江因久雨水漲，武昌漢口漢陽水均平隄，沿江各地均有其魚之憂，上游各縣紛報決堤，沔陽決堤時且冲斃搶修工人百餘。各縣現正從事護堤洩水，災區災情，亦無詳確報告。

七，東三省的水災

東三省除接近直隸的奉榆鐵道附近受直災影響被淹沒外，遼河沿岸亦有劇烈水災，四洮路則因水災斷絕交通，田禾盡被漂蕩。災情雖不能知其詳細，惟觀張作霖撥巨款救濟，則可見已非小事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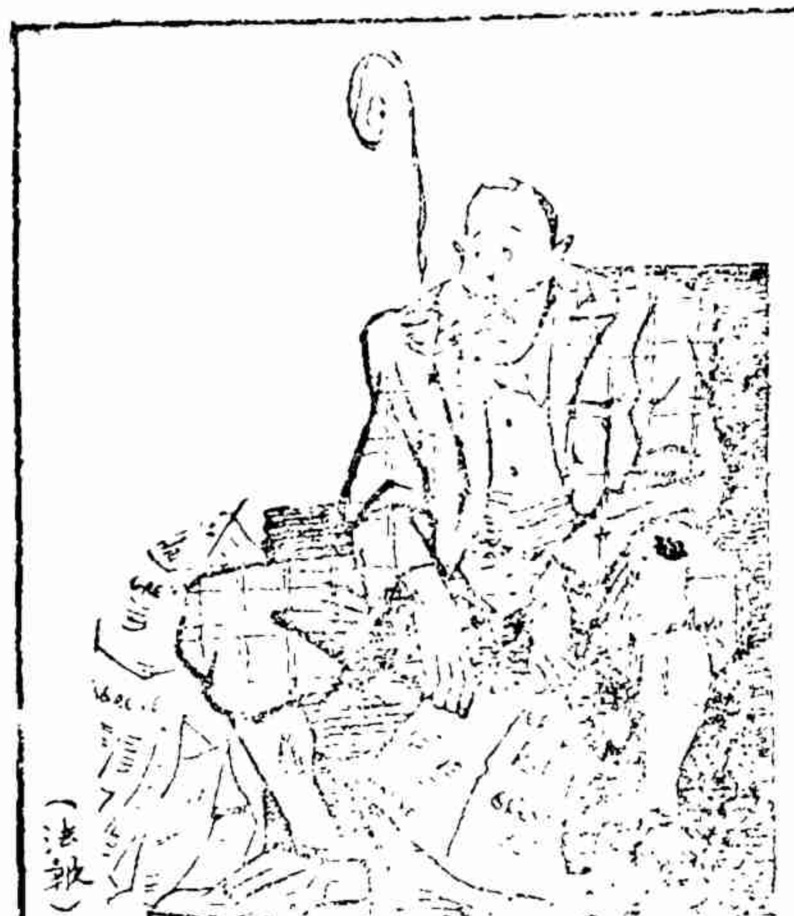
八，山西的旱災與河南四川的水旱兼來

山西入夏苦旱，雖未成若何巨災，但頗妨農作。河南開封等地初則患旱，七月中旬後連日大雨，轉成水災。四川南部自去冬以來缺雨既久，春糧無成，米價昂貴，人民夫婦相棄，易

予而食。近東與東部同遭水災。北部則苦旱至今，秋收絕望。以上各遭災地方，據華洋義賑會調查，統計在一萬英方里以上。死亡人口，一時無總數可查，惟豫料當在十萬左右。損失財產，尤難計算。中國頻年兵匪爲患，人民已受盡了人禍，現在更加以天災，可謂『禍不單行』了。

災後的賑濟事業，除各省先後自行辦理急賑外，上海漢口的各被災省分同鄉會，亦已各籌款赴災區散放賑款，華洋義賑會也同始活動。北京政府，初則僅僅空言救濟，後由閣議決定仿九年北五省旱災辦法，於關稅及路郵航電加徵附稅，惟官吏視賑務爲肥缺，任意侵蝕，早失國內外信用，附稅辦法，外人既難贊同，商民更加反對，殊難望其成功。而外人助賑，風聞亦不如從前的熱心。善後費用的無着，是很可憂慮的！（大山）

英國的罷工事件



奇怪！我們的內閣是工黨，可是做工的却一個人也沒有了。

倫敦會議開幕

討論專家計畫，解決賠償問題的協約國會議，已於七月十六日在倫敦開幕了。此會之開成，實是英法合作之結果。從前英法二國對於賠償問題的態度，總是各懷疑忌背道而馳的，自有專家報告以後，才稍稍接近。其後法國新首相衷里歐又一度訪問英相，已使時局有顯著的進步。而最近英相麥唐納的遊法，尤能使兩國間新發生的誤會，爲之消釋。

所謂新發生的誤會，乃是關於英國發致各國的請帖內容的。英相在法總理游英，決定召集協約國會議以後，即向美日意比各國發送請書，請其參加。請書中英政府有三項建議，（一）專家計畫，因有和約所未載的義務，加於德國，所以協約國應有一種議定書爲之規定；（二）各種經濟的懲戒，一律撤銷，以爲德國負擔上述義務的報酬；（三）德國是否背約的決定，不能委托賠償委員會，主張由國際聯盟的財政委員會辦理。又將來擬訂的草約條文如發生異議，應提交國際法

庭公決。英國此種建議，在美日意比均無異言，所以先後接受。但法國却頓起疑慮，以爲如此辦法，無異於取締賠償委員會的職權，進一層言之，又無異於修改凡爾賽和約。因此法總理便於四日牒告英政府，說法政府不能爲英國請書中的建議所束縛，同時法報又都有激烈的抗議論調，有的竟主張在未得英國切實聲明決不妨礙和約以前，法國不宜參加倫敦會議。

法國的疑慮，足使倫敦會議發生惡劣的影響，所以英相麥唐納爲消除誤會起見，特於七月八日親至巴黎，對法人解釋：英政府的意見，並不是要取消賠償委員會的職權，不過因爲專家計畫所規定的德國義務，和凡爾賽和約所規定的不同，德國是否違約，已不是賠償委員會僅僅依照和約所能判定，似乎以委託國際聯盟爲便罷了。經此一番解釋，哀里歐的疑慮，才卽消除，於是兩首相聯合作成對於倫敦會議的提議，名爲英法聯牒，於第二日發表。

聯牒中所定的提議，和英國提議略有不同。德國是否不履



英議會中各黨的南腔北調，不相和諧。

行義務，仍由賠償委員會決定，但須請美代表出席投票；專家報告如有疑點，兩國政府已商定可移交兩方法律顧問解決。協約國間債務問題移交財政專家預先研究；法國安全問題，則應由國際聯盟或其他機關籌一妥善的方法。這就是兩國一致的意見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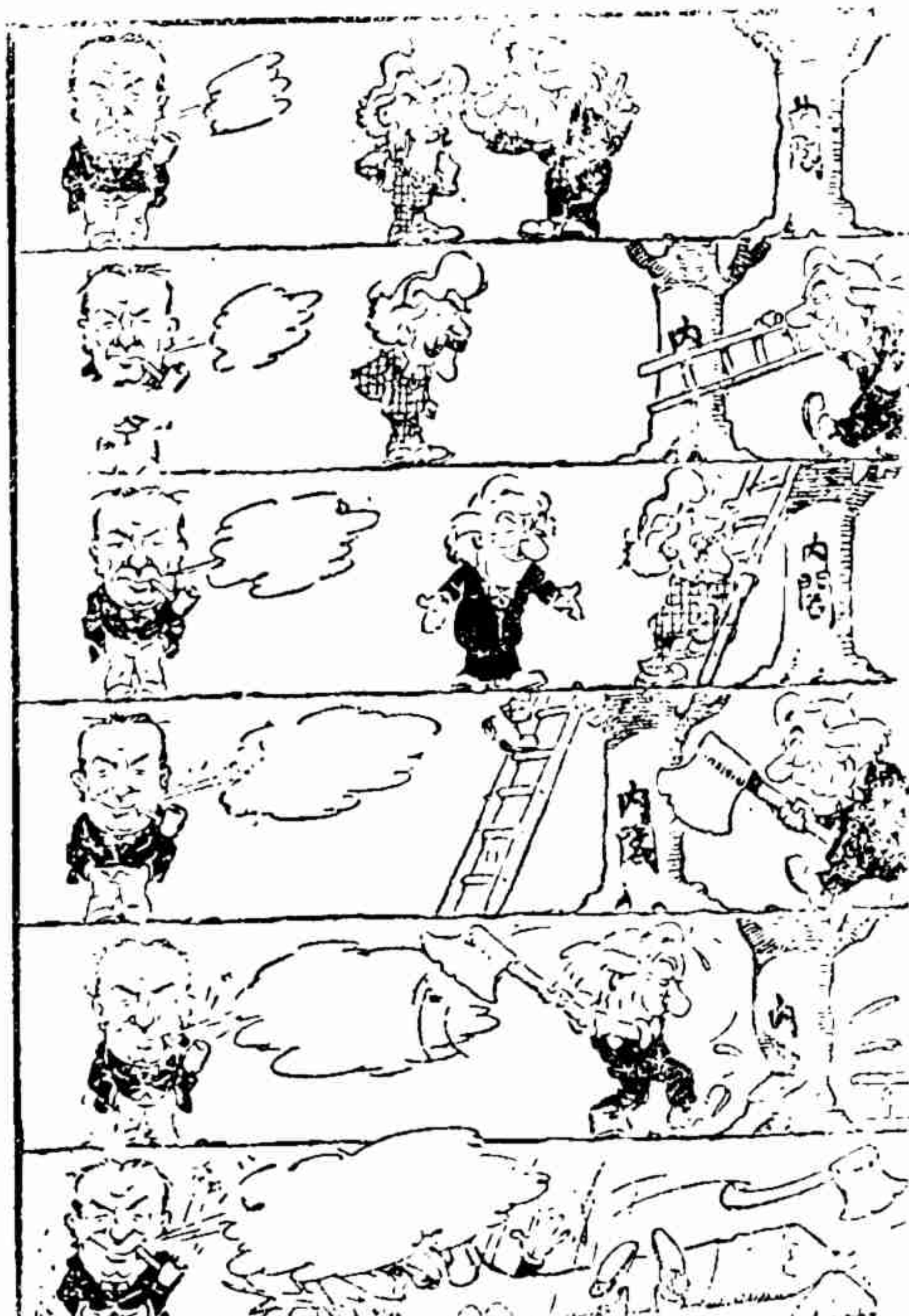
美代表的必須出席於賠償委員會，參加決定德國是否違約，乃是爲造成德法兩國的信用，而使投資人安心起見。因爲實施專家計畫，必賴美國的借款，美國的借款又是爲謀德國的復興。倘使賠償委員會和從前一般，只聽從法國的意旨，故意強壓德國，勢必至於德國仍難振興，借款也就無力歸還了。現在請美代表出席，那麼如果德國故意違約呢，自然可得一致的通過懲戒辦法，倘使德國並不違約，而法國硬要說他違約呢，則美國斷不肯附和其間。所以美代表的出席賠償委員會，可以防止法國強壓德國之弊，同時也可使投資人十分安心了。

英法意見既經一致，於是協約國會議便很順利的於七月

十六日開會於倫敦。除法比意代表團以外，尚有希臘，葡萄牙，羅馬尼亞，南斯拉夫。各國代表團到時，羣衆都對之歡呼，尤以法總理爲最受歡迎。美代表爲朞洛格和洛甘，以前曾出席專家委員會的楊格爲非正式顧問。

首由英相致歡迎詞，力說道斯報告有全部實施的必要。次法總理致答詞，亦無非是聲明法人渴望和平之意。此外各國代表也均有答語，不必詳述。後又舉英相爲大會主席，同時組織三委員會討論（一）德國違約不付款時之處置；（二）恢復德國經濟財政統一的最善方法；（三）德國付款由柏林移至債權國的方法。以後大概須等三委員會提出報告，再開第二次大會。

這回倫敦會議和歷屆會議不同，有幾種優點；（一）英法意見已有一致的傾向；（二）美國的加入；（三）已有專家計畫爲解決賠償問題的基礎，非從前一無標準者可比。所以照大體而論，會議必有成功的希望。但賠償問題牽涉的事件太多，如魯爾撤兵問題，協約國債務問題，法國安全問題等，解決都很困難，當討議時，自然還有相當的波折，這要依賴與會各國的誠意和互讓的精神了。



自由黨領袖愛斯葵士前助麥唐納推翻鮑爾特溫組織內閣，今復謀倒之以自代，結果必致兩敗俱傷，而得利者將在袖手旁觀之保守黨。（英報）

在這次會議開幕時候，有一件事很爲人注意，就是英國各殖民地，均不曾派代表列席，有人便說英國帝國制度問題已因此將發生疑問。因爲向來國際會議，英本國和殖民地代表總是共同出席的，這回竟擯除殖民地不得與聞，他們定然不能滿意，英帝國難保不因此發生缺陷了。現在加拿大與愛爾蘭代表已

有聲明，如不直接參加會議他們便不受會議決議案的拘束。不知英政府將怎樣處置呢。(幼雄)

南非選舉與國民黨組閣

英屬地南非洲自去年英帝國會議以來國內形勢，頗不利於政府。幾次補缺選舉，政府與黨的南非黨，都遭失敗；在野黨的國民黨和工黨，却能互相提攜，團結十分堅固。首相斯末資將軍鑑於大勢所趨，政府難以存續，爲展開局面計以問國民是否信任政府爲理由突於四月中旬解散議會，定期舉行選舉。

選舉在非常熱狂中於六月十七日舉行。結果是政府黨完全失敗。首相斯末資將軍以及三四閣員連袂落選。計政府黨即南非黨的議席，自七十一減至五十三。反之在野黨方面，則國民黨一躍而占六十三席，成爲議會中的最大多數黨。工黨得十八，民政黨一。合計起來在野黨的聯合比南非黨多占三十席左右。換一句話說，就是政府黨和在野黨的地位，與從前正相顛倒。

選舉結果如此，斯末資將軍自知幹不下去便於六月二十三日向南非總督提出辭呈。總督當命國民黨領袖赫爾索格(Hertzog)組織內閣。赫氏受命以後，當卽與工黨首領克萊斯衞爾審慎商議，並懇其入閣援助。但是工黨的意見，以爲從來兩黨的提攜，原不過是一時權宜之計，爲抵禦共同的政敵起見。現在敵黨已敗，工黨自該保持已黨獨立的地位。所以只答應在閣外援助，却謝絕入閣。但其後由赫氏再三懇請又提出有利於工黨的交換條件，克萊斯衞爾才答應參加。至六月三十日新內閣成立。赫爾索格除首相以外，又照例兼任內務總長。克萊斯衞爾



第一移民看見自由神像的底下揭着告示說道：『禁止的範圍從酒，茶，煙，咖啡擴充到有色人種來了。這是什麼國家？』第二移民答道：『這就是素以自由自誇的自由之邦呀！』

則兼任國防總長和勞動總長兩職，尚有工黨黨員一人亦被選入閣。

這回南非選舉結果，和國民黨的組閣，我們很當注意。因為國民黨是荷蘭人的極端派所組成，醉心共和，力謀與英本國脫離關係，宣告獨立，正和埃及的國民黨，印度的不合作黨，愛爾蘭的新芬黨宗旨相同。國民黨在選舉獲勝，正是南非國民不願久受英國統治的一種表現。也就是英帝國漸將崩裂的朕兆。所以英國一聞選舉結果國民黨大占勝利，甚為不安；又以斯末資將軍為英帝國有數人物之一，對其失敗，更為扼腕。現在英國只希望南非工黨能夠牽制國民黨的行動，果如所望，則政局或可不致於有重大變遷。這因為工黨多屬英人，他的主張雖和國民黨頗多接近之處，但對於與母國脫離一層卻絕端反對。當國民黨和工黨聯合競爭選舉之時，工黨就先提出條件，在新國會任期以內，不得提出與英本國脫離的問題。國民黨曾予以允許。現在又是國民黨與工黨共同組閣，國民黨自不能自由發揮其宗旨。照這樣看來，若言南非與英國脫離，自然還早，不過經過若干時日以後，國民黨勢力鞏固，那時就免不了要起重大的變局，今年國民黨的勝利，還只是開端發緒能了。(幼雄)



美日邦交的危機 (美報)

日內閣的新猷

清浦內閣既倒，憲政會領袖加藤高明子爵拜命組織內閣。閣員十人，除海陸軍及外務向由天皇任命外，其餘七人按各黨人數支配得憲政會三人，政友會二人，革新俱樂部一人，而以餘一人容納貴族院。政友會領袖高橋是清歷任總揆，此次與革新俱樂部領袖犬養毅竟不惜屈尊親自入閣尤爲難能。茲將新內閣名單示如下：

內閣總理加藤高明（憲政會）
外務大臣幣原喜重郎（黨外）
內務大臣若槻禮次郎（憲政會）
大藏大臣濱口雄幸（憲政會）
陸軍大臣宇垣一成（黨外）
海軍大臣財部彪（黨外）
司法大臣橫田千之助（政友會）
文部大臣岡田良平（貴族院）
農商大臣高橋是清（政友會）
遞信大臣犬養毅（革新俱樂部）
鐵道大臣仙石貢（憲政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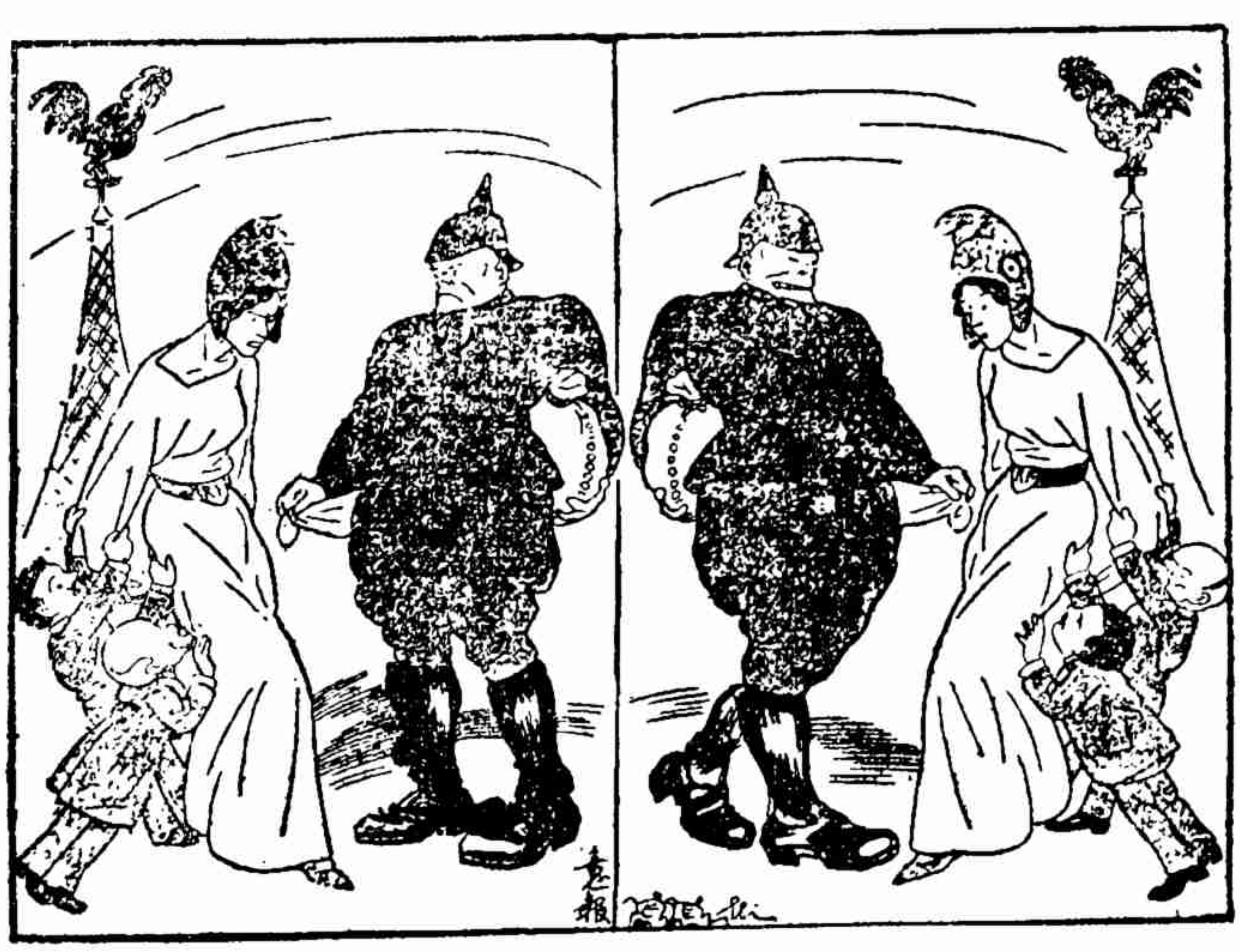
『啊，德國又在整軍經武了！』

六月十一日，新內閣成立，我們由上表所示，則此所謂聯合內閣，實仍是以憲政會爲其中堅。日本現當震災以後，元氣未復，對俄對美，外交都非常棘手的時代，各政黨暫時雖然聯合在一起，但是究竟能通同合作至幾時，這却不能一時預說。無已，且來一述新內閣的政策。

美國此次不顧一九〇八年日美間的所謂紳士協約，毅然重提移民案，且定七月一日爲實行期，以杜絕有色人種的移入。此在我們儒弱易與，久爲美人『中美親善』的甘言所惑的華人，不論他們怎樣排斥華工，怎樣拒絕留學生，亦豈敢復有閒言！然而日本固不像我們這樣易與的。日人自聽到美人重提移

民案的消息後，集會反對，排斥美貨，並以七月一日爲國恥紀念日，羣情憤激，惶惶然不可終日。政府方面，據外務大臣在議會中演說，說移民法案不但有背於正義，且與國際信義亦大相逕庭，日本政府在未滿足其正當主張前，當維持其抗議的精神，以至交涉的時機。

日俄交涉，二數年來，歷經長春會議，大連會議，北京會議等等，迄未解決。日本必要求俄國賠償出兵損失，對虐殺事件謝罪，並提供利權，始能承認俄國。俄國則謂必日本先行承認，始有磋商餘地。兩相堅持，各不相下。加藤高明當在野時，曾於貴族院主張無條件的撤薩哈連駐兵。近來鑒於英意及我國之承認，頗感孤立，故登台以後，即電召駐華芳澤公使返日報告在北京交涉經過，並派之赴薩哈連考察一切。此後日俄交涉，大概當不難恢復了。



法國：「我們在右面既拿不到錢，現在再到左方來試一下。」

民國四年，日本以最後通牒迫我承認二十一條，加藤高明實爲其主動人物。此次登台以後，雖昌言此後政策當排斥侵略主義，以和平爲指歸；近來因美國的排日，又什麼中日提攜哩，亞細亞聯盟哩，囂然塵上；然而空口說白話，不但無事實的證明，且排斥華工入境，更爲嚴厲。這種言不顧行的高調，我却有些不敢相信呢。

其次請言內政。加藤內閣，其成立也，本以打倒特權階級整理財政相標榜。故成立以來，濱口藏相爲減少外貨的輸入及養成平民節儉的風氣起見，特製定值百抽百的奢侈品加稅案，提出議會通過。這是關於財政方面的新政策。此外日內閣爲實行其打破特權階級的抱負起見，主張改革貴族院。而院中貴族，亦以清浦被倒，抱兔死狐悲之感。（貴族院中研究會及交友俱樂部即爲先前擁護清浦內閣的政黨）對於政府提

案，常予留難。以是政府與貴族院間惡感益深，而政府方面圖謀改革貴族院之心益切。然而貴族之在日本根深柢固，非輕易便能搖撼者，獲憲三派雖能深自結納，通同合作，怕也不是一樁容易事呢。（誦虞）

巴西聖保羅叛亂事件

自從合衆國獨立告成，亞美利加便產出了無數小共和國。現在中南美洲共有十九個共和國，這十九個小國，雖都採行民主共和政體，但實際上却多是很糟。因爲中南美文化閉塞，人民愚昧，缺乏政治的訓練與紀律，所以國內變亂時起，革命事件差不多成爲司空見慣。這一次的亂事，却是發生在著名的珈琲出產地巴西共和國。事實也是很簡單的，一部分的軍人打算推翻現政府，因而發生內戰，但是這次的勝利，却是在政府這一邊。

這次亂事於七月五日在聖保羅 (Sao Paulo) 近郊發生。我們知道巴西是個聯邦國家，聖保羅便是聖保羅邦的一個首府，在巴西南岸，離京城里約熱內盧 (Rio de Janiero) 約二百五十英里。五日晨一部份軍人在郊外舉兵攻擊市政廳及官署，且架機關鎗在市街中心激戰，死傷頗爲衆多。八日政府援軍始至，而其勢仍不敵叛軍。聖保羅邦民政長遂於九日晨脫逃，聖保羅完全陷落，且在其地組織革命政府。內地駐軍亦紛紛響應。革命軍係由洛響斯將軍 (Ysidovo Lopez) 率領，計有三萬五千人，向聖士斯進取，其初聲勢頗爲壯大。



機陰開留在辦公室門前對哀里歐道：『請進去，進去吧。望君好自爲之，勿貽人憂！』

聖保羅陷落後，政府即派重兵往攻，其初屢次失利，但從七月二十日起，政府軍以五倍之衆，向聖保羅猛攻，劇戰數日夜，死傷三千人。至二十七日，革命軍因衆寡不敵，只得委棄聖保羅，四處逃竄。政府向前窮追，餘黨殲滅殆盡。至七月終政府軍完全勝利，而轟轟烈烈的革命便全歸於失敗。

這一次叛亂動機，據說是因爲少數反對現政府的軍人於前年謀叛未成，因圖再舉。現政府在巴西，尚能得民心擁戴，勢力頗爲穩固，革命黨自然不免要失敗了。（化魯）

歐戰給與我們的教訓與儆戒

化魯

天下許多事，在當初看作非常認眞的，但事後回想起來，都不過是一場滑稽的把戲罷了。一九一七年中國的加入世界大戰也只是這麼一回事。在當時我們的政府借了『尊重國際公法反對潛艇戰爭』的大題目，認認眞眞地對德宣戰。可憐大多數的國民却還睡在鼓裏。他們竟不知道什麼是對德戰爭，對於協約或同盟方面，他們一樣地分不出誰是朋友，誰是仇敵。只知在當初中國是跟住了日本美國，糊裏糊塗的牽入戰爭漩渦，後來又跟住了人家慶祝戰勝，出席和平會議。可是我們到底爲什麼參戰，怎樣地參戰，我們是戰勝了，戰勝了一些什麼東西，却是誰也說不出來。你想天下還有比這個更可笑的事嗎？

但是說中國參戰，只是鬧了一回把戲，於我們全沒什麼影響，全沒什麼好處，倒也不然。在物質方面中國參戰，不曾放出一個子彈，不曾花過一文大錢，（二千萬元的參戰借款全是被安福部當作政爭費用白花掉了。）那自然也不能希望得什麼豐厚的報酬。但是在精神方面我們所得到的却委實是不少。這一次從古未有的世界大戰，使全界人類的神經系都受重大的刺激，因而興奮起來。在我們中國，距離戰區較遠，所受刺激，自然也比較的少些。但思想方面的影響却非常重大。因爲歐戰至少是放大了我們的眼光，展開了我們的視力。我們向來和世界很少接觸的機會，對於西方人的政治社會組織非常隔膜。但是歐戰却引起了我們的自覺，使我們知

道自己是世界的一員。在戰場砲火閃耀的光中，我們照見了西洋政治社會生活的暗黑面，發見了世界是怎樣殘忍慘酷，無情的世界。在震天價吶喊厮殺的聲浪中，我們更彷彿聽得了許多弱小被壓靈魂的纖弱的呼聲，使我們回想自己所處的地位。總之因了這一次大戰，我們才把世界的一切，都看穿了後壁，我們才眞實地了解別人，並了解自己。這樣地使我們受了許多有益的教訓，得了許多必要的儆戒。要是歐戰是有利於我國的，那麼這些教訓與儆戒，或者就是我們所得到的唯一的『利益』了。

我們在歐戰中所得到的第一個教訓，是說，公理戰勝強權這一句話是哄人的。公道·正義·永遠不能有什麼勢力，除非這公道·正義·是武裝的，這次的戰爭，便是一個好榜樣。在歐戰初起的時候，就有許多學者受了帝國主義者的催眠術，把大戰爭的一盆火全卸在德國頭上。說德國是大戰的唯一的罪人，德國人便是武力主義的代表。反之，英法諸國卻是爲了正義人道而戰，爲了反對武力主義而戰。當時很多的名人學者，受了協約方面的堪毛佛發巨（Camouflage是歐戰中一個新造的字，卽指戰爭中掩飾欺瞞敵人的一種專門技術），不用說別的，便是那位無政府主義的泰斗克魯泡特金老先生，在當時也竟不惜犧牲向來的主張，贊成俄國對德開戰，以爲撲滅武力主義非得打倒德意志不可。我國許多學者當時亦頗有以歐戰爲武力主義與人道正義的戰爭，主張我國應加入協約方面，以維持人道正義。舉一個例，如蔡子民先生一九一七年在北京政學會演說：

『此次戰爭，極與帝國主義與人道主義有密切之關係。倘戰爭結果，德國能達目的，必破比攻法與英及俄，爲歐洲各國之盟主，亦卽爲世界各國之盟主。……法國則不然，極端主張人道主義，不然消滅軍國主義，使世界永久平和。……如德國能得優勝，必以帝國主義支配今世界，法國能得優勝，必以人道主義支配今世界矣。』

我們記得在中國對德絕交宣戰的前後，和蔡先生唱同樣論調的很多，但現在他們回想起來，恐怕都不免啞然失笑罷。因爲現在法國是優勝了，但是優勝的是武力主義的法國，而不是人道主義的法國。軍國主義的德國雖然失敗了，負大戰的一切責任的德皇威廉第二已變成荷蘭寓公了，但是現在的歐洲，卻未必比以前更好些。現在歐洲所有的陸軍大砲軍用飛機戰鬬艦潛

水艇以及一切的殺人武器，都比戰前更多些。武人軍閥的威權也比以前更大些。德模克拉西這一個東西，在歐洲大陸已無從找得，反之，狄克推多式的獨斷政治，却到處非常流行。威廉第二雖然失敗了，但是他的政策，他的理想，却已推行到全世界。只看法國之在魯爾及萊因倫，意國之在巴爾幹，白色恐怖黨之在匈牙利，棒喝團之在西班牙，那一個不是繼承德意志大皇帝的衣鉢。歐洲百萬陣亡兵士的鬼魂，大概還相信他們是爲了打破普魯士主義而戰死，爲了『保全德模克拉西』而戰死，誰知道他們的生命的代價，便是武力主義專制主義的復興呢。

歐戰給與我們的第二個教訓是說，帝國主義，民族主義的衝突，在過去已很劇烈，在現在還很劇烈，在將來將更劇烈，而所謂世界主義，國際妥協主義的理想時代，距離現今，却還很遠。在歐戰將了的時節，所謂威爾遜主義正非常流行，當時人們都相信這次戰爭終了以後，國家主義的戰爭，將隨之而終了。以後一切國際的爭執，都將受國際聯盟與萬國法庭的公斷。以武力壓迫弱小國家的事情，至少也必逐漸減少。我們中國是被壓迫被侵略的國家，當然很期望此種新時代的到臨，只看歐戰終了以後，中國人歡忭喜悅的情形，就可見一般了。

誰知道這種希望竟是水上的幻影，不久便會立時消失的。威爾遜的十四條，雖然取快一時，然而後來是誰也不去睬他。國際聯盟雖然掛起了嶄新的牌子，實際上是等於虛設。至於萬國法庭也何曾有裁制戰爭的能力。只看去年柯甫島意大利軍官暗殺事件發生時，歐洲時局的險象，正不減於一九一四年奧皇太子被刺時。現在歐洲的和平，仍舊是靠了列強均勢來維持，所謂國際妥協，公開外交，絲毫不曾實現，反之，民族的國家主義的感情，却一天一天的膨脹起來。無論強的，弱的，戰勝的，戰敗的國家，民族思想都非常發達。戰後的一切外交也都以偏狹的國家主義爲出發點，像威爾士在歷史大綱末章裏所想像的世界國，離現在是愈去愈遠。

國家主義的思想的膨脹，可以說是歐戰的重要結果之一。在和平的時代，人民對於國家的關係，還不甚急切，但經過戰爭的經驗，愛國與排外的感情，就不免培養成長，在那時便是最缺乏國家觀念的人，也會幫助了政府，去殘殺異民族。別的不說，單是歐洲的社會主義者勞動運動者，在戰前不是高唱國際主義，

承認國家是資產階級的護身符，根本的要不得嗎？但是歐戰一經爆發各國的勞動者，社會主義者——除了極少數的以外——都跟了政府加入資本主義的國際戰爭。到了戰後，雖然許多覺悟的勞動者，知道上了有產階級的當，但是實際上戰後國際勞動運動分裂的現象比戰前更甚。假如現在發生第二次大戰，恐怕誰也不能擔保歐洲的勞動者不再參加資本主義的戰爭能。這是為什麼？因為國家主義民族思想在現代人心中還是根深柢固，不易動搖。勞動者覺得資本主義是可惡的，但受本國資本主義的壓迫總比外國資本主義的壓迫更輕鬆些。現代勞動者的階級意識雖然強烈，可是究竟敵不過愛國觀念的熱狂。便是赤化的俄羅斯，他們的口號雖然是『全世界的無產階級聯合啊』但是蘇維埃政府所以能夠獲得穩固的地位，貫徹無產階級專政的目的，與其說是由於俄國勞動者的階級意識，無寧說是由於全俄人民的愛國心理。因為當一九一七年俄國革命後，內部四分五裂，外面又受西歐列強迫壓，這時鮑爾希維克政府要是立足不穩，俄羅斯帝國就會分崩，永成為西歐強國的保護領土，和十九世紀後半的土耳其帝國一個樣子。俄國的無產階級與一部分的軍人及第三階級在當時擁戴新政府，幾乎舉國一致，就是因防禦本國免受資本主義列強侵佔的緣故。而蘇維埃政府雖然高唱無國別的世界革命，但在他方面他們仍舊不曾拋棄帝國主義的外交政策，他們所以能博得人民的歡心，或者也多半是由於這緣故罷。

所以戰前戰後，還逃不出國家主義，民族主義的時代。理想的世界國家與妥協外交直到今天依舊是一件可望而不可卽的東西，這是歐戰給與我們的又一個教訓。

最後，歐戰給與我們的第三個教訓，科學與物質主義將支配未來的世界，凡是不在這條路上走的民族和國家，將永遠不能生存。當然有許多人對於我這話是不能同意的，因為他們都相信大戰是『西洋文明宣告破產』，戰後物質文明必將消滅，所謂『精神文明』將代之而興。這十年來在我國這樣的論調，非常流行。有名的學者如梁任公張君勱諸先生也都抱同樣的見解。自然所謂『精神文明』，所謂『東方文化』，都是含糊籠統的名詞，所以就有許多人因這問題而引起理論的爭辯，最近所謂玄學科學之爭，就是因這問題而起的。

但是我們不願在這裏空談理論，我們所要論的是事實。若是從事實上看來，第一要問我們是否能把歐戰歸罪於科學和物質文明的頭上？如果戰爭是由科學過分發達所致，則在上古未開化時代應該不會有戰爭。但是歷史告訴我們，古代人類受戰爭的慘禍更甚於現代人。科學未發達時代的戰爭，雖然範圍不至像現在那樣的擴大，武器不至像現在那樣的殘酷，但是戰爭的次數，却比現在更多，征服者對於被征服者所加的殘虐也比現在更甚。所以戰爭不只由於科學與物質文明發達之故。在物質文明全未發達的時代，雖然不至有大規模的國際戰爭，但是因內爭或械鬬，人類也許更不得安寧。第二，我們要問歐戰以後，各國是否厭棄物質文明，想另換一條路走呢？從事實上看來，却又絕對不然。列強從大戰中得了經驗，知道民族生存的要素，全在物質富源與生產能力。所以戰後獎勵生產，發展工商業，開拓富源，爲各國一致的傾向。法國本是一個農業國，戰後却一步一步向大工業國的路上走去。俄國革命以後，也力謀工業化，安排先使俄國在物質上達到自給自足的地位，然後在這物質主義的基礎上建立共產主義的社會。至於向來最足代表西方功利思想的美國人，戰後更高視闊步，雄駕一切。科學與物質主義的風靡戰後世界，於此可見一斑，和我國許多東方文化論者的推測，不是正相反嗎？

把以上所說歐戰給與我們的三個教訓綜合起來，就只是這三句簡單的話：——

世界直到現今還是武力主義專橫的時代；

世界直到現今還是國家主義盛行的時代；

世界直到現今還是物質主義跋扈的時代。

因此我們得到以下的儆戒：——

一，一個民族須在軍事與經濟上有自衞的實力，才能支持生命。若專憑非武裝的『公理』『正義』當作擋箭牌，苟且偸生，此種民族必不齒於人類。

二，爲民族自己防衞起見，現在國家主義與民族主義還是不能棄却。一個民族要是沒有統一的强固的國家組織，以及對外具有實力的政府，便永遠不能出人頭地。

三，物質的進化，是人類必經的階級。民族的進步必賴物質的發達與生產能力的增進。要是從這條路的反對方向走

去，那便是民族自殺。

我自己覺得在上面所講的許多話，實在太保守的，太頑舊的了。在現在提倡武力主義，提倡國家主義，提倡物質主義，可謂太不見機，是曾被讀者痛罵的。在作者個人的感情方面看來，也覺得武力主義國家主義物質主義這三個東西，是根本要不得，使我們見了頭痛。但是我們的情感，往往不免為事實的教訓所屈服。我們雖不願走這一條路，但是事實迫住我們非走這一條路不可。這眞是沒奈何的事情啊！

中國民族第一次受到國際戰爭的教訓是在一九〇五年日俄戰爭時。在日俄戰爭以後，我國朝野才感得『變法自強』的必要。當時的有識者，就以為中國應該跟住了西洋人走，就是組織有實力的憲法政府，擴張國防以謀自衞，獎勵科學，發展工業以圖自給。但是二十年來，依然沒有什麼進步。中國至今沒有能以實力對外的一個好政府，至今沒有民族自衞的能力，科學全未發展，工商也未繁興。於是又來了第二次的儆戒——歐洲大戰，把我們歷久淡忘的事實，重又喚了回來。四年餘的慘酷的戰事，民族生存競爭的實例，總得使我民族回頭過來罷。要不然，這便是最末一次的儆戒，待到第三次儆戒下次大戰爭發生時，恐怕便是中國民族運命判定的時候了。

歐戰責任問題

潘公展

一　導言

轟動全世界之歐洲大戰爆發之日，距今蓋十年矣。歐戰之起因，夫人而知爲一九一四年六月二十八日奧皇儲飛蝶南公之被戕於波斯尼亞洲之首邑塞拉約佛。然此特其導火線耳：戰爭之眞因蓋自一八七一年之普法一役以還早已潛滋暗長，而爲洞曉歐洲時局者所能窺測。大戰既作，世界各國，如蛾撲火，如蠅集膻，幾無一不先後投入漩渦。歐戰於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一日休止，對德和約於一九一九年六月二十八日簽訂，對奧和約於同年九月十日簽訂，而此綿亘五年之大戰，始得告一結束。

計此五年之中，戰爭範圍則日漸擴大，殘殺兇器則日益精進，而人世間之慘禍，亦成爲亘古所未有。戰鬬之國，同盟方面四國，協約方面二十餘國；軍數動員，同盟方面二千萬，協約方面二千三百萬；戰死兵數，同盟方面二百六十八萬五千，協約方面四百四十萬；重傷兵數，同盟方面一百九十五萬，協約方面三百二十二萬五千；戰事費用，同盟方面四百八十億美金，協約方面九百九十億美金；戰爭時間，延長至一千五百六十七日：此種數字，寧不驚人！而況城市圮毀，田園荒蕪，工商摧殘，文物掃地，無論勝者敗者，靡不精疲力盡，其精神物質之損失，又寧能概以數計！兵凶戰危，於斯益信。今者事過境遷，瘡痍未復，痛定思痛，應有悔心。然而曠觀戰後各國之措施，仍牢守其國界種界之觀念，絕無人類合作之誠意，縱橫捭闔，惟私是圖，第二大戰，又焉能免。然則今日之急務，在謀未來戰爭之防阻，而吾轉斤斤以論歐戰之責任問題，似有未盡當者。雖然，竊有說焉。

今日歐洲最困難最糾紛之問題，非所謂賠償問題乎？賠償主義之根據，非即戰爭責任問題乎？吾人讀對德和約第八章「賠償及復舊」之序言，即知協約國意旨之所在。其言曰：『德國及其同盟國因侵略而釀成戰爭，致使協約國及其參戰國政府與人民蒙受損失，茲協約國及其參戰國政府說明德國及其同盟國之此項責任，由德國承認之。』(The Allied and Associated Governments affirm, and Germany accepts, the responsibility of herself and her allies, for causing all the loss and damage to which the Allied and Associated Governments and their nationals have been subjected as a consequence of the war imposed upon them by the aggression of Germany and her allies.) 然使平心而論，歐洲大戰之責任，是否應由德國及其同盟國一方負之，而協約國絕不與焉？巴黎和會嘗如片面之斷獄，協約一方，挾戰勝之餘威，歷數德奧之罪戾，固絕不容此被告之德奧有絲毫之聲辯，舉出反證，更無論矣。惟其如是，德國苟非再願戰爭，苟不欲全國覆滅，舍俯首帖耳以承認其為戰爭罪魁外，別無他道。舉世之人，亦祇知以戰爭勝敗為是非之標準，公認課戰敗者以責任為天經地義，而不必舉有充足之理由，即聞者亦未嘗有所異言。實則歐戰原因，既極複雜，責任問題亦決非如是其易決也。誠能根據事實，為公平之論斷，使天下後世咸曉然於戰爭責任之所在，則以後各國間之紛爭，不致率以武力為爭明是非之具，而戰禍或可因以略減，所關固甚巨也。

二　戰爭以前之歐洲大局

欲明歐戰責任之所在，吾人固不當但就奧皇儲被戕一事立論，須知戰爭遠因，實自一八七〇年以來早已潛伏也。撮舉數端，以見其凡。

（一）大塞爾維亞主義之衝突　塞爾維亞人之所以刺奧皇儲，實為大塞爾維亞主義之表現。大塞爾維亞主義者，塞國獨立以後所懷挾之希望，而志蓋在恢復其中古時代之疆土，幷合奧屬之塞人於己國。然此實為奧國所不能容。蓋奧匈之為國，民族極複雜，塞人居其十之一，其他斯拉夫人居其二之一，設塞人或斯拉夫人一旦叛奧而去，奧將不復成為大國，故不得不結德奧同

盟以防俄，併波黑二州以制塞與俄塞兩國爭巴爾幹之一塊土。奧塞之間遲早既不免一戰而更益以大斯拉夫主義與大日耳曼主義之爲祟俄德兩國遂亦互不相容。俄之爲國，缺少良港。西南越波斯，阿富汗以出波斯灣，既見阻於英；東越西伯利亞侵略滿洲以出中國海，又見敗於日。故迂迴曲折，祗有南越巴爾幹取君士坦丁以控制達達尼爾海峽之一途。自克里米之役，俄土之戰以後，俄國悟直接侵土之非計，乃高唱大斯拉夫主義，以保護巴爾幹之斯拉夫民族自任，而直接受影響者，首爲奧而次爲德。奧國合併波黑二州，足以爲大斯拉夫主義之打擊，而俄實力未充，隱忍不發。迨奧皇儲被戕之事作，奧既以雷霆萬鈞之力加之於塞，塞苟屈服，無異爲奧縣，塞亡則巴爾幹諸邦必相繼不保，而俄出黑海之望絕，此俄之所以不能復忍也。若夫德國，野心尤大，自俾斯麥之鐵血政策以還，繼之以德皇威廉二世之鐵腕，不惟欲成歐陸之第一强國，且欲交歡土耳其，以擴展其勢力於亞洲。聯土之結果，獲巴格達鐵路之敷設權，於是北起漢堡，經柏林，維也納，君士坦丁，巴格達，以出波斯灣，大日耳曼主義之成功有如是者。然德國巴格達鐵路之經營，須以土之存在與奧之强大爲前提。今俄人日持其大斯拉夫主義，煽動巴爾幹，削弱土耳其，抵制奧地利，則德之計畫當然爲之頓挫，此德之所以不得不出死力與俄爭也。

(二)**雙方聯盟之相持**　自普法戰爭之後，德國無時不防法之報復，一八七九年訂德奧同盟以自固，一八八一年復加入意大利，以成所謂三國同盟。與此三國同盟相對待者，則有英法俄之三國協約。蓋法國久欲雪對德之恥，利用俄德不睦之機，訂俄法同盟以抗德。日俄戰後，俄勢稍挫，法恐其難爲緩急之助，更與英棄嫌修好，一九〇四年訂英法協約，未幾又媒合英俄，以成三國協約之局。此外，更與意大利交換利益，藉以離間意與德奧之交。歐陸外交界之形勢，既已鉤心角鬬，兩相對抗，則牽一髮而動全身，實爲勢所必至之事實，而一九一四年奧塞之爭所以化爲全歐之大戰也。

(三)**英德之爭霸海上**　德國之陸軍，既因連年擴張而成第一强國，使東鄰之俄，西鄰之法，舉不能不疲於奔命爲陸軍之競爭，顧德猶以爲未足，則更起而與英爭海上之霸權。英國素以海王自稱，其維持世界商業，胥賴海軍之力。今德國之工商品，在

海外市場，既無處不爲英之勁敵，此已足使英人旰食，而況德國於一九〇〇年及一九一二年兩次提出擴張海軍案，連年製造軍艦，不遺餘力，更不能不使英人爲加速度之競爭。故戰端既啓，法俄既合以抗德，此正英國所認爲制服德國之無上機會，焉肯輕易放過？其藉口保護比利時之中立而與德宣戰者，特門面語耳；縱德不犯比，英國亦必出而敵德，無可疑也。

（四）大戰前之危象　上述三端爲歐戰潛伏之眞因，固稍有歷史眼光者所具知。特論者或以爲自一九一一年第二次摩洛哥問題解決後，歐洲表面相安無事，故就歐戰一事而言，其爆發終如晴空之霹靂，出人意外。殊不知此亦未當於事實，奧皇儲之被戕，固爲大戰之導火線，不知此火線未燃之前，早已處處有可燃之勢。一九一三年德法之競事擴張陸軍；英國之準備海軍作戰計畫；一九一四年春奧國之蓄意攻塞；德國鑒於英法俄之結合愈堅，而公然宣言預備大戰；俄國軍閥受法國樸蔭凱雷及其徒黨之鼓勵，準備一試其陸軍之鋒。當一九一四年六月中旬，各國張牙舞爪，準備作戰之熱度，蓋已高至沸點，而奧皇儲被戕之事適於是時發生，其不能免於大戰，情也亦勢也。

三　彭奈斯教授之歐戰責任論

吾人根據上述戰前之情勢，卽可知有二義：其一，歐戰之責任，決不當完全單獨加於德國或其他參戰之一國，而至少當由四五主要國家共負之。其二，歐戰之損失，與其謂爲某一國或某某數國軍事計畫之所賜，毋寧謂爲兩聯盟團體互相猜忌各不退讓之結果。然此種觀察，僅就大概而論，究之各國應負責任成分之多少，尚有待於事實之調查與公正之論斷。美國歷史學家司密斯大學教授彭奈斯氏(Harry Elmer Barnes)有鑒於此，乃蒐聚歐戰以來可以憑信之文字紀載，而試爲戰爭責任之分析。其所論列，無論當否，實有簡略介紹之價值。

彭氏所引以爲幸者，卽各國關於戰事之祕密文件，通常往往須在戰後五六十年始能稍稍發見，當代歷史家雖欲有所論列而苦於無所憑藉，獨一九一四年之歐洲大戰則不然。德奧俄三大帝國既各在戰爭終止前發生革命，而所謂新政府者又多信奉社會主義，以反對戰爭及軍國主義相標榜，故各公布其前政府之戰事計畫，以求其自身之見諒於當世。此外，德軍佔比之

後，發見比國之計畫而公布之。雖英法意三國尚未有同樣之發表，然即此已足供歷史家之探討。蓋意國為三國同盟之一分子，其外交政策之梗概，固可於德奧文件中見之；而同時彼又與法國私通情愫，戰後轉趨向於協約方面，故由俄國文件中亦可窺見意國計畫之一斑。此於英法為三國協約之中堅，其祕密外交當然可由俄國文件中發露其大概，僅英法間之磋商則吾人不得知耳。彭氏引此為幸，乃根據下列各書為立論之資料：

(1) A. F. Pribram—The Secret Treaties of Austria-Hungary, 1879-1914. (American Edition, Havard Univ. Press, 1920)

(2) Roderich Gooss—Diplomatische Aktenstuecke zur Vorgeschichte des Krieges, 1914. 3 Vols. Vienna, 1919.

(3) J. Lepoius, A. M. Bortholdy, & F. Thimme—Die Grosse Politik der Europaeischen Kabinette, 1871-1914, Berlin, 1923.

(4) W. Schücking, M. Montgelas & A. M. Bartholdy—Die Deutschen Dokumente zum Kriegsansbruch. 4 vols., Charlottenburg, 1919.

(5) Official German Documents Relating to the World War,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2 vols., New York, 1923.

(6) B. de Siebert—Entente Diplomacy and the World 1909-1914, New York, 1922.

(7) René Marchand—Diplomatie d'Avant-Guerre d'apres les Documents Russes, Novembre, 1910, Juillet, 1914, 2 vols., Paris, 1922-23.

(8) Falsifications of the Russian Orange Book, New York, 1923.

(9) L'Intervenzione dell' Italia nei Documenti Segreti dell' Intesa, Rome, 1923.

(10) Schwertefeger—Belgische Aktenstuecke, 1905-1914, Berlin, 1915. Zur Europaeischen Politik, 1886-1893, 1897-1914, 5 vols., Berlin, 1919-22.

(11) Secret Treaties of the Entente, New York Evening

Post, 1918.

(12) G. P. Gooch—Recent Revelations on European Diplomacy, 1923.

彭氏既根據戰後各國發表之外交文件及作戰計畫，遂論歐戰責在之分配如次：

（一）奧國　欲明奧國之外交政策，當先知奧塞間之關係。塞以新興小國，而持大塞爾維亞主義以擾奧，其所恃者有俄之後援也。一九〇八年俄外相伊斯福士基與奧外相埃連達會晤於巴爾幹，許奧國合併波黑二州，而以德奧許俄艦通行達達尼爾海峽爲交換。此爲奧國所處心積慮以圖之，而深恐受破壞一八七八年柏林條約之責言，故遲遲未敢發者；今既窺俄之隱衷不致堅決反對，遂實行兼併之策，而塞國之憤恨不顧矣。塞國雖首先抗議，卒以俄國不甚實力而無濟於事。然自此塞國對奧復仇之念愈熾；而俄國則以艦隊通航達達尼爾海峽之謀見阻於英，亦深悟實中奧國之計，故翻然改圖，仍以保護斯拉夫人之職責自任。塞國對奧，其暗殺奧皇儲之陰謀，始於一九一四年之春季，由參謀部指揮祕密團體以行事；顧奧國事後雖竭力偵查，而不能發見其確證，以故奧外相卜斯多力持不交國際調查，而逕以最後通牒致塞。奧外相受軍閥霍貞道夫等之包圍，而爲其傀儡，先以奧國將取強硬手段之意由奧皇約瑟夫函達德皇，德皇當然表示其同情。七月六日，德首相好維又語奧大使蘇奇尼，謂奧國對塞關係儘可自由處置，無論如何，奧國可信德國必盡其同盟友邦之職責而爲其後援。奧國得此答覆，尙已躍躍欲試，雖其最後通牒因德國之勸令暫緩而延至七月二十三日始發，但奧之軍閥早已決定作戰，實爲不可掩之事實。以故二十八日塞國之答覆，縱卑詞屈服，無以復加，即德皇與其首相好維外相雅古亦均表滿意，以爲戰事當可不作，而奧卒棄諸不顧，對塞宣戰。由是以觀，奧國態度苟稍緩和，大戰或可不致爆發，蓋塞既屈服，他國雖欲發難而無由也。故論歐戰之罪責，奧應居第一。

（二）俄國　奧併波黑二州，而俄不能得達達尼爾海峽之通航權，自此俄之對德漸形失望。加以一九一二年以來，法總統樸蔭凱雷竭力聳俄仇視德奧，而以法國願爲後援相許，故奧塞之爭起，俄取絕對強硬之態度也。俄於一九一四年二月曾有會議，討論控制海峽之法，以爲與其突然攻土而孤立無助，不如靜

坐以待歐洲未來之大戰，此更足證其處心積慮之所在矣。顧俄國當大戰之前固非盡人主戰也。俄皇竭誠希望和平外相薩索諾夫雖受軍閥之挾制，亦力主將奧塞事件提交列強公判而消弭戰爭。惟尼古拉斯大公陸相塞落立諾夫輩之軍閥領袖則以爲奧國最後通牒已無異對塞宣戰，而奧塞之戰又無異奧俄之戰，故認此爲進取君士坦丁以控制海峽之絕好機會，不肯輕易放過。於是七月二十五日決定軍隊動員後，即於二十九日下局部動員令，三十日下全國動員令。與其謂俄國因得三十日柏林報紙所載德國動員之消息始下動員令，毋寧謂德國之動員令乃因抵抗俄國而始下。且俄奧之間方在談判，二國皇帝電文往還猶未決絕，德相好維倘在力阻奧國之宣戰，而俄國率爾動員，寧非應負擴大戰爭之責？抑俄外相薩索諾夫所謂保護塞國乃有關俄人之存亡問題者，其實亦不甚確。反之就奧國言，其攻塞以打擊大塞爾維亞主義，確爲奧甸立國之根本大計。且俄國之軍事計畫大半爲對德而非對奧，亦足爲俄國參戰並不全爲塞爾維亞之一旁證。是故俄國之宣戰，爲含有侵略性的，而決非出於防衞之所必要；戰爭罪責俄應居第二焉。

（二）法國　法國自一八七一年以後，憤亞爾薩斯、勞倫兩州之見割於普，其對德復仇之念，國人未嘗一日忘之。雖一八八九年至一九〇九年之二十年間，凱勞一派趨向親德，然卒以摩洛哥事件，不能轉移國人仇德之觀念。迨樸蔭凱雷、狄爾喀式、米勒蘭、霞飛一派執政，其政策惟在制德，即素以反對軍閥著稱之克利蒙梭亦未嘗不表贊同。樸蔭凱雷對德之政策，其惟一焦點，即在聯俄，故自一九一二年以後，法國實爲俄法協約之主動者。俄國與德奧爭巴爾幹與近東，幾可視爲法國提撕警告之結果。一九一三年，法國通過陸軍擴張案，其國人所擔負之軍費實超過歐洲任何強國之上，其欲乘戰爭之機會以復亞勞兩州，尤可想見。樸蔭凱雷於一九一二年組閣後，語其時俄國駐法大使伊斯福士基謂法國必盡其協約之義務，並派主戰派之狄爾喀式充駐俄大使，力促俄國建築波蘭境內之軍用鐵路；此後法俄二國之參謀部又互相商定對德之作戰計畫，而樸氏且親自往俄接洽以昭信守。由此以觀，謂法國當歐戰將啓時，曾力阻戰事之實現，今乃知其不足深信。法國雖於七月三十日令其邊疆軍隊撤退十啓羅米突，表示其無志侵略，坐以待攻，然一加細究，仍不

能掩飾其好戰之心理。當法國撤兵令下之時，德國軍隊尚未動員，顧法已有此表示者，必其預謀俄國之軍事動作而深知對德戰爭之不可免，故意示人以弱，引起英國之同情且也，撤退毘連比利時，盧森堡邊界之軍隊十啓羅米突，不但無損於法軍，且更足使原來不駐邊境之軍隊得以調遣至十啓羅米突之前線，而絲毫不露侵略之聲色。伊斯福士基致俄外相薩素諾夫電云，法國陸長深願俄國表面示人以鎮靜，而實際則祕密進行其軍事行動，使其他列強不能發見其侵略之跡；法國之故意撤兵，此物此志也。奧塞事發後，樸蔭凱雷之遊俄，其與俄國磋商之結果如何，雖尚秘不得知，然俄國之決定作戰，要必經法之贊同與鼓勵；蓋法國一方固與英外相格雷同謀調停於德奧俄塞之間，而一方實已以法國之助力密許於俄而堅其志矣。法國之準備作戰，或非出於法人之所願，或非經全體閣員之同意，然樸蔭凱雷、維維安尼、狄爾喀式輩要當負其全責。樸氏對伊斯福士基曾有明白表示，謂法國雖軍事早已準備就緒，而不先對德宣戰，必待德之對法宣戰者，一以避國會議決之麻煩，一以誘英國之贊助耳。故平心而論，法國對奧塞事件，初已決心對德作戰，而並非全出於防衛；戰爭罪責，應居第三。

（四）德國　法國對德復仇之念既熾，德國不得不預爲之防，其所以對俄取對抗政策者，以俄爲法之翼國而德之強敵也。德國防俄之策，厥惟助奧在巴爾幹之發展，使俄國不得假道巴爾幹與己爭近東之沃壤。故奧皇儲被戕之事既作，德國願爲奧國對塞之後盾，而許奧國之自由行動也。且奧國對塞之通牒，雖七月十四日早已決定，而奧外相卜斯多不即通知德國，故德首相好維及外相雅古直至二十二日始悉其全文之內容，雖欲方阻而無從。卜斯多接到塞爾維亞卑謙屈服之答覆後，又祕不通知德國。迨德外部自駐在柏林之塞使方面得悉其答覆之內容，後，好維、雅古輩咸認爲滿意，因料戰事不致發生。卽素以野心著稱之德皇，亦認此爲奧國外交之勝利，戰事原因盡可消滅，駐塞之德使不必撤回，且更鄭重其詞，表示德國在此情勢之下，決不下軍隊動員令。二十七至二十九日之間，德皇更與英外相格雷圖謀調停俄奧惜奧國態度強硬，拒絕調停耳。然德國尚努力限制戰事之範圍，使奧塞二國以外不致牽入漩渦，而俄國之動員令又下，於是德國對俄遂發最後之通牒。由是觀之，德國曾盡其

力以阻戰事之爆發，而彼之參戰又半受俄國之脅迫使然，其責任當較與俄爲輕。然使德國對俄暫不遽發最後通牒，而於相對動員形勢之下，繼續謀調停之進行，則戰事或猶可挽救，故德國之對俄宣戰，究不能不負先發制人之責任，戰爭罪責，德國應居第四。

（五）英國　一八九〇年以前，英國對歐洲大陸，向持孤立態度。迨德國商業逐漸發展，海軍積極擴張，英國始認德爲勁敵，因萌聯法之念。一九〇四年英法協約成；一九〇七年復以法國之介，訂英俄協約，而三國協約遂隱然爲對抗德奧之團體。歐戰將啓，英國調停無效，法比既均加入戰團，英外相格雷乃向議會陳述助法作戰之必要。英自一九一二年以來，早知歐戰之不可免，曾許俄法二國如對德爲防禦之戰，英國不但以海軍控制德國，且準備派兵渡海峽以爲之助，但英國雖早已預備戰事，而一九一四年七月間之格雷固衷誠希望和平者也。所可惜者，格雷礙於四週之形勢，不能以直捷爽快之詞警告德國，使德國明白，倘進攻法比英國將如何嚴重對付，因而自遏其軍事行動耳。然格雷當日實受法俄暗中動員之欺，誤信法俄全爲防禦德奧而戰，遂拘守三國協約之議，參加戰事，其情况正與德國當局受奧之欺相同。故戰爭罪責，英國可退居第五。

其他若意大利之參戰，既遲遲實行，而又爲小小利益，故背棄同盟，加入協約，並無何等野心，故卽有罪責，亦僅屬於消極的。若比利時之參戰，則以一小國屬於兩大之間，國土被侵，不得不出以自衛，故毫無罪責可言。至於美國參戰，似可謂爲受法英意之鼓動，自命爲仗義而起，更不足以言罪責矣。

彭氏既將歐戰責任，重行估定，而更爲之結論曰：較國家罪責之意義更深者，實爲自一八七〇年至一九一四年間歐洲所有完全發育之野蠻制度。此項制度，乃由民族主義，帝國主義，祕密外交，與夫軍國主義等等聯合發達之結果。若不明白公認，此項制度須由國際合作與組織打破之，則歐洲決無永久和平之望也。

四　美國著名歷史學家之批評

彭氏之著作既發表於紐約現代歷史(Current History)，該雜誌時事記者哈佛大學教授哈德氏(A. B. Hart)先略加

批評，更徵各大學歷史教授之意見。其所論列，各有精當之處。爰為簡略介紹其大意於左：

（一）哈佛大學教授哈德之批評　歐戰原因，遠在一九一四年七八月以前，決不能輕易斷定。奧國對塞，遽爾發生最後通牒，其居心予塞人以重大之打擊，無可諱飾。假謂奧國為求其國之生存計，不得不使全歐鼎沸，則試問奧為何種國家乎？合十二民族於一國之內，而大多數則受日耳曼人匈牙利人之壓制，此其為國，寧能久於生存？至謂法國好戰，則法國又何以毫無預備？一九一四年法國海軍當在標準之下，陸軍則尚未擴張完成，又烏能指為備戰？英國則商業發達，屬地繁盛，更不願輕易言戰。彭氏既謂英國與法俄聯合，實屬受欺，則更不當以罪責加諸英國。若奧國稍減其傲慢，德國果有和平之誠意，則奧塞問題大可付諸歐洲列強之會議，而戰事可以不作，特各國軍備既相互為過度之競爭，則戰爭終不可免耳。

（二）耶魯大學教授賽墨(C. Seymour)之批評　彭氏令奧外相卜斯多及其軍閥負戰事最大之責任，固為吾人所同意。但其令德國所負之責較輕於俄，殊難令人愜意。苟非存心偏袒，

以德國之文治派代表德國，以俄國之軍閥派代表俄國，則決不能得此結論。須知無論俄德，均有軍閥存在，而軍閥又無不力壓文治派之和平運動也。彭氏最後歸咎於歐洲軍國主義與祕密外交之制度，此誠甚當，但當知德國實為促成此項制度之原動力。有德國之擴張海陸軍，而後各國始與之競爭；有德國之締結德奧意三國同盟，而後有英法俄之三國協約。故歐戰責任，德國應負其大半，蓋德國為此制度之罪魁也。

（三）哈佛大學教授蒲爾(R. L. Buell)之批評　彭氏以為歐戰責任應由德國與協約國分負之意見，為吾人所贊同，但有數點不能不加辯論。謂法國純為恢復亞勞二州而作戰，似不盡然。法國撤兵十啓羅米突，亦非全無影響於協約國之軍事。德軍侵入法比境內，究屬處於侵略的地位，故協約國因被侵略而所受之損失，德國當然須負賠償之責任。歐戰遠因既為外交關係之惡化，則懲前毖後，今後所應努力者，即為打破此舊式之外交制度，而以有組織的國際合作代之。

（四）本薛文尼大學教授林吉伯(W. E. Lingelbach)之批評　德國在戰爭爆發後之種種侵略行動，使德國戰前企圖

和平之心含冤莫白。破壞比利時之中立，蹂躪法蘭西之文化，海陸戰術之慘無人道，以及中歐帝國之拙劣外交，無一不使人對德奧發生惡感；故一言歐戰，幾無不認德爲罪魁。今彭氏根據德奧俄所發見之外交文件，爲德國翻案，固爲歷史家應有之事；第尤望英法意三國亦公開其紀錄，則彙集各方材料，立論當更覺公允。

(五)發林斯敦大學教授摩斯(A. E. Morse)之批評

由歐洲近代之歷史以觀，各國均防有一國焉出而宰制歐洲之全局。拿破崙之失敗，即各國共同防禦之結果。今德國陸軍既稱雄全歐，而海軍計畫又隱隱與英相匹敵，宜其爲各國之所嫉視，而聯合以圖抵抗矣。就事實論，德國積極擴張海軍，不願與英國協商限制海軍之軍備，其用心可以概見。七月五日，德國許奧自由行動而已爲之後援，則德已無異宣戰；且英外相格雷調停行將就緒，而國際會議解決爭端之辦法，獨因德國之反對而不能實現，是德國實爲戰爭之罪魁。至於法人恢復亞勞二州之企圖，乃愛國者之所應有事，而不得即以此而令其負戰爭之罪責也。

(六)康納爾大學教授裴格(C. Becker)之批評

戰爭責任之一名詞，本難有確定之意義。例如謂奧國所負責任應較德國爲大，此固視專以罪責加諸一國者爲妥，然亦未盡愜當。今使塞國無條件接受奧國之最後通牒，則戰事可以不作；然則吾人曷不曰塞爾維亞應負戰爭之責任?或者將曰，塞國之答覆，乃合於正義者之所爲，故不應負戰爭之責。果爾，則戰爭責任之問題，必一變而爲一國政府之行爲是否合於正義之問題；而所謂正義者，則又至難斷定之物也。

(七)支加哥大學教授雷脫(Q. Wright)之批評

戰爭責任可分二種：一，法律的責任；二，道德的責任。由前者言，姑以國際公法爲依據。據國際公法，爲下列三種原因而戰爭，不負罪責：(一)爲突受攻擊而出於自衛，(二)防阻破壞國際公法之根本原則，(三)維持本國所批准之公共條約。至於戰爭開始，概以宣戰爲標準。如是，則奧國首先無故對塞宣戰應負最初之責任。德國苟不能證明俄國動員確爲德國致命之打擊，則其對俄先行宣戰，應負戰爭擴大之責任，而其在西歐無故侵略比國，更不必論矣。由後者言，則戰爭責任之次序如下：俄法二國，由其預定政策言，其避免戰爭之熱心，似不及德；然德國有可以阻止奧國強

暴行動之權力，而絕不行使，反許奧國以自由行動，則亦不能卸其責任。

(七)達德茅資大學教授安特遜(F. M. Anderson)之批評　就戰爭之遠因，則責任問題殊不易決。姑就七月二十三日至八月一日間各國所取之態度以論戰爭之罪責，則須解答下列七問：(一)奧國經德國之同意，是否卽當以最後通牒致塞，使俄國不能復忍？(二)塞國既有屈服之答覆，奧國是否尚應破裂外交關係而出於宣戰？(三)奧國不待他國之調停而徑自對塞宣戰，是否合理？(四)德國藉口戰爭乃奧塞二國之事，自始拒絕參加英國之調停運動，嗣後雖欲調停而已不及，是否正當？(五)德國曾否加奧國以壓力阻其宣戰？(六)俄國七月三十日下動員令是否合理？(七)德國以俄之拒絕中止動員，不亦以動員相抗而卽對俄宣戰，是否合理？經此七問，除第六條外，其餘答案大概皆不利於德奧。卽第六問之責任似在俄國，然俄國之所以下動員令，亦由德奧行動迫之使然。故戰爭責任，應由德奧負之，而不當移轉於俄法也。

五　我個人之意見

彭氏立論之主旨，原為德國翻案。其所持之理由不外三點：(一)奧國致塞之最後通牒事出倉卒，德國事前實未之知。(二)通牒發後之十二天內，形勢緊張，德國曾盡力阻奧國之作戰。(三)德國乃被法俄兩國所壓迫，不得不出於一戰，故其戰爭非含完全侵略之性質。此種論調，幾如出於德國帝政時代當局之口，似不能取信於人。今請根據德國社會黨高茨基(Karl Kautsky)所發表帝政時代之重要文件，證明歐洲大戰德國不能辭其咎焉。

戰爭之起源，就事論事，由於奧國對塞突發強硬絕倫之最後通牒，故奧國應負責任，固無可諱。今欲證明德國之責任不亞於奧而或且猶有過之，則必須分二層言之：(一)通牒預備期中之德國(二)通牒已發以後之德國。

(一)通牒預備期中之德國　奧國致塞之最後通牒，發於七月二十三日，事前德國固未之知乎？曰，不然，不惟預知，且允許贊助焉。奧皇儲既被戕，奧國對塞擬取嚴重手段。七月二日，柏林政府卽接駐奧大使喜耳克之報告，喜耳克對奧皇約瑟夫之談話，已許德國當予以助力。奧皇於七月五日致德皇函，明謂當乘

此削減塞國，則事情之重大可知，而六日德相好維霍喜耳克，竟謂德皇對此雖尚無確定態度，第奧皇可信德國必盡其同盟國之義務，而忠於奧匈之一方，嗣後德皇親致奧皇函，亦有此類表示，即此可見其決心助奧矣。至於德奧聲氣之相通，更足令人深信德奧行動之當共同負責。七月七日，奧國大臣會議對塞態度，喜耳克即於翌日報告德政府，略述奧外相卜斯多已備就對塞最後通牒，內容嚴厲，意在使塞國萬不能接受其要求，然後可以藉口宣戰。卜斯多則又以通牒中之要求條件詳告喜耳克，而徵求柏林政府之意見。德國果誠意維持和平，則正宜盡力緩和奧國之行動，乃德外相一方以不便表示態度相搪塞，一方覺力勸卜斯多於發最後通牒時公布大塞爾維亞運動之材料，是蓋不啻暗示其對塞作戰矣。十七日，德國駐奧使館參贊司都勃電告德相，謂奧國通牒將於二十三日下午發出，卜斯多實望塞國之拒絕接受；十八日，司都勃又函告德外相，詳述此事，并謂德國迄未有所阻止。二十日，塞國駐德代使函德外相，自述塞國深願維持鄰邦友誼，除侵害國家獨立尊嚴外，任何條件均可接受，希望德國政府出而居間調停；乃德外相則以未知奧國通牒內容為對。

向使德國果於此時調停於奧塞之間，則戰事可以不作，俄國當更無所藉口。顧德國計不出此，反力助奧國計畫之進行，一方聯絡土耳其、保加利亞，使之加入同盟；反而一方離開希臘、羅馬尼亞與塞國間之交情，使之不為塞助。德國駐英大使林斯納克於十二日即報告柏林政府，謂對塞戰爭必致引起世界大戰，而柏林政府亦絕不措意。二十一日，即奧國發出通牒之前二日，德相好維尚作欺人之舉，通報駐俄、法、英三國之德大使，謂奧國擬發之通牒，公平和緩，而塞國恐傾向於拒絕；此則不獨使其本國駐外大使對奧表示好感，且欲藉此以掩其事前預謀之跡耳。然二十三日奧國之通牒，本擬於下午五時發出，嗣以德外相雅古根據駐俄大使及海軍方面之報告，恐是時送出，必將於樸蔭凱雷尚未離去克郎斯太之前傳至俄國，轉使俄法得有所預商，特勸奧國展緩，奧政府果受命而延至下午六時送出。即此一事，已足證德國之預謀，固萬萬無可諱飾者也。

（二）通牒已發以後之德國　奧國對塞之最後通牒，德國事前曾有預謀，既如上述。七月二十二日下午，奧國駐德大使蘇奇尼正式以通牒全文通知德國，德外相為文飾計，謂此項重要

通牒，德國接到過遲，無可決定態度。此實欺人之談，以外表言，德相既謂德國預定宗旨，對此事當不表示態度，則與接到通牒之遲早何關，一也；以事實言，德國對通牒內容，於七月初早已知悉，儘有解勸奧國緩和之機會，二也。顧卽認德國事前未知，無能爲力，然通牒發出以後，德國亦儘有機會執調停之任。二十四日，德國駐英大使林斯納克卽電告柏林，謂英外相格雷認奧國通牒措詞過厲，期限過促，希望展緩限期，俾可出而調停。但德外相雅古，於轉達奧國時，附以按語，謂余不信展緩限期之可能，而對於措詞過厲一層，則又絕不提及。奧政府受其暗示，當然拒絕展緩。德奧之意，以爲塞國必駁覆奧國之要求，奧卽可以對塞宣戰，詎知二十五日之塞國覆牒，幾於全部接受，而奧政府之步驟乃亂。奧政府不敢宣布塞國之覆牒，卽對德亦暫守祕密。迨二十七日，德外相始電喜耳克，催其報告，喜耳克乃於同晚獲得抄本，但已附加奧政府之附註矣。但同日下午，德國已經塞使通知覆牒之內容，次日德皇讀之，亦謂戰爭當不復作。三十日閣員會議席上，首相亦謂塞國覆牒，除小點外，大旨與奧國要求相符。果爾，則德國政府宜竭力阻止奧國對塞之用兵矣，然而否否。越二日，而德首相論調變矣，謂塞國拒絕奧國之主要條件矣，於是乎八月一日德國對俄宣戰，而大戰之幕開矣。

由上述二點觀之，奧國對塞通牒，固爲歐戰最重大之關鍵，奧應負其責任，而同盟之德國，事前預謀，事後旁觀，遂令奧塞之爭無由調停，其罪責殊不亞於奧。且奧無德之後援，對塞亦不致如是強硬，故雖謂奧國之爲戎首，德國迫之使然可也。然則彭氏欲輕易爲德國卸其罪責，庸可得乎？



大戰與領袖主義

陳叔諒

一 引言

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八年的世界大戰，是人類發生以後的一種罕見的大潮流；牠的原因是總匯了現代民族間的種種糾紛，而牠的影響更是普及於現代的種種問題。因此戰後研究大戰的人，很有人專門注重牠的因果，而蠭起的大戰史中，專究大戰的動因和專論戰後改造問題的著作，也頗佔重要的地位。

除非是荒謬不經的狂人，大概沒有否認大戰的物質的經濟的和地理的原因的。但是這次大戰的意義是這樣複雜，就是極端主張經濟史觀的作家，也斷不致完全局局自限於物質的解釋。同時我們更很確切的承認戰後的顯著結果——如饑荒問題，魯爾問題，賠償問題，近東問題等——多屬於經濟方面；但是大戰對於現代政制教育文藝乃至社會組織都有幾分的影響，也是稍知世界大勢的人所不肯否認的。

我們這樣的觀察，便可覺得戰前的一種動因，戰事進行中的一種主力和戰後政治上社會上一種新趨動——除出物質的方面不說——有一個同一的精神的質素，就是這裏所謂領袖主義。

這句話的意義是說：歐洲的崇拜偉人或領袖的思想——尤其是德國——和企圖『偉人』勢力的野心，是大戰的一個要因；在協約國和同盟國的進行戰事中，領袖人物的得失是一個大關鍵；而大戰告終以後，以至現在的十年間，政治上社會上都帶着部分的重視領袖和事權集中的趨向。這篇文字的材料雖然非常貧薄，但是這一段話終是從觀察事實所得的結果，決不是

附會立異的假定或空談。

近世社會哲學上有所謂『偉人學說』(Great Man Theory)，主張少數偉人在社會上的重要；而『領袖人物』(Leadership) 的討論，也很多見於近人的作品。大戰的因果和本體，和『領袖人物』的理論和實行既是關係這麼密切；所以這裏使簡揭『領袖主義』之名，以表示這個意思。讀者辨析意惜，或不致斤斤以無稽杜造相責能！

二　近世領袖主義的倡導

人類文化的演進，大體不外自然的和人心的兩種勢力；而人心勢力中，又包含着多數的羣衆和少數的卓然出羣的人物。近世的社會史家和極端的羣衆論者雖然竭力表白羣衆的重要；可是由歷史的昭示，我們終覺得少數出羣的人物——在多數之上的領袖——所成就的更多些，所影響的更廣大些，在文化演進上的位置也更爲重要。篇幅不容我在這裏詳述歷史上領袖主義的說明，我們姑且略述十九世紀以來思想家所表露的領袖主義的主張，以說明大戰前的領袖主義的根基。

我們都能見到宇宙間的萬物有各種的差異，所以人類的生來就有種種差別，也是很合理的事實。極端的平等主義，專爲遷就一般人，而否認這種常理，當然是有識者所不以爲然。自從科學發達，生物學的研究也卓著進步，到了達爾文 (Darwin, 1809–82) 著種源論，(1859) 根據生物上的實察，說明生物的進化至人的歷程，且標揭物競天擇之旨。從這學說昌明，於是人生的差別，遂得到更爲合理的科學的論據。同時生物學生理學的進步，劃出更爲精密的遺傳學的研究，尤足以證明人類有不能自主的內在的差別 (innate difference)。心理學的進步，也漸漸佔着科學的地位：行爲派的心理學 (Behavioristic Psychology) 既以各種的實驗來試人類心理上的差異，因而證明人生的不能平等，智愚敏鈍，相去很多。而同時社會心理學的研究中，雖然也有人從社會心理證實羣衆的能力，但是多數的社會心理學家，都能體會到羣衆的弱點。魯滂氏 (Le Bon) 在他的羣衆心理 (The Crowd) 序文上，明明的表出羣衆的行動是無意識的。羣衆任情而動，所以雖有偉力，也出於不自覺；所以他依舊承認文化的建設不能責望於無導引的羣衆，而須賴少數

開明的有大力者綜看這兩方面的——生物學的和心理學的——論證，我們便可就機械的和精神的解釋明瞭人生的確然不能平等。這便是近世領袖主義的復昌之堅實的依據。

本來重視大人物的論調，在西洋思想上有深厚的淵源，所以當民主政體發生流弊之中已很有人攻擊。(如法史家 Guizot 的反對普選，以爲極端的民治有同暴政。) 及至科學的新資可以給領袖論以新的理由之時，西洋學者重視大人物的學說，遂在十九世紀的思想界裏重復發揚起來。這裏我們因不能細細的就各國思潮裏詳說，便單舉一個最可代表的英國的領袖論者，來略說他的主張——這就是卡萊爾的偉人學說。

卡萊爾 (Thomas Carlyle, 1795–1881) 是英國的文學家批評家和社會改造者。他生當英國工業革命後激變的社會中，始終的主張培養領袖人物是改造社會的要道。他從歷史上觀察覺得過去的人類活動中偉人的勢力是這樣重要，因此『人類的歷史委實是偉人和英雄的傳記』。偉人是人類的領袖，模範和人類所企求的事物之創造者。世界不過古今的偉人思想的結果和現實。他所著的偉人和偉人崇拜 (Heroes and Hero Worship) 一書中，分說神明宗教家詩人教士文人，以及帝王種種偉人，(或英雄) 以爲這些偉人的作爲，是形成歷史的主幹。卡氏所謂『偉人』的特色，是在明揭道德的意味。他理想中的領袖，是有道德的，有卓識的，有創造才的，而又須有偉大的力量的。這幾種條件，都是顯示『偉人』有更堅强的心靈 (soul)。既然這樣他的力量就是公道，是一般常人所當服從的。因此，卡氏的政治理想，也以爲民主政治遠不及天才的君主政治 (Aristocracy of Talents)。因爲民主政治和選舉制，往往將大權落在多數愚惑的羣衆之手，而使有天稟的好人不能得到相當的位置。若是以少數賢智執政，國家便有希望了。

卡萊爾的學說，在英國和英國以外，都很發生不少的影響。在他的本國，勒斯金 (J. Ruskin, 1819–1900) 是卡氏的極端崇拜者。勒氏初讀偉人和偉人崇拜一書，曾發生人生必須作些有益事業的思想。他於論政治思想的意見，也一樣的輕視羣衆的淺昧而反對民主政治。勒氏以外，英國大批評家安諾德 (M. Arnold, 1822–88) 也同情於卡氏的偉人論，尤其是提倡『剩餘之價值』。至於英國以外的思想家，如德意志後此史家

如摩姆遜（Mommsen）多賚切克（Treitschke）以及其他民族主義的史家都受着卡氏的影響的。至於和卡氏的時代相近却是不相關連的領袖論，更有德國尼采的超人學說。下面我們要說明德國領袖主義之實行，幷可大略的看尼氏學說對於大戰的關係。

三　大戰的一種主因——德國的領袖主義

大戰對於人類的損害和文化的摧殘既然很大，所以痛定思痛，戰後的人們都起來討論造成大戰的動力。英美法諸國的著作家在這種討論中大抵免不了對於德國的野心作過甚的責難。平心說來，大戰的責任是進化中的人類所共同擔負的。德國誠有很顯著的侵略主義，但戰前的英法各國也何嘗沒有這同樣的色彩？所以深識的人，決不被偏面之言所蒙蔽的。

但是從十八九世紀以後的歷史看，誰也不能否認德國對於大戰的造成實有很重大的關係。德意志帝國的成立，就是提倡民族主義的成效；牠的建國的基礎，便在對於他國的武力征服之上。以後德人更高倡大日耳曼主義，公然以帝國主義的侵略爲民族擴大必取之徑途，甚至認爲強者應盡之責任。不過這種主張，並不是憑空發生；我們略一尋求，便可明瞭這都是建於領袖主義之上而由重視領袖人物的所擴大的。

我們看十八世紀的日耳曼民族，是無數小邦的分立，爲奧大利所不能維繫統一的。這種小邦怎樣合成一個統一的國家呢？便是由十八世紀以後的普魯士邦的屢世英雄的奮力，自居領袖的地位而起來設法團結的。這些普魯士的英雄，——如腓特烈第一，腓特烈威廉，腓特烈第二——不就是馬基阿弗里理想的君主，或是卡萊爾所謂君主的偉人（Hero as King）麽？普魯士邦因敗奧而益得各邦的歸附，因敗法而遂得聯各邦而建帝國，又何莫不是幾個英君偉力之成效？近世的領袖主義之實現，沒有比德國的成立更明確的例證了。

所以在思想上，德國人的思想自始就很帶高貴的反平民的色彩。德國的哲學，自康德以下，莫不含有超絕的精神的極大成分，而沒有英國的重視經驗的情形。我們這裏於哲學家以外，找出一位可以代表德人的自大心理的思想家，那就是尼采

(Nietzsche, 1844–1900) 的超人主義。戰後研究大戰之精神的動力者，很多提起尼采的應負的責任；說來往往過當。但他的超人學說對於德國民性有重大的影響，確也不可否認的。尼采受進化論的影響，以爲人既是由動物進化而來，所以還須更進而成『超人』。超人是具有强固之意志力，能以意志制服環境的。他否認常人的道德或基督教的道德，因爲這是以扶助弱小爲可貴的；而他的理想道德，是在使大者益大，強者益強，絕不遷就一般庸人。對於弱的表示同情或救助，簡直是罪惡；而能擴大人生的，也便是善。尼采既高倡强者哲學，以爲爲文化之故，高尙的個人可作必要的活動；所以爲擴大國家的生命而戰爭，也該爲他所不反對的。然而他對於物質化的德意志，始終未加護翼。不過因他的思想的傳布，德國人民越發有民族自傲的態度了。

在德意志帝國之統一，很多假助於智識階級的倡導，而民族主義的史家——如：Sybel (1817–95)，Droysen (1808–84) Treitschke (1834–96) 諸人——之以著作史書宣揚大日耳曼主義，尤有很大的效績。Treitschke 著十九世紀日耳曼史，詳述日耳曼民族之生活和理想；他以爲日耳曼是歐洲的高貴的民族，而普魯士尤爲這民族中天生的領袖，負有領率諸邦締成統一國的責任。更進一步，他鼓吹德國在歐洲的稱霸。他又說：永久平和是不可能且不合理的，而戰爭則爲正當而道德的。他特別喜歡攻擊英國，因爲普法戰中英國不肯予以援助；因此戰後的英國學者，也竭力指斥他爲大戰的精神上鼓動者，尤當負離間英德的責任。實在說來，十九世紀初年德國的史家，差不多都浸漬於國家主義之中；大史家 Ranke 可說是例外 便是那淸高自外的大哲家黑智兒 (Hegel, 1770–1831)，也曾明說世界精神寓於民族精神。這些史家的生徒很廣，所以對於德國領袖觀念的促成，關係很大。至於政治上的領袖如德皇首相將軍之高倡德意志的民族自尊，更是不勝盡舉。普魯士王室自從腓特力第二以後，至威廉第一舉俾斯麥爲首相，君臣合力，高倡其普魯士主義。後來經過普奧，普法二次大戰，這個主義可說是實現了。那時德意志帝國諸邦，對着堂堂法國屈服請和，而新建的德國第一皇帝在法都加冠的景象，更有誰不歡欣鼓舞，而狂熱的崇拜那建國的偉大領袖和他的謀臣俾斯麥和將臣毛奇一輩人物呢？德意志王室便利用這個普偏的民族心理，更竭力的宣導大日耳

曼主義。俾士麥嘗說『大國之健全的基礎在於民族的自利心』後來威廉第二(現在的廢皇)嗣位，(一八八八)親政奮發實行向外的侵略。那時國內愛國者組織大日耳曼同盟(Pan-Germanic League, 1890) 聲勢很大，德王室且加以獎許。威廉第二常常對國民矜誇德國的『庫爾都爾』(Kultur)(文化之義)他說歐洲各國都失去高尚的理想，獨德國則永有之；德國宜抬出『庫爾都爾』來洗刷萎靡的歐洲。在那時候政治家思想家多有同樣的理論，如大將 Bernhardi (1849–) 作德國和未來戰爭，倡言德國目今之問題是『不成世界的大強國就是傾覆』他以為戰爭是合於生物的原理，『為適者生存試驗的大道』。又如 K. A. Kuhn 甚至於說：『向使「庫爾都爾」發其宏猷，正當使積屍成山流血填海！……因為勝者之威權就是無上之法令！』(Die Wahren Ursachen des Kriegs p.11) 這些例證不能遍舉。固然英法……各國也有類此之思想和鼓吹，但是以領袖偉力結成的德國，這種思想的迸發自更為劇烈，因為民族自尊以及大日耳曼主義和所謂『新達爾文主義』(指主張戰爭為進化必需之說)實際上不過領袖崇拜心理的擴大的規模！

從理論回到實際，我們試更就德國的政治社會情形看看領袖主義(Leadership)的現實。我們談到規律，法則，秩序，組織……等名詞，總得舉德國作最明白的例證。而軍隊中訓練之嚴肅，更是世人所共曉的。這種規律訓練的發達實際上是築在健全的領袖地位之上。德國的軍官的地位，非常尊貴；軍官都經過完備的訓練，豐富的經驗，而審慎的被舉定的。外國人編的讀本裏，往往描寫德國軍官的走過街市，要踏破道路撞壞電杆的；雖是戲言，卻可看出他們是何等自尊被尊！就是民政的官吏，也多受過大學教育，漸漸升階以至高位的。他們都能盡力於職務，所以德國民政最稱整飭。軍官民官的經濟的報酬並不豐足，但是退位後都有公家的養老金，於其身家有極完美的保障。況且自經濟的以外，他們還有更進的榮譽的鼓勵呢？

更就智識界言，德國也最重視領袖。大學教授的地位，很可說明這句話。世界國家的重視大學，恐怕沒有過於德國的；(德國沒有由私立而得躋於發達的大學，這是王室所不許的)而世界的大學教授獲得之不易，和獲得後地位之尊貴，也可說以德國為第一。德國的教授，好比美國大理院的職官，是規定為終身職的，他由審慎的手續而舉定，舉

定後便爲一般學者所推尊，斷不因被迫而辭職，或是無特別的意外事故而被黜的。他一得了這個智識的領袖之地位，便得終身的繼續着；到了年事高大時，更有特殊的榮典——就是七十歲的祝壽。教授到了這個年齡，全國推尊崇仰，所以往往於二三年前，預備替他舉行祝典。到了他的生日，政府請大畫家替他畫像；他的親友學生都來慶祝，便是皇帝也表示相當的敬意。這種制度，足以激發一人的心理，使他更爲奮進；德國專門學者——尤其是科學家——的成功和貢獻國家的偉大，這種尊視也有促成的效力。德國社會既然這樣尊視領袖，所以對於一般常人，往往注重這種訓練：就是急公，服從，以及適合於有良好組織的社會之種種精神。美國伊利教授說：『德國的領袖主義，幾乎無時無地不加以注重。』(Always and everywhere leadership is emphasized) 又謂德人生活的表部，幾乎可用領袖一字包括。這裏我們不再詳舉例證；但是大戰中德人進兵之速，耐苦心之强，以及其他爲列强所不解的神秘，我們很可由這戰前領袖主義之根基得到滿意的解釋了。

四　大戰進行中之領袖的解釋

德國的領袖主義以外，歐洲其他各國，也都有崇拜領袖的心理，爲造成民族自尊和野心的主要原因。所以，論到大戰的精神方面的原因，不能不着重於此。由同樣的情形，大戰既開始後的得失轉機，雖然有物質的(如軍械)地理的(如山川形勢)分子做重要的解釋；但是事實昭揭，我們往往可以見到實力的集中和領袖人物的幹才，常操得失的關鍵。現在我們試於戰事進行的事實列溯這種動力的作用罷！

自七月至八月，歐洲大戰才眞正開始。那時德國調兵集中之速，爲舉世所震駭。其實這不過因爲德國政治上的領袖主義培養有素；自軍隊的規律的訓練以外，何嘗有其他特別原因呢？我們單看德國國會於開戰後(八月五日)便通過內國公債五千兆(5 billion)做軍費的法案，也可見德國國民信仰政府的武略之深了。德國出兵後　星期，便攻陷比之 Liege，再過半月盡逐英法兵；這正因比法散漫少備，而德國有良將和整飭的兵士之故。德人更越界征法，法軍節節敗退；至於後來阻止德國西方軍略之發展的馬爾納 (Marne) 一戰，不是德國的用兵減少銳勢，實因法國信任一位更偉大的領袖——福煦 (Foch)。史家 Hayes

說此戰爲限止德國勝利的大關鍵，而這次法國的勝利，實以福煦的將才之功爲大；沒有他也許法國當受不可測之大禍的。

當開戰後，俄國在東方抵抗同盟國之進軍而進下加里西亞，協約國都喜出望外；及至次年，從五月到十月，俄國不但失其已得之地，而且波蘭也被德所侵佔，協約國又詫異牠的衰挫之速。可是有識的政治家軍事家對於這種轉移，一定不以爲怪：俄國調兵之遲鈍，已可以見其散漫；只因爲對方的奧國的情形更爲棼亂，將才更爲不及之故，所以俄國竟於初戰時獲表面的勝利。及到德國領袖興登堡將軍（Hindenburg）受命統率在東方之德奧聯軍，統兵至七十五萬，俄國又怎能抗拒呢？所以到了一九一五年，以『麥金孫的長驅』（Mackenson's Drive）而加里西亞恢復；（盡俄國九個月奮力之所得，麥氏不及二個月而復之。）以『興登堡的長驅』（Hindenburg's Drive）而俄幷失波蘭之一部。那時俄國既無名將，又沒有全國狂熱的服從；而同盟勝利之倚重德國的偉大將才，就戰役以將才之名著稱的一點看，已可曉然了。

英國的海軍領袖，在一九一四至一九一五年中成就了很大的貢獻。如在大戰一星期內，德國商船盡被逐出海洋而避處中立國的領海；大戰初年英法調軍之便利，美國之得以供給軍需軍食，都可歸功於英之海軍名將。海軍的積極行動，最早便是近東的出兵。在大戰的五年中，近東勢力之消長得失，經過屢次的變動；而其轉移之動力，也很可應用領袖的解釋。自一九一五年三月後，英之海軍和英法陸軍屢次進攻，終於沒有成功；這因爲土軍是德國名將（如Sanders）所率，而德國方以馬爾納之敗不得志於西方，因而益注重於保持東方之故。保加利亞之敗塞，實際上以德將Mackenson統率之軍爲主力。此後德又敗協約之援軍，連敗巴爾幹小國；於是（一九一六年夏）她儼然是近東之霸了。後來英軍奮力於西亞方面，連在美索波達米亞巴力斯坦奏功；（一九一七年二月至十一月）這裏的主因：一因德國應接多方，沒有名將助士；二因英國主將如馬特（Maude）亞倫貝（Allenby）都勝於從前東征的將領。從此以後，協約國在近東的霸勢可說十分確定。一九一八年初，德國盡力西方作最後之孤注，更不能分力顧土，而土耳其又與保加利亞不和。在這樣情勢之下，協約方面英俊的領袖如特斯比雷（d'Esperey）亞倫貝奮力前進，又怎得不先後的降服保加利亞和土耳其呢？固然近東方面之勝負得失，更有

其他種種原因，——尤其是地理的——但是戰爭中領袖之足以轉移大勢已可在這裏得明證了。

我們更從大體的情勢看來，在一九一五年一年中，同盟國所向勝利；而一九一六年以後，協約國便有振作的端倪。這個重要轉機，更可以『協約國因經驗而有領袖集中之覺悟』一句話做主要的解釋。其實德意志的猛進中，國內也何嘗沒有反對的分子；(法使Cambon嘗於戰前以德國人民和政府之野心相反告法政府)不過在德國的制度之下，他們少數人也不得不服從。所以德國的一致和有效率，多半是靠着領袖的制度。推開來說：奧國自開戰之始，舉國上下便自知不及德國而悉心聽命於德；一九一四年七月後的奧國，自柏林的軍令以外，幾沒有王室和民意！土耳其呢，在十九世紀後早成德國的勢力區，她的政治經濟上要職以及統率的大將多是德人，而土軍也完全經過德國式的教練的。保加利亞之加入，多半出於被動；四面當敵，更是以唯唯聽命為自保之上策。因此，自開戰以後，同盟國軍隊以柏林的大本營為中心，奧土保的軍官軍需以及戰畫，都聽受德國的最高指揮；好比以身運臂，如響斯應。經濟方面這幾國也已把國力完全奉呈於德皇，聽他全盤的籌畫；短長相濟，自然有益於他們進行的順利。所以所謂中歐列強，(Central Powers) 實際竟成為聯合的一大強國！返觀協約國方面，情勢就大不相同了！英法俄意諸國都各有各的自尊心，各有各的利害目的，甚至還有說不出的猜忌。倫敦巴黎彼得格勒羅馬以及其他合於協約的政府，都各有地位相等的獨立軍事會議。除以飄渺的『協約』二字為相互的維繫外，更沒有集中的或會商的機關。當同盟國在統一集中的情勢之下，而他們却這麼的散漫而富於離心力；那又何怪中歐列強的進退敏銳，而協約常呈應付不靈之危機？更何怪西部之不能恢復，東部之得而復失，而近東終成為同盟的地盤呢？

協約國於一九一五年的戰事，幾乎沒有一部分有積極的勝利。而德國的武力，竟於短時期達到可驚的成功。那時就兩方的國數以及人民面積總數比較協約國超出許多；便是從軍之人力和經濟力，也顯然是協約國的勝利。法國的恐怖中的人心，自然在詫怪命運；但是協約的當局和大將從一年餘的經驗，漸漸看到德國勝利協約喪失的主要原因，於是他們為挽回危機，根本的覺悟合力共進的必要。為公共的目的，他們都主張暫時

撤開獨立的國權。一九一六年三月，協約國始開第一次聯合軍事會議於巴黎。（法英意比塞首相都到，日門衛也有代表列席。俄）會議中決定重要之合力攻擊計畫以及經濟上之合作問題。此後更有協約國會代表會議，（四月）和協約國經濟會議；（六月）對於合作集中，都有促進的效力。（經濟會議議決對德封鎖及各國經濟制度之統一）內國方面，協約各國因民主或憲政的關係，大權也不能如德奧的集中；到了這時，各國爲戰事效率計，多組『戰時內閣』(War Cabinet)，以圖集權的便利。（英國的路德爲治之戰時內閣和戰事委員會，法國的戰事委員會都於十二月成立。）此外關於特殊事宜之進行，往往特設『專家會議』以主持；史家謂那時的民治，簡直暫時退讓，國會只不過是批准政府和專家的決定之『橡皮印』(rubber-stamp)罷了。

協約國這種覺悟，實是『領袖中心的實現』，而在戰事上，果然立時就生效力！我們看德國的三次進攻凡爾登(Verdun)，用力何等兇猛，而終於不能成功，這不能不歸功於軍事的稍趨集權。積極方面，協約國此後更作同時的多方猛攻；雖然未告大功，卻予德國以極大的教訓。直至大戰的末年，協約國的進迫德之退兵，也由一個大將的統率——福煦——而告成功。這不是大可顯示戰事中之領袖人物和權力集中，較平時更爲重要麼？

這裏不是系統的敍述大戰的經過，我們現在不更涉及關係較輕的事實了。但是，大戰的告終，和領袖主義有什麼關係，是我們所不能不提及的。簡單的說，一九一七年以後的戰事進行，直可說是德國領袖主義的漸漸解體！是年四月，美國加入協約。因爲威爾遜之領袖的偉力，引起美國全國的參戰熱忱。這事在大戰的轉機上的地位，在戰事上經濟上固然也很重要；而更爲重要的，就是威爾遜的倡導民族自決，引起德奧土諸國內的『少數』民族的獨立運動，就是眞正日耳曼民族，也因爲久耐苦辛，勝利益難，不免對於服從政府發生懷疑。德國領袖主義的崩裂，就顯出加速率之勢！但是新的轉機到來，日耳曼式的領袖的大計畫，重復鼓動德人的奮進，作最後的孤注。我們試聽：這是何等可怕，說未來一年中更猛的戰鬭，須拚定一百五十萬人的生命損失，纔可達到凱旋之門！但是，德國的多數人民還以爲這個魯登道夫(Ludendorff)的計畫，（一九一八年三月所定）必可實現，這不能不說是麻迷於妄想的大領袖主義（即稱霸全球）之中了！

此後，德國拚死命的猛攻，想求大計畫的實現。但是第二次

的馬尼之戰，德國終於失望，這固是合力之功，而法國福煦將軍之統率苦軍，不能不推爲達到勝利的大領袖啊！從此以後，魯登道夫的計畫完全失敗，德人對他的失去信仰，便是對於王室的離心力之表現了。已在活動中的社會黨，到這時更加鼓吹；德國的民族生命失去中心了，全國是紛亂了！土保早已求和，奧國也先時分裂了。大戰中的德國領袖主義，也跟着德國的最後屈服而解體了。

五　大戰後之領袖主義的趨向

德國的擴大的世界領袖主義，雖然因爲思想的不健全和違反人道的緣故，未能實現，但是領袖人物在偉大事業上的重要，却因大戰的一度試驗而益爲著明。當大戰沒有結束之前，協約國已覺悟領袖集中的重要。美國以民治發達的國家加入戰團，更覺得這一點遠遜德國；智識階級中對於領袖主義的倡導，幾乎成爲一時的風氣了。

美國建國之的，機會均等主義的思想浸潤一般的人心；從此以後，美國的政治史，幾乎就以平等主義做牠的線索。伊利教授以爲美國先民建國之時，比較上很少措意於領袖。（如法律規定來子遺產權之平等，宗教以及其他社會組織都沒有某一種特受公家的保障。）我們前述德國思想上和社會上之領袖主義，在美國不但找不出來，而且常有相反的情形。美國的少數學者，也早有攻擊過重平等的弊病，而主張領袖之培養的，如愛爾烏特教授（Prof. E. A. Ellwood）作社會進化一書，明揭西方文化之特點，是寄於正當領袖之建設之上的。大戰開始，美國人驚佩德國的領袖人物，尤有人提倡發展領袖幹才之重要的。紐約大學高文教授（E. B. Gowin）著領袖與其治理力，（此書已有鍾健閎君譯本，名首領論，泰東出版）對於領袖人物尤着眼於行政方面有系統的研究。而尤爲影響美國的中等階級的，當推美國既參戰後大學教授之愛國的演講。如威斯康新大學伊利教授（Prof. R. T. Ely）在加利福尼亞大學演講，一九一七世界戰爭和領袖主義（World War and Leadership），次年刊成專書。伊氏說明德國實力之源寄於領袖主義之上，而美國特別缺少這種精神；所以欲求最後的勝利，以及將來社會的進步，都該推定偉大領袖和培養信仰領袖的心理。這類主張，一時自然博得國民的歡迎；便在戰後，也有漸爲社會信從之勢。

這不但美國如此。大戰的作爲，造成了不少集中的而適於領袖的制度，其中雖有隨停戰而不見的，但是很有一部分保留在歐美的社會裏。從思想上說，西方的領袖論者也更有堅實的論證。所以戰後的世界，外表自然繁複；而牠的裏面更隱隱有一種傾向，就是領袖地位的提高或事權的集中。我們這裏，分別就政治經濟和一般社會的三方面，作一個最簡略的觀察罷！

（一）政治的傾向　大戰的顯著的具體結果之一，可說是新國的建立和戰前君主國的改建。德奧土先後稱爲共和，而新興國（如捷克）和恢復之國（如波蘭）也多半採用共和：——這可說是共和主義（Republicanism）的勝利了。其次，諸國多制定憲法，規定公允的選舉方法；（德奧且規定婦女參選）而本來的立憲國家，如英如法，也先後通過一九一八，一九一九，選舉改良法令：——這又可見民本主義（Political Democracy）的進步。我們從這二層看，正足以證明戰後的君主政治的解體，和平等主義之普及，又怎能說有領袖主義的傾向呢？但是，我們若由回溯而引至內入的觀察，便可有相反的感覺。上節已經說過：大戰中的戰時內閣，專家委員會，和軍事會議，都是限制民主政治的事例，而使議會一時淪爲蓋章之機械。這種情形，自然有許多是因軍事上必要而暫時使用，已隨大戰之終結而同時消亡的；但是其中的一部分，因爲牠有眞實的便利，很有保留到戰後的。（如專家的地位的重視）美史家 Hayes 說：『在政府權力和個人自由的積久的爭執中，大戰的造就顯然是助長政府，而不利於個人的。』這正因爲現世社會日趨繁複，使民本政治不得不經過一番變動。所謂直接立法和全民投票以及覆決等制度，其實只能適用於小國，（如瑞士的一邦）或是數世紀前的國家。換句話說：這些都是簡單的原始的民治（primitive democracy）中之方法，斷不適用於今後的民治了。今後的民治，必將有幾種變動，如給專家以更重要的地位，具更簡捷的組織，而對於公共事業作更進的干涉。這正足以使民治更爲眞實而有效，決不是對牠有所矛盾。在理論上，現今的政治哲學也很有不滿於嚴格的民主政治和不信託議會的論調，而督促民治中的組織的改造的。在事實上，近世政治上之總統制的勝於議會制，幾爲全世界所公認；正因爲牠於平等主義之外，更能使領袖有措施的餘地。而總統的選舉法，近人也盛稱所謂『簡單投票』(Short ballot) 有舉出眞正領袖的長處。我們更就美國的

情形看，如大理院職之定爲終身職，總統連任之成爲不成文憲法，都還是戰前的提高領袖功業之例。近來如所謂『輪流職位制』(Rotation of Office) 的不通行，和學者的主張延長立法行政方面的任期，（伊利教授主張把州長和州議會的議員的任期延長爲五年，總統任期延長爲七年。）都是適合於領袖主義的傾向。所以大戰固然促成共和和民治，但是一方面又把民治改造，使牠更適於領袖人才的發展呢！至於國際聯盟的組織，是否能確行國際的領袖的責務，固然很不易斷定。可是在戰後改造問題中，列強的幾個政治領袖關係的重大，却是事實所可明證的。（改造的國家中，如土耳其凱末爾的造就，尤爲可驚）即如最近的倫敦會議，又是顯與重視專家地位相符的！

(二)經濟的傾向　講到經濟方面，情形更爲複雜，這裏只不過概舉幾種傾向。我們知道勞工在大戰中的貢獻是怎樣偉大！我們更可以見得戰後勞工的漸得勢力。所以大戰在經濟方面的一種結果，可說是基爾特社會主義 (Gild Socialism) 的得勢；這就是說：戰後以勞工持論的正大，資本家已多採用聯合管理和利益分配的種種辦法，以表示勞資的協調。從這一點看，我們只覺得資本家的顧全各個的工人，正合於所謂『工業的德謨克拉西』(Industrial democracy) 的趨向，和權力集中是相反的。可是我們放開眼看，就可以明瞭這不過是經濟傾向之一端。而足以說明實業上之領袖主義的，倒是很多。(1)國家的干涉實業，在戰後有增重的趨勢。自由競爭主義在十九世紀時早已不再通行；但是在大戰以前，歐美各國國有的工業還是很少。大戰之中，協約國由合作的覺悟，將交通運輸以及其他重大工業規定國有。（甚至食糧也由政府支配）到了戰後，各國遂多保持這個政策；而工業上之工時工資保險等事，也多由政府的工業立法加以規定了。(2)大資本家與銀行家在戰後更佔舉足輕重的地位；美國的實業界大王，更是著例。和這層相反的，就是(3)工團主義的發達。英國美國的工團，到現在不但得政府人民的承認，而且有操縱其所屬之工業之勢。工團的會長，卓然成爲工業上的領袖；他雖缺乏資財，但是實有超過資本家的權威。（如美國的 Gompers）此外如(4)英國的工黨首領，終於得躋於首相。將來的設施，更未可量。以上所說的幾點，性質雖然絕異，但是工業上的集中的傾向，和工業界領袖的日見重要，這幾點都可供說明之資了。

(三)社會的傾向、經濟是現代社會的主要方面，所以從

經濟方面的趨向看來，我們就已可推知未來社會中領袖主義的重要。這裏隨便的再舉幾點，以助一般社會領袖主義的趨向之說明。近代社會的組織，自政治組織以外，由特別目的所組織的各種團體也日見重要。這種團體有精密的組織，而更倚賴有實力的領袖。我們看社會事業的有無成效，往往以團體的首長為轉移；便可明白真正的民治社會，是絕對的需要領袖的。就教育方面看，大戰對於促進普及教育的功效，好像和培養領袖的旨趣相反。但是近今教育之注重個性，正是促成領袖的一種要素。道爾頓制的利益，也大半在於這點。伊利教授又詳說職業教育的注重，是在培養各方面的特殊人才，所以也和領袖主義相合。更可注意的，便是專門教育。德國的大學地位的高貴，很為各國所取法；大學中的榮譽酬報，更是獎進學術上領袖的良法。（伊利教授論之甚詳）大學以外，近世國家學會以及各學科的學會，地位日見重要；不但補濟從前分散的研究之弊，而且儼然造成智識中心的情形。在大學獎勵和學會集力的情勢之下，我們確信學術上領袖的產生，一定比從前更為有效。至於宗教方面，因為羅馬教皇在大戰中很有幹才，基督教得於和會中得種種優益。重以物質的反動，歐洲人宗教熱忱復萌；所以教會的領袖地位，在戰後反見提高。耶教以外的宗教，也依舊各保固有的地位。精神方面的領袖，正將因科學進步社會開明而更躋重要；非宗教的倡導，在歐美終不免是無稽的理想罷！

上面所述的三段，雖然空疏而少實例；可是我們已可見戰後的國家社會，很有重視領袖和集中的趨向。但是，熱烈的有新思想的青年們，聽見這話不免發生驚異，以為我是有意在共和國中鼓吹不平等的論調的。（如最近的學生雜誌中，有位謝遠定君作文反對Gowin的首領論中之論調，似乎以為譯這類的書是有危險的。）如果這樣，那不免是過慮了！

人類的稟賦的智力個性絕對不同，在進化論遺傳學昌明的今日，自然是更不容置疑了。絕對的平等主義，把人們都放在一條平線之上，固然和這點相反；但是專斷的領袖論，往往以世襲階級和既得的位置中來提倡領袖權力，也何嘗明瞭這個真義呢？所以我們在說明戰前和戰中的領袖主義，重在說明事實，斷不是就加贊同。理想的健全的領袖主義，應該在未來社會大加提倡，這是不和機會均等的原理相背的。不過這所據的機會均等，必須以天才（talents）為準；對於不同的天稟之人，須給

以和天稟成比例的機會。換句話說：我們所見到的領袖主義的傾向，爲我們所主張倡導的，斷不指由位望或財產世襲的領袖，而是依天稟競爭而得的領袖。這種領袖，仍須和健全的社會相依爲命，決不是離社會而孤高自尊。這正是民治發達的自然需要；絕不是和民治主義相衝突的。在中國現在的紊亂狀態之下，我以爲這樣的領袖是更值得提倡的。

『二十世紀的機會均等的企圖，是建立於領袖地位的觀念之上』。所以『二十世紀的社會哲學自必對天稟勝人者加以重大的責任』因爲『當社會愈益複雜，領袖主義也更成進步和興盛的要素』(Ely: World War and Leadership P. 71, 81, 89.) 伊利教授有遠識的話，很可表示領袖主義在未來的重要了。

一九二四，七，十。

壽至耄期的文學家

從予

『你是爲世界而著作，所以世人都替你祝賀。』這是法國現代大文學家法朗士慶祝八十壽辰時，威爾斯向他道賀的話。法朗士這次的壽辰，眞是熱鬧得很。各國著名的作家如梅特林克，布蘭兌斯，伊本納茲，哈姆孫，哈騰(Maximilian Harden)等都致辭道賀。此外如英國首相麥唐納及法國教育總長亦各致其祝辭。法國各報並出特刊，贊譽備至。

『美卽眞，眞卽美，這是你們在世界上所知道的，也就是你們所應知的。』這是基茲的見解。據倫敦泰晤士報所載，謂法朗士的見解，也是這樣。法朗士道：『罪惡之不可赦免者便是對美的罪惡。……美與眞二者若令我來抉擇，則我將毫不躊躇地選取美。因爲我相信美中所含的眞比眞中所含的還要高而深。所以我敢說世界上除美外，實在沒有一種東西是眞的。』

歐戰與世界金融市場

金侶琴

一

東方雜誌記者將有歐戰紀念號之舉，徵文及余此次戰爭可謂空前之大戰，其影響於世界之文物制度者至多。余習銀行，對於金融市場稍稍留意，茲請就歐戰開幕以來世界金融市場所受之影響及所生之變化述其梗概，或亦邦人君子之所樂聞也。

此次歐戰之爆發適在一最不幸之時期。世界各重要金融市場均在不安狀態之中。倫敦市場受愛爾蘭自治問題之擾亂，巴黎及歐洲各市場受巴爾幹戰事之影響。一九一三年衰落現象至爲顯明。一九一四年之上半年雖稍有轉機，然前途仍不可以樂觀。倫敦及歐洲各市場對於證券之吸收已達飽和之度。英倫銀行之準備降至通常程度以下，而歐洲大陸各國現金之需要又有增而無減，於是倫敦紐約之金紛紛輸入歐洲。據諾袞士之言，一九一四年以前，歐洲各國早知大戰之將作，法蘭西銀行（法國之中央銀行）積儲現金之政策實自一八九九年始。一八九九年至一九一〇年之間，法蘭西銀行之現金準備增加有百分之七十五，而同時貼現與放款之增加不過百分之五。至一九一四年，吸收尤多。德俄諸國亦採同一之政策，倫敦與紐約因之大受影響。至於巴黎，雖有現金輸入，然市場狀況甚爲不安。以巴爾幹戰爭之故，巴爾幹諸國之證券價格大跌；咖啡跌價，墨西哥不靖，而巴西，阿根廷，墨西哥諸國之證券亦跌。證券爲銀行大宗資產之所在，證券之價既日跌不已，則投貲於此類證券之銀行大受影響；於是謠言蠭起，擠現發生，銀行股票因之跌價，此大戰將作時也。

紐約則一九〇七年恐慌之後，迄未完全恢復，而輸入超過輸出，現金流出，大戰開幕，紐約市場正在現金空虛時也。

二

金融市場最弱之點在交易所，故此恐慌之起亦始於交易所。承平之時證券爲最佳之投資。購買證券者金不窖藏，有利可得，欲用現款則可賣出證券，立得現金。而交易所中開價之證券尤爲佳品，擔保穩固，利息確實，欲變現金轉手可得。富家貴室固常購買，銀行商界亦樂投資，一方有利息之可圖，一方仍不失爲流動之資金，此所以爲無上之投資方法也。然一至戰起，則證券究不及現金，人人售出，買進寥寥，於是證券之價格大跌。加之外國資本家銀行家所有之證券無不急急求售，以得現金，任何犧牲皆所不計，於是交易所中證券壅塞，價格狂跌而不已。然銀行金融機關對於證券之估價，均依交易所中所開之市價爲準。遇交易所休業不開之時，則通例依開放時最後之價格爲準。當是時，銀行所有之證券爲數不小，今既價格狂跌，則銀行之估價必大縮，而其資產之價值因之大受影響。交易所如繼續開放，市價繼續下落，則銀行之資產價值亦必日漸收縮，信用日漸墮落，非此破產倒閉不止，此爲銀行之投資於證券者言也。卽銀行自身之證券投資不多，然放款之時，銀行往往取證券以爲抵押，且證券之價值亦必打折計算，例如市價百元之證券，押款只能得六十元或至多八十元。如其證券之市價下落，則銀行可向借主請求抵押品之增加；借主如不能增加，則銀行可售其證券以償其款。今者恐慌已起，欲售其證券則大宗證券勢難盡數售出，不售則價值日縮亦不足以資擔保。因此種種，故恐慌一起，世界各交易所先後徇銀行界金融界之請，紛紛停閉。交易所既不開，則證券估價可以交易所最後所開之價計算，在銀行不致損及簿計上之資產價值，在經紀人及其他借款於銀行之人亦不致證券被售橫遭損失。交易所之停閉，固保全金融界全體之必要辦法也。

世界各市場中知戰事之將作者，以維也納爲最早。六月二十八日奧皇儲遇害於薩拉也伐，時爲星期日。翌日爲星期一，在奧國爲休業日。但七月二日恐慌卽起，時暗殺後第四日耳。七月二日至十三日之間，中有四日，交易所賣出之數，迥異尋常，證券

之價格大跌。七月十三日價格跌落自百分之十至百分至十二。當是時，其他市場對於奧塞之事尙不以爲意，即近如法國亦不知此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法國經濟雜誌對於奧皇儲之暗殺，尙表示悲痛惋惜之意。其他雜誌報章仍討論其國內問題，如證劵與所得之新稅制等，而於奧塞之爭尙不大措意。七月十八日特萊斯特南銀行之倫敦分行售出證劵，並密囑其有關係之人亦將證劵出售，此項消息流洩於外，是爲戰爭事將作之第一半官消息。七月二十日維也納證劵之價益跌。二十三日奧致哀的美敦書於塞，而交易所恐慌乃傳及於巴黎與柏林，倫敦紐約亦受影響。二十七日維也納交易所停閉。翌日奧對塞正式宣戰。芒德萊亞爾塔朗篤馬德里地諸交易所均於二十八日停閉。七月二十九日柏林交易所停止開價。三十日風潮傳至倫敦。聖彼得堡與南美各國諸交易所均於是日停閉。巴黎交易所之外部市場 (Coulisse) 亦以是日停止。正式市場 (Parquet) 雖至九月三日法政府遷移至卜都之日正式宣告停止，然實際亦已於三十日停止交易矣。三十一日倫敦證劵交易所停閉，紐約交易所亦在是日停止。當開市前四分鐘，理事部忽發表暫不開放之布告。八月一日，德國對俄宣戰。八月四日英對德宣戰，而大戰遂開幕焉。

大戰之起僅在歐陸一隅，何以牽及紐約及世界各地之交易所乎？曰：全世界之經濟關係與信用組織本如一有機體，牽一髮而動全身，所謂一馬之奔無一毛而不動，一舟之覆無一物而不沉者也。恐慌之起初限於交戰各國，繼及於中立各國。各國之商人金融界欲以權利變成現金，無不急急於收還外國之債權，出售其一切證劵而收還現金。時局愈嚴重，則求現金之心愈迫切。英法兩國紛紛從德國收還資本，擁有票據及其他短期證劵者，無不賣出變成現金，以匯至倫敦巴黎。柏林方面亦竭力從俄國收還債權。此種國際間債權債務淸算之熱度與時俱增，直至交戰各國之外交關係斷絕爲止。戰事開幕，交戰各國間既不能直接淸理，乃羣趨於紐約。一切證劵紛紛求售，任何犧牲均所不惜。惟此舉世之狂潮，紐約一地決不能堪，故不得已亦唯有出於停閉之一途焉。

證劵交易所之重開則在恐慌已過之後。紐約交易所之重開在一九一四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巴黎交易所在是年十二月

七日。倫敦交易所則在一九一五年一月四日。然重開之時，交易均以現金交易爲限耳。

三

當恐慌之起，人民一面脫售證券，一面收藏現金，故黃金忽然絕迹，有如中魔。金融界亦知戒備，限制放款，增加證券押款之折扣，提高利率。七月二十四日，倫敦市場三月期票據之貼現率只有百分之$2\frac{5}{8}$。至七月二十八日，增至百分之四。翌日則銀行票據三月四月及六月期者，從百分之$4\frac{3}{4}$至百分之5；優等商業票據期限同上者爲百分之5，百分之$5\frac{1}{4}$，與百分之$5\frac{1}{2}$。雖然此等利率不過名義上有之，實際因現金之缺乏，一時竟陷於停滯之境爲。

當時除英倫銀行外，倫敦各銀行實際祇有收還放款，不復放出，於是市場唯一通融之途，祇有英倫銀行。然英倫銀行之現金有限，亦不能應無限之需求。欲保護其現金準備，非將利率提高不可。從正月二十九日至七月至二十九日銀行利率（倫敦市場有銀行利率與市場利率二種，銀行利率爲英倫銀行所加於短期放款及短期票據貼現之利率。銀行利率常較市場利率爲高）常在百分之三。七月三十日增至百分之四。然猶不足以限止借款之需求，外界之壓迫有增無減，不得不將利率再行提高。七月三十一日增至百分之八。翌日八月一日更增至百分之十。且貼現之票據以十五日者爲限。至於一星期之放款，利率尤高，竟達百分之一〇·五。至八月初五日始減至百分之六，兩日之後又減至百分之五。於是繼續如此，至一九一六年七月十三日而始再變也。

其時他國之中央銀行亦採同樣之辦法，無不以提高利率而保護其現金準備爲事。七月二十九日俄國中央銀行增至百分之六。八月一日法蘭西銀行增至百分之七。德意志帝國銀行，荷蘭銀行均定爲百分之六。八月三日比利時銀行增至百分之七。奧匈銀行則至百分之八。翌日八月四日挪威銀行增至百分之六·五。丹麥國家銀行則增至百分之七。至於私立銀行之利率雖依然開出，然既不放款，又不收買票據，故雖開亦等於不開也。

四

倫敦為世界金融之中心，在戰前完全立於債權者之地位。恐慌一起，倫敦各銀行即將一切即期放款短期放款，先行收還。其次則收回國外之債權。而外國之商人滙款至倫敦者，將倫敦匯票收買殆盡。紐約巴黎兩處之滙兌均為逆勢。在平時，可將現金輸至倫敦。然戰事已起，金之輸運萬分危險。而貨物之輸運亦一時中止，故新票又無處可得。若在平時外國之付款者猶可將證券出售，以為支持。今則證券交易所停閉，證券又無法出售。如是國際支付之一切方法皆窮，世界之信用組織勢將瓦解，而倫敦之簽允所，尤有岌岌不可終日之勢焉。

簽允所之性質讀者或有不知，請略言之。例如一美國商人採辦英國貨物一宗，運往紐約。其付款之方法亦有種種。現在最通行之一法，由英國賣物商人立具匯票，約於一定期限付款，乃將此滙票交美國輸入商人簽字言明及期付款，是曰簽允。然此法尚不便利，一則匯票之往返寄遞，殊費時日。再則美國商人之信用地位營業狀況，英國商人知之不詳，有及期不能履行之危險。故倫敦市場有一種人專以代人簽允為業。此美國商人可與此代理簽允人約定，於滙票到期之前，准將該款滙至倫敦以備支付，另給以佣金，酬其代理簽允之勞。此種代理簽允之機關名曰簽允所。平時簽允所代人簽允，於匯票到期之前，款已滙到，簽允所即可照約付款，萬無一失。然今者外國各地之倫敦滙票收括已盡，現金又不能運送，海外之匯款無法滙來；倫敦各銀行又紛紛收回款項，不復放出；而簽允滙票之到期者，又紛紛請求支付。當是時，簽允所一面不能拒絕支付，一面又無款滙到，大有進退維谷之勢。欲救其危，非宣布票據之暫時止付不可。蓋票據之止付直接所以救債務者於破產之危，而間接亦所以救金融界全體也。

故八月二日英政府有票據止付之布告。票據之簽允人得再行簽允一次，以到期後一月為期；但票據原數之外須另加利息，自再簽允之日起，至新訂支付之日止，利率以再簽允日之英倫銀行利率為準。一九一四年八月三日又發一布告曰止付條例，則滙票及他項債務之支付均可暫時中止。八月六日又發一般停付之布告，除極少數之例外，不計外，銀行及其他債務者對於布告前之一切債務可以停付一月。八月三十一日又將此項停付之期限延長一月，至十月四日為止，後又延長一月，至十一

月四日始告終焉。

其他各國情形亦同。交易所停，證劵不能變現金，外國之債權一時不易收還，銀行則收還放款通融不易；於是債務之難於履行幾成共通之現象。故止付之策各國亦相繼實行。法國之範圍尤廣。初限於交易所與銀行，後推及於商業票據房租及他種債務。交易所之交易八月一日以前成交者付款暫緩至八月三十一日，後又屢屢延期，銀行存款亦在止付之列。依當初之規定，存款在二百五十佛郎以下者准其全數提取。在二百五十佛郎以上者，則二百五十佛郎以上之部分只能提取百分之五，但資本家須付薪金工銀者不在此例。保險費亦得中止付款。當時發行之三釐半公債之分期付款，亦得暫時緩付。八月九日又推廣及於商業票據房租等項。當初僅以三十日為限，後亦屢屢展期。存款提取之部分後亦屢屢修改。至大戰告終，法蘭西銀行之資產一項中未止付前之票據猶不勝其數也。他若俄，意，奧，瑞士，瑞典，挪威，丹麥，土耳其，保加利亞等國亦先後實行之。德意志雖無一般止付之布告，然居留國外之外國人所有之權利，三月以內不得向法廷請求匯票亦在其內。但經帝國財政總長之特准者不在此例，此止付情形之大概也。

五

雖然以上各項之現象為時較暫。各國之交易所先後重開，已如上述。止付期限相繼終了。放款利率亦漸低下。凡此諸端已漸恢復，至今徒供歷史上之記載而已。此外尚有若干事實歷時較久，至今猶未能完全擺脫者，茲請一言之。

恐慌一起黃金絕迹，上已言之。蓋人民知戰事之將作，急急以收藏現金為事。存款者乃提取現金，持有鈔票者急求兌現，於是而德法等國政府有停止付金之命。法國之銀行存款暫時止付，吾已於上文言之。法蘭西銀行復宣告現金支付之停止，而發行一種不換紙幣時一九一四年八月五日也。

德意志帝國銀行情形亦同。風潮初起人民紛求兌現，帝國銀行盡量付出現金，思有以鎮壓風潮。然兌出現金不下二萬萬馬克，而兌現者仍紛至沓來，德國政府乃不得不下令禁止帝國銀行鈔票之兌現。七月三十一日帝國銀行乃將其貼現率從百分之四增至百分之五，而放款率從百分之五增至百分之六。

德法二國非但停止現金之支出且竭力吸收現金，以鞏固中央銀行之準備。法國用勸導之法勸誘人民將現金換法蘭西銀行之鈔票。此項運動大有效果。一九一五年八月十日人民交入之金有三一五、〇〇〇、〇〇〇佛郎至一九一五年九月二十八日達八〇〇、〇〇〇、〇〇〇佛郎之數，一九一五年十二月八日有一、二〇四、〇〇〇、〇〇〇佛郎至一九一六年十二月十八日則達一、九四八、〇〇〇、〇〇〇佛郎。德國初用和平勸導之法以愛國之大義勸誘人民之交出；繼則用武力強迫之策，將現金鑽石充公以佐國用。故德意志帝國銀行之現金當戰爭初作時只有一、二五三、〇〇〇、〇〇〇馬克至一九一四年年終已增至二、〇一九、〇〇〇、〇〇〇馬克。

英倫銀行現金準備並不充足，當大戰開幕之時因金之流出，而地位尤為不佳。然於現金需要，應付甚勇，其於現金唯一之限制，只在金之輸運與貨幣之鎔化。現金輸出之禁止為交戰各國共通之現象，無論英德法各國，即美國亦嘗有一度之限制輸出也。

法蘭西雖禁止現金之輸出，然國外匯兌逆勢之時，法蘭西銀行屢輸金於國外，以維持巴黎之匯率。然又不欲減少金貨，以弱其準備，故與英美二國約定，金雖輸出，然仍保留其物價，法蘭西銀行仍以之為現今準備之一部。故法蘭西銀行之報告中另有『國外現金』一項。一九一六年六月八日之準備，有銀三五〇、〇〇〇、〇〇〇佛郎，庫中現金四、六七六、〇〇〇、〇〇〇佛郎，國外現金六九、〇〇〇、〇〇〇佛郎。

至於金之輸出，大陸各國即在平時，亦不絕對自由。大戰以還，完全之自由市場只有紐約一處。倫敦在戰前確為一自由市場，然戰後情形大變，大戰期中雖未嘗有禁止輸出之明令，然保險之費用，輸運之困難，與輿論之裁制，皆足以阻制金之輸出而有餘。一九一九年春始有限止金銀出口之明文。一九二〇年又有金銀法案之通過。金銀幣與金銀塊仍在禁止出口之列。此法案之效力至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為止。倫敦之能否恢復其戰前位置，須視一九二五年年終此法案是否撤廢為定。倫敦本為世界之金市場，世界金價之決定全視倫敦而定。今則倫敦金價之決定反視紐約之金鎊匯率而定。至其決定計算之方法，稍涉專門，故不具論。

六

以上所論者爲各國之現金政策。此外尙有一事不可不一說者，爲紙幣之增發。欲明戰時增發之情形，不可不先知戰前之規定。英，德，法各國之紙幣通行全國者，只有中央銀行之紙幣。關於紙幣之發行，各國法律不甚一致。英倫銀行之鈔票背後必有現金或證券爲兌現之準備，但證券準備之數以一八四四年銀行條例之規定，有一定之限制。戰事發作之時，此項限制爲一八、四五〇、〇〇〇鎊。卽鈔票在此數以下者，均可用證券準備，如其超過此數，則此數以上之部分必須用現金準備，此英國之法也。德意志帝國銀行之鈔票準備至少須有三分之爲一現金，凡金，銀，銅，鎳，與帝國紙幣均可充之；其餘三分之二則以匯票充之，但期限不得過九十日，票面必有二人之簽署；但證券準備之數亦有一定之限制，戰事開幕之前，爲五五〇、〇〇〇、〇〇〇馬克，每季之末以應用稍繁，需要較多，故得以七五〇、〇〇〇、〇〇〇馬克爲限；過此以往，如遇金融緊急之時，亦得增發，但須納稅百分之五，所以防濫發也。此外尙有四家亦有發鈔之權，但發行甚少，流通亦狹。至於法國，法蘭西銀行發鈔之最高額爲國會所制定。當戰事開幕之時，此額爲六、八〇〇、〇〇〇、〇〇〇佛郎。限以最大之額者，亦所以防濫發也。

大戰期中各國，均有「緊急通貨」之發行，德法二國幷停止紙幣之兌現。茲請就英，德，法，美四國之情形稍申言之。

恐慌一起，英國卽準備一八四四年法案之中止，其效卽許鈔票之證券準備可以超過一八、四五〇、〇〇〇鎊之上也。八月六日復有流通劵條例之頒布。郵政匯票准作法償通貨。財政部有流通劵之發行，劵分一鎊與十仙令之二種。（以前紙幣以五鎊爲最小）郵政匯票之法償力已於一九一五年二月三日取消，但流通劵至今仍爲法貨。蘇格蘭與愛爾蘭之發鈔銀行亦得增發鈔票，幷許以法償力。流通劵之外又有流通劵證書，爲流通劵之代用品。凡此種種皆爲金融緊迫一時救急而設。大戰以後，逐漸恢復，蘇格蘭愛爾蘭之銀行鈔票已完全回復戰前地位。但紙幣之數尙未大縮。現在政府之政策則以本年證劵準備之實際最高數爲下年之法定最高數，如是行之，數年之後，當能逐漸收縮。茲將戰前戰後之紙幣數列表於下，以資比較。

	一九一四年六月三十日（鎊）	一九一九年六月三十日（鎊）
英倫銀行鈔票	二九、七八四、〇〇〇	七九、九[illegible]八、〇〇〇
流通券	—	三四二、九五[illegible]、〇〇〇
蘇格蘭愛爾蘭發鈔銀行鈔票	四、三三六、〇〇〇	五[illegible]、二七〇、〇〇〇
共計	三四、一二〇、〇〇〇	四二八、[illegible]七〇、〇〇〇

法國則一面籌備緊急通貨之發行，一面提高法蘭西銀行與阿爾奇里銀行發鈔之最高限制。法蘭西銀行之最高額本爲六、八〇〇、〇〇〇、〇〇〇佛郎，八月二日即增至一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佛郎。阿爾奇里銀行之最高額本爲三〇〇、〇〇〇、〇〇〇佛郎，今增至四〇〇、〇〇〇、〇〇〇佛郎。後於大戰期中屢屢增加，至一九一八年五月三日，法蘭西銀行增至三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佛郎，同年五月二十八日，阿爾奇里銀行增至七〇〇、〇〇〇、〇〇〇佛郎。以前之紙幣以五十佛郎爲最小，戰事一開，小數之紙幣立刻發出，一種爲五佛郎，一種爲二十佛郎。此外有又財部庫券之發行，有一百佛郎，五百佛郎與一千佛郎三種。各地商會亦發行商會紙幣，則有半佛郎與一佛郎二種。此等商會紙幣之發行，有法蘭西銀行鈔票存於法蘭西銀行以爲擔保。依最近之調查，法國全國之紙幣在一九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有六、〇五一、二〇〇、〇〇〇佛郎，至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則有三五、九五二、九五九、〇六〇佛郎，殆六倍於戰前也。

大戰以前，德國紙幣之規定最爲嚴密，然戰後之濫發亦以德國爲最甚。考各國紙幣所以濫發之原因，無非以政府之政費戰費均仰給於中央銀行，而中央銀行之資金有限，不能供無限之誅求，則不得不日夜趕製大批紙幣，以應政府之需要。大戰以來，德國之地位最爲艱窘，故其紙幣之濫發亦最甚。德國之經驗當永爲貨幣史上之大教訓也。

大戰以前，帝國銀行鈔票在法定限度以上者，須納稅百分之五；戰端一開，此項規定即告中止。帝國銀行鈔票政府又禁止兌現，遂成不換紙幣。帝國財政部對於輔幣之兌換，亦不以現金，只以帝國銀行鈔票與帝國庫券。而帝國庫券亦不兌現。私立各發鈔銀行之鈔票爲保護其現金準備起見，亦許以帝國銀行鈔票相兌換，如是一切通貨均成不兌換之局。

戰前之紙幣以二十馬克爲最小，迨戰事起，乃增發五馬克

與十馬克二種之政府紙幣。

依一八七五年三月之銀行法律，滙票之在三月以下，有二人簽署者，可作爲鈔票之準備。然大戰既作，滙票之數必日減，故於一九一四年八月四日，卽通過法律一條，曰國庫券之經國債局二人署名而在三月以內到期者，可與滙票通用；貸款局所發行之紙幣，准作現金論。貸款局者，新設之機關，所以助小商私人以款項，而取其財產爲擔保者也。貸款局之資金不足，則將其債券轉貼現於帝國銀行，以利周轉。故大戰以前，帝國銀行鈔票以現金與滙票爲基礎者，今則以貸款局紙幣與國庫券爲根據。於是隨國庫券與貸款局紙幣之增加，而帝國銀行之鈔票亦自然增加，遞演遞進，遂造成今日出賣馬克吸收外資之政策。今將戰前戰後之紙幣列表於下：(根據紐約時報)

一九一四年七月二十五日	一、八九〇、六〇三、〇〇〇
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六日	一六、九五九、二八〇、〇〇〇
一九二三年正月六日	一、三三三五、九七九、二七八、〇〇〇

美國則有清理所證書與阿爾特里佛里倫紙幣之應用。當時紐約之現金大減，除一部輸出歐洲外，流入內地者亦不少。七月三十一日爲止之一星期中，紐約清理所中各銀行與信託公司所損失之現金有五六、〇〇〇、〇〇〇元，其中二〇、〇〇〇、〇〇〇元爲美國及加拿大諸銀行所得。於是乃用清理所證書以應一時之需要。清理所證書者，乃清理所因銀行存入抵押品而發出之一種證券也。清理所各會員之間，如有支付，可用證書，而不用現金；然於清理所以外之銀行，此券不能適用也。

此時聯合準備局尙未成立，幸一九〇八年之阿爾特里佛里倫法案時尙有效。此法案之目的，在使聯邦政府下立案各銀行，可以自由增發鈔票於恐慌緊急之時。依當時規定，當鈔票最初發行之三月，納稅百分之三，以後每多一月，稅率增加百分之½，如是而上至百分之六爲最高額。恐慌既起，各銀行紛紛利用此項規定，增發鈔票，是曰阿爾特里佛里倫紙幣。此項紙幣發行最多之時，在一九一四年十月二十四日，共有三八六、六一六、九九〇元。有此緊急之通貨，故現金支付無須停止。風潮既過，此項紙幣亦逐漸收還，而一九一四年之大恐慌遂安然渡過焉。

觀於戰前各國之法律雖不同，而其用意則一。德國之制尤爲人所稱道，一面有增發之彈性，而一面又無濫發之危險。然戰

事一起，各國法律之限制先後撤廢，戰前之良法美意蕩焉無存。卽至今日距戰事之結束已近六年，而歐洲大陸尚宛轉呻吟於紙本位之下，現金缺乏，紙幣充斥，物價騰貴，生活艱難。德國當敗軍之後，固無論矣。卽戰勝之法國亦尚未能恢復戰前之金本位，佛郎有金紙之別，以致吾國賠款發生金佛郎紙佛郎之爭議，此亦歐戰所生之一新問題，爲訂約諸公當時之所不及料者也。

羅素對於未來世界的推測

從予

英國哲學家羅素，近著一書名“Icarus”，係討論未來文明的前途的。略謂我們的文明，現在已瀕毀滅之境。惟一的希望，只有以偉大國家的威力制止各國間的爭執。羅素道：

『這個國家能管轄全世界，能制止戰爭，像現在政府的制止內戰一樣。至於那一國能成爲這種國家，我却不能說。像合衆國也許能够，能够爲各邦——英語人民的各邦的雄長。此外或者在亞洲的國家，如爲日本印度所擁護的中國——或者還更能受俄國的擁戴，因俄國雖是歐洲的，却比較還是偏於亞洲的，——雖然其最後的情狀怎樣，不能預說。

『只有這個國家能管轄全世界而致和平。當中古時代末葉，各諸候間，也曾有這樣組織。那所謂王的便是有充分的能力能制止其人民間的私戰的。其後二三世紀，一切自由，都受壓抑，國土之內，殺戳侵尋。迨內爭旣息，於是生活乃得安寧。在此集中的强力壓迫下的固定狀態，民主主義逐漸次萌芽。我以爲國際關係的變化，亦必如是。大一統的國家或聯邦國家的專制，固不是一樁好事，而爲殘虐慘酷如暴君者的壓抑。但却不是無補於事的。在當時二三世紀間，固然無所謂自由，可是也因此也沒有殺戮與毀壞，使國際的民主主義得以進化上去。這便是我惟一的希望。』

戰後捷羅巨三國地制改良之比較

俞頌華

一 引言

那米爾(L. B. Namier)氏說：『一七八九年法蘭西大革命的要素是農民，而當時地制的改革便是他悠久的成績。一八四八年的革命在法蘭西所以失敗，就因缺少了一個地制改革的方案；而在德奧所以勝利，就因他們的革命是農民的。至若最近俄羅斯一九一七年的大革命，背後的勢力也是農民的勢力。農民的革命一朝占勝之後，農民便去破壞與他們宗旨不相合的別種勢力。一九一八年德國革命的主要策源地是在農村，因此他們革命後的勝利如何，還是未定，而破壞後社會的建設，猶是空虛。』

上面是一段很有歷史眼光的話，對於大戰後歐洲大陸上空前的大革命也觀察得很透澈。農民的革命所以往往起於戰爭之後，究其原由，最大而最容易看出的却有二個：即(一)戰爭直接間接的破壞了各方面組織的若干部分，使社會退步到比較的原始的狀態，於是從來比較上自給自足自食其力的農民階級便占重要的地位，能夠發抒他左右政治的潛勢力；(二)當戰爭延長了許久的時候，社會的樞紐便逐漸鬆弛，革命的勃發，最容易起來，等到革命一旦勃發，自然從來潛勢力最大的一部分或一階級人最能左右當時的局面了。因這兩個緣故，今次大

戰之後，歐洲大陸上農民在政治經濟上的勢力較前擴大，而地制改良也成了一個急迫的要求。

我們如果用公平的眼光來觀察，則對於農民的革命，可以說他有好處也有壞處。好處在那裏呢？(一)社會主義者或共產主義者之產業社會化的革命，必須一般人組織力雄厚，一面能夠破壞舊制度，一面能夠創造新的較高的組織，確立切實可行的新制度，才能達到促進公共福利的目的。否則，便如治絲而棼，非徒無益，反而有害。產業社會化的革命如此，解決政治問題的政治革命亦未嘗不如此。獨有發乎農民單純的土地欲的農民革命則可以不根本搖動現行制度，單單解決了土地分配問題，便可告一段落。較之其他的政治革命經濟革命困難少些。(二)農民的革命可以促成經濟革命政治革命。卽如我國辛亥革命的時候，臨時政府嘗布告蠲免革命那年的地租，喚起農民的革命心理，於促成革命事業頗有裨益。又如俄羅斯共產黨的革命，勞農政府的成立也先得農民革命的心理，才大功告成，這不都是眼前的實例麼？(三)工人的革命偶一失策便易消滅自己工業上的生產力，自己工業上的生產力若消滅，最容易起販路喪失，失業者增加的危險。反之，農民革命因爲只要推翻了大地主，滿足了農民的土地欲，便可相安無事。固然農業上的生產力與國家對於農業上的收入未必因而增加；但從大體上說來，農業上的生產力却未必因而減縮，而關於土地上所起的社會問題却可因而解決其一大部分了。

農民革命的好處已經說過了。他的壞處在那裏呢？工人的運動是向前的，進取的；而農民的運動往往是向後的保守的。俄國共產主義的試驗，所以有種種困難，原因固然不止一端，然而農民的反抗也是其發生困難的一個原因。俄國以前有糧食軍的組織，用軍隊的力量強制農民提供其生產品於國家，實在是當時一種極不得已極無聊的辦法。俄大著作家高爾基 (Maxim Gorki) 氏前年赴英養病之時，對其祖國發表意見，嘗歎息痛恨農民的反動爲一切新試驗的障礙。可見農民的保守確是進步的一個阻力。又如德國一九一八年的革命，也得到農民的助力；但是農民在革命後反動的勢力也甚大。而農民與工人的不一致不合作，便是其內政上屢有波折的一因。所以那米爾氏所說德國革命的勝利如何還是未定，而破壞後社會的建設

猶是空虛，却是實在情形。豈但俄德兩國的情形如此，卽中歐各國如奧匈，波蘭，保加利亞，捷，巨，的情形，其實也是大同小異。農民反動的勢力着實可怕！所以解決農民問題的地制改良確是大戰後，歐洲大陸上一個重要的問題。但是地制的改良，無論其爲俄國式或非俄國式，我們苟用批判的眼光看來，可以說優點固然很多，缺點也在所不免。關於非俄國式的地制改良的優點與弱點，俟於後面再述。現在不過關於農民革命問題先記一個大概，當作這篇的引言罷了。

二　捷國地制改良的要點

自從大戰勃發，以至今日，已經十易寒暑了。東方雜誌於這個時候有歐戰紀念號的發刊。我因地制改良是歐洲戰後一個重要的問題，我們農業國國民雖然不能反對工業的促進，而對於地制改良却有注意的必要。況且捷克斯洛伐克 (Czecho-slovakia)，巨哥斯拉夫 (Jugoslavia) 都是戰後的新國家。羅馬尼亞(Rumania)以農產品豐富著名。他們的地制改良，不但是大戰後很可注意很可紀念的事，幷且頗有足供我們參考之處。故我就略述這三國地制改良，以充本號的篇幅了。

先說捷克斯洛伐克的地制改良。但關於他的地制改良，現在只述以下三要項：

一，立法機關議決的要點　照一九二〇年立法機關通過的法案以及後來稍加修正的要點說來，有注意的價值者爲下列數端。(甲)每個人私有的土地限於一百五十乃至二百五十『海克他』每『海克他』(Hektar)等於二·四七英畝。每英畝(Acre)約計我國六畝 夫婦二人，除非離婚，當作一人看待。換言之，卽夫婦二人私有的土地不得超過一百五十至二百五十『海克他』。超此限度以上的私有土地悉歸國有。(乙)國有的土地非得中央同意不得分配。國家對於已經分配的土地有監督其經濟的經營之權。國家有權將土地分配，而土地的分配亦以每人百五十乃至二百五十『海克他』爲限。但爲促進農業的工業起見得設例外，分配於一個人土地的限度得增高至五百『海克他』。(丙)國家不需保留的土地，或不在施用的土地得分配於小農手工業者，農業與森林機關的辦事職員，軍人，陣亡將卒的後裔，戰時受傷的軍人，因戰爭受傷而殞命軍人的後裔，農村合作社，公共集社，司法界人員，學術幾

關以及慈善機關。(丁)國家對於徵收個人超過法定限度的土地取有償主義。國家對於被徵收者所償之地價以一九一三至一九一五間平均的地價為標準。原地主曾在土地上所有之裝修及已加尚未施用過的人工、肥料，則一律照原價償還。倘國家一時不能以現金全部償還，則以由國家擔保的債券，附以百分之半至百分之四利息償之。(戊)土地的分配亦取有償主義。欲得土地分配者，須繳相當的地價。國家對其所繳的地價，按價增加百分之十五，以充關於土地改良的行政費。同時復設信用機關，貸金於欲得土地分配而一時不能即以現金償還地價者。

二，執行地制改良的機關　為推行地制改良，特設一中央土地局主持一切。此局隸屬於國務院會議之下，而受國會中所推選的行政委員監督。中央土地局在各地方分設地方分局，以利政務的進行。土地局成立後有足特別記述者二事：第一，解決長期的租地問題。捷國大地主與教會所有長期出租的土地很多。土地局為要解決這個問題，實按法律手續發布告，許凡自從一九〇一年十月一日起一直到公布日，租戶如不斷的在租地上經營，則得將租地收歸己有，但有下列的條件，即：(子)租戶自己與其家族住在該地，且自己繼續該地，(丑)所租的土地不過八『海克他』，(寅)照一九一三年的平均地價繳價。第二，土地的定期分配。土地局為維持公道，免除將來重新分配的困難起見，故其將土地分配於小農，限定期間。限定的期間以六年為最高限度。除此以外，為家宅不足所起的住居問題，也由土地局擔當解決的任務。土地局將徵收的土地，斟酌各處的情形，添建新屋，擴充田舍。這於居住問題所裨很多。

三，關於地制改良財政上的基礎　土地局的經費，出自承受土地分配者所繳地價，按價增加百分之十五之收入充之，已如前述。但土地局初開辦的時候，費用較大，故自一九二二年起，於承受土地分配者應繳之地價上增加百分之二十。自一九二三年正月起則仍照法案按價增加百分之十五，因從那時起，土地局極力撙節，按價增加百分之十五當可稍有贏餘，移作他用。此外又發行三種公債如下：(甲)地價補償債券。國家發行這項債券的目的是在償還被徵收者的地價與其在土地上所有的裝修肥料等。債券額為捷國國幣五千萬克郎；以後將增加到一萬五千萬克郎。這項債券是把土地局在已徵收而未分配的土

地上所生的收益，作為抵當，而須於十年之內返還。(乙)內國移民公債。這項公債由國家分四年發行，每年發行的債券額為捷國國幣五百萬克郎。發行的目的是在(一)供給欲經營土地而不能即繳地價者資金上的融通，(二)救濟從來在大地主土地上一部分服務的人員因土地徵收，以致失業者。因此這項債券的抵當也以兩方面的收益充之。國家對於大地主，徵收他的土地，雖亦取有償主義，但按其被徵收土地的大小，得按規定平均的地價，再酌減自百分之一至四十補償他這項債券的抵當，一方面即以因酌減而收獲的利益充之。又國家對於承受土地分配者應繳之地價增加百分之十五，以充土地局經費。但土地局開辦了一年之後，事實上只須增加百分之十二已足。所以這項債券只一方面的抵當，即把這一注贏餘充之。(丙)社會救濟公債。這項公債券也由國家發行，計共捷國國幣五百萬克郎，而只發一次。發行的目的，專在救濟從來在大地主地產上服務的人員，因土地被國家徵收之後發生了失業，養老年金等問題，以致陷於困厄的境遇者。這項公債是以於應該徵收而尚未徵收的大地主的地產，國家每年應得的收益返還之。

以上所述，僅僅是幾個簡略的要點，至於各方面的實際問題，則尚未說到。然而我們單從以上所說的要點看來，捷國的地制改良，很有規畫，而其財政上的基礎也不壞，卻已可見一斑了。現在先請略述羅巨兩國的大體情形，然後加以比較和批判。

三　羅巨兩國地制改良的大體情形

羅馬尼亞是一個有歷史的國家。他們農民的解放，在一八六一年早就實行。農民自從解放之後，政府雖迭次頒布法律，保障他們的地位，然土地分配，仍多缺陷，全國一半的土地，操在數千地主的掌握。因此，農民與地主間的關係，仍然很為緊張。到了一九〇七年，卒不免有一度農民的騷動，而地制也因而有一度較前激進的改革。

一九〇七年的改革雖然比較激進，然而尚未辦到把大地主的土地收歸國有。在法律明文上解決大地主的土地收歸國有的問題，是在一九一七年。當時國王很盡力的調和各黨的政見，後來開了一個憲法會議，把舊憲修正，增加國家為公共福利

起見有權徵收土地給還地主相當的補償一項規定。由是土地問題得到了一個較前更激烈的改革。但是這種改革一直到了一九一八年底才見諸實行，因在前羅受大戰的痛苦，占領各地的軍隊尚未撤退，羅民所居的各地尙未統一，沒有像今日安定的情狀，雖欲施這種改革，而無從實施。

自從實行地制改革後，在羅卽有以下四項法律公布：(一)一九二〇年議會通過的白沙拉皮亞土地改良法 (The Act for Agrarian Reform in Bessarabia)，(二)議會於同年通過的羅馬尼亞舊王國土地改良法(The Act for Agrarian Reform in the Old Kingdom of Rumania)，(三)一九二一年議會通過的檄俗雪爾佛尼土地改良法 (The Act for Agrarian Reform in Transylvania)，(四)議會於同年通過的蒲考佛那土地改良法(The Act for Agrarian Reform in Bukovina)羅馬尼亞的所以有這許多法律，因各省各有他立法的制度，各有他特別的經濟狀況，不很統一。這是他特有的情形。

就一九二〇年議會通過的羅馬尼亞舊王國土地法的要點說來，則有以下數端：(一)凡外國人在本國所有的土地，本國人久客外邦，而在國內所有的土地，以及本國人在本國所有出租過十年的土地，均在收歸國有之列。在本國公司所有的土地亦然。(二)個人耕種或經營的土地，得按地主經營土地的方法，當地人口的密度，以及地主個人所有地產的多寡為標準，把他一部分的土地收歸國有。(三)私有的土地在一百『海克他』以內者，得免收歸國有。在最優惠的條件之下，私有的土地雖得超過一百『海克他』，但也須以五百『海克他』為限。(四)國家徵收土地，取有償主義。國家償還被徵收者的地價，以公道為原則，但不能超過一九一七到一九二二年間每年地租的四十倍。(五)當土地分配於農民，倚重社會的原則，而不倚重經濟的原則。易詞言之，當土地分配於農民，國家以解救社會痛苦為大目的，而並不十分注重於增加國家財政上的收入。(六)國家徵收土地，償還地主相當的地價；國家分配土地於農民，亦向農民取相當的地價。但因國家以解救社會痛苦為大目的，故對於承受土地分配的農民應繳的地價，使他自己設法一半，再由國家負責幫助他，使他能夠償還又一半。同時國家還消極的限制他把土地

轉賣或抵押，積極的監督指導他善於利用土地，

以上數端都是羅國全國地制改良共通的原則。然而羅國有幾省有特別的情形，不很統一，他們的地制改良法，有寬有嚴，不很一致。舉例言之，如在白沙拉皮亞省（Bessarabia），因地制改革適當農民革命之後，故其土地法的規定較爲嚴些，限定私有土地，只准在一百『海克他』以內，不得超過。但田園，葡萄園都得免充公。森林則一概歸諸公有。又如在𡾋崙雩爾佛尼省（Transylvania）地制改革的範圍較廣。改革的目的並不單單在以土地給農民，并且涉及人民的居住問題，要設法使工人與官吏也得有鄉村中的小田園與房屋。在該省所有公司的地產，以及個人在大戰時得到的地產都須歸公。各人私有土地的限度，按照地方人口的密度，得有二百到三百『瑙』（每一『瑙』（Jug）等於百分之五十七『海克他』）的伸縮。土地分配時，對於社會疾苦的解救以及財政的基礎，雙方兼顧。

關於地制改良的行政事宜，由特設的一個委員會處理。這委員會是由司法官管理。關於地制改良的規畫與款項出入則委於一個中央機關。這個中央機關就是合作與地制改良之中央銀行（Central Bank of Co operation and Agrarian Reform）。而這個銀行是由擴充原來的中央農業合作銀行而成立的。

羅馬尼亞地制改良的大體情形如此，現在再說巨哥斯拉夫的地制改良。

巨哥斯拉夫是大戰後聯合了塞爾維亞（Serbs），克羅西（Croats），斯洛夫（Slovens）三個民族組成的新國家。這三個民族雖各有固有的地制與政治上不同的歷史，但他們聯合之後，內閣中即特設農政改良部，着手比較激進的地制改革。因當初立法機關沒有成立，故關於地制改革的方針，但經內閣會議議決，未經國會通過，即行公布施行。按一九一九年四月十日公布的政令，每人私有的土地只准在五十到五百『海克他』之間。逾此限度的私有土地，歸國家租與貧苦的農夫。對於地主只補償他爲改良土地與土地上建築物所化的費用。政府公布這項命令後，即於各地方組織委員會執行。同時設立統計局，淸查地主的地產，調查農民中需要土地者的人數。

然大地主對於政府這種設施，一面抗議，一面將其地產局

部的出賣。其中還有人因爲他的田將被政府强制租與農民，竟將田上栽植的東西付之一炬。大地主的反對固然是當局者所預先料到的，然而大地主將其地產局部變賣，却是出於當局者意料之外，故於一九一九年七月二十一日政府特頒禁令，禁止地主將其地產變賣。翌年二月十二日政府發布命令使租地的貧苦農民得到恆久的田舍。

政府所行以出租的形式，分配土地於農民臨時的辦法，最初很壞。後來改而又改，結果也不好。不得已將各地的農政委員會重新改組，將以前所行的方法，稍加變更。因後來又發見租地於農民的期限定得太促，於獎勵農民生產力的增加，很有妨礙，故於一九二〇年八月又發布命令，聲明租地期限，姑定四年，容後確定。同時授農政委員會一種特權，對於地主因辦工業而需要較多的土地時，得斟酌情形，准其私有的土地超過規定的限度。以上所述，都是於議會未成立時臨時的辦法。他們政府對於地制改良，不但抱了決心，頗有試驗的精神，辦法不好，雖十易之亦不怕其煩。一直試行了二年之後，才漸有頭緒，而辦法也漸有統系。

四 結論

土地問題是個古來極大的問題。照以上所述三國大戰後地制改革的趨勢說來，固然不妨說今日的地制，比較在前進步了。然而他們今日的新地制，優點雖然不少，弱點恐亦在所不免罷！論其優點與弱點，我們可分開以下兩方面說：一方面是三國地制改良上各自特有的優點與弱點，這是應該分別說明的；他方面是三國地制改良上共通的優點與弱點，這是對於共通的要點的觀察，故不妨作一概括的討究。

(甲)三國地制改良上特有的優點與弱點

就捷國的地制改良而論，他們改良的設施很有條理，很有統一的精神，并且還於財政上有確實的基礎。足見他們當局者確有眼光，而理財的手段也很高明。這是他們特有的優點。地制改良政策的執行，全委土地局辦理，故辦理方面不免帶些官僚的(bureaucratic)氣味。本來只要行政者公平正直，有無官僚氣，沒有什麼大關係。可是捷國人種複雜，行政機關中的人員，對於本國籍的異族人，往往苛待，把他們的土地先行充公，而對於

自己本族的人則不免偏私。記者留歐時常常聽人講，幷且見報上論，捷國因人種複雜的緣故，政治上很有許多不平等的現象，關於土地分配的不公猶其餘事。照此看來，這可算是他們特有的弱點了。

羅馬尼亞的地制改良與捷國相較，相同的點很多，所最不同者卽羅的地制改良缺乏統一的精神而已。原來地制改良的優劣，未必定在統一精神的有無，這點似可弗必深論。今以適用於羅國範圍最寬的羅馬尼亞舊王國土地法而論，（所謂羅馬尼亞舊王國，乃包括 Moldavio, Wallachia, Altenia, and Dobrudja 四省）所宜研究者，我以爲乃在其以解決社會疾苦爲大目的，不甚計較財政上的收入，是否毫無流弊一點。地制改良以解救社會疾苦爲大目的固然很合社會的理想。然而欲行解救社會疾苦的政策，必定要有經濟的源泉，能夠源源不絕的供給他，使他在財政上有確實的基礎，才能維持於不敝。如今既以解決社會疾苦爲大目的，却同時又不甚計較他財政上的收入。這樣辦法是否合乎財政學的原則，是否沒有弱點，似乎不無疑義。由此觀之，羅國轍輪雪爾佛尼省的土地分配，於社會疾苦的解救及財政上的收入雙方兼顧，似乎比較的健全一些。

至於巨哥斯拉夫最初實行的地制改革，頗有俄國式的精神。蓋因俄國式與非俄國式的地制改革最大的區別，是在前者充公私有土地，對於地主取無償主義；而後者則取有償主義。巨國充公地主的私有土地，對他僅償土地上的建築與改良費，與捷羅兩國不同。這不同的一點，就是接近俄國式的與否的一個區別。巨國雖吸收了俄國的精神，可是就事實看來，結果未必十分良好。關於地制改良的法令雖多，可是改而又改，頗有朝令暮更的樣子。不得謂非他特有的弱點。但觀過知仁，也可以說他政府遵循試誤的法則，勇於改革，富於嘗試的精神，是其特有的優點。

(乙)三國地制改良上共通的優點與弱點

上述三國地制改良上有共通的一點，足資我們研究者，卽是充公了大地主的地產，把他從來整塊兒大的地產，割成無數小塊，以滿足一般有土地慾的農民。單從這共通的一點看來，我們可以發見他的兩大優點：（一）大地主憑藉了他的地產，他自己與他的子孫，都可不勞而得土地上的收益，不勞働而能吃着

不盡，實在是反乎經濟公道的原則。如今限定他只准有若干土地，此外一律須歸公有重新分配，以矯正經濟上分配不公的弊。這是一大優點。(二)對經營土地而有土地慾的農民，如果國家不將相當的土地分配與他們使他們生計安全而能於農業上自動的奮發，不但不合乎人道主義，而且必致醞釀複雜的社會問題。如今將大地主的地產按照法律或明令的規定，分配於有土地慾的農民，可謂很合社會政策的原則。這也是一大優點。

然而他們實行了他們的地主改良，已經發見了幾個弱點，我們也不必為他們諱飾。就他們已經發見的弱點而言，最顯著的有三個：(一)大地產逐漸淘汰消滅，則將來人口增加之後，將無餘地可以分配了，(二)將整塊的土地分為許多小塊，分配於農民，則適用於大規模經營農業的各種機械與設施，將無所用之。結果與農業生產力的增加發生不良的影響了。(三)農民得到了分配的土地，便栽種於他們自己方便而有利的農產，不復很顧到供給別處或別國的需要。他們沒有遠大的眼光，看到自己必須以農產品向別處或別國交換必需品。結果農產品的供給與輸出便減少了。

以上幾個弱點，固然很難救濟，然非絕對無法可以補救。譬如於農業上倘能獎勵集約的耕作(Intensified Agriculture)，則農業上將自然而然的需要勞動的增加，需要吸收人工。而上述第一個弱點，或者就可以補救一些了。又如獎勵農業上各方面的合作，培養農民間共同生產消費的良好習慣，並於農產物的販賣上資本通融上，增進他們互助精神，同時發達交通事業，促進國內與國際間經濟上有機的關係，或者就是救濟上述第一第二兩個弱點的方法，即使不能完全救濟，至少也可減少從那兩個弱點發生的弊病。他如用法律的力量限制農民將土地再行自由割裂分配，或將土地轉賣轉租與抵押，以及由國家或各地方積極監督，務使農民對於土地的施用切實盡量改良，也是我們所不能不注意的救濟其他弱點的要着。

最後我們似乎應得注意到制度改良與政策實施所需的幾個重要的前提。幾個重要的前提即是：(一)富於學問經驗公而忘私的立法者；(二)富有效率的行政機關；(三)富有道德，公平正直而有才幹的行政人員。設這幾個條件不具，則雖效法良法美制，恐不但難於收效，而且就法作弊者將利用新制新法，為

假公濟私之具，結果害多於利。所以在無治的或混亂狀態的國家，若他的政治不能上軌道，不能根本刷新，而談什麼政策制度的革新，都是空話。我作這篇短文的目的，本在間接提起國人對於本國地制改良的注意。但我言念及此，我覺得很懷疑，這篇短文，於本國地制改良的參考方面，究能有什麼涓滴的供獻？

此外我還有許多疑問，時常縈擾我的思想。我知道歐洲戰後，舊有許多組織與制度的樞紐逐漸解弛，農民的地位便因而增高。他們在經濟上政治上的勢力也較前擴張。但我不解中國連年苦於國內戰爭，許多舊有制度組織的樞紐也在那里解弛，為什麼農民的地位仍依然如故？為什麼他們政治上經濟上的勢力一些也不擴張？是不是因為歐洲各國經過了產業革命，第三階級革命，農民對於地主及工人常發生衝突，不斷的奮鬬，所以他們的勢力能夠較前擴大？是不是我國因未經產業革命和第三階級眞正的革命，所以農民沒有戰鬬力？是不是歐洲多數的農民因比較上稍有組織力，稍有智識，感情也稍豐富，故能起革新運動；而我國多數的農民因缺乏組織力，無知無識，感情也比較淡薄，坐是不能起什麼改革運動？是不是因歐洲大地主壓迫農民很甚，而吾國的地主對於農民壓迫輕些，故他們的農民富於反抗舊制的精神，而我們的農民很缺乏這種精神？是不是因為西洋動的積極的社會哲學較盛，而東方靜的消極的社會哲理深入人心，故在歐洲第三第四階級的運動接踵而來，而我國大多數的農民以及第三階級中人都在沉眠的狀態？淺學如我，如何能貿然解答這些問題。但我深信從東西洋歷史比較的研究，必能尋出若干原則，以為解答這些問題的指南。這些問題，本來不在本題範圍以內，可以不提。偶因感想所及，附記於此。希望或能拋磚引玉，引起海內對於東西農民問題有研究者，以宏論見餉大家。果能如我所望，則東方雖多費了一些篇幅，也值得了。

本篇重要參考資料

一，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國土地局長費斯考夫斯基博士關於捷國地制改良問題之報告（原文在德國改造雜誌）

二，羅馬尼亞農學教授 G. Jonuscu Sisesti 氏的羅馬尼亞地制改良論巨哥斯拉夫農民合作聯合會秘書 Sjudevit Prohaska 博士的巨哥斯拉夫地制改良論（見英國孟堂斯透報特刊之歐洲改造增刊）

歐戰後之人口問題

劉秉麟

甲部 人口問題之面面觀

一 從歷史學一方面觀察人口問題

從最近的兩世紀而言，歐洲的人口似乎一天比一天稠密。若講到上古時代的人口問題，雖然近世有許多歷史學者，用歸納法去推測他，但是我們今日所能夠知道的，實在少得很。不過有一點，從上古文明之發達與衰落一面可以看得出來的，就是：上古時代的人口，似乎處處均覺得稀疏，而且減少的形勢，常常比增加的形勢覺得容易。因之人口不振，可以名之曰上古文明之根本缺憾。這個『人口不振』的名詞（ολιγανθρωπια），可從古書中尋出來，幫助我們做一個證據。

講到中古時代，有許多間接得來的材料，可以證明中古時的人口，比上古時來得蕃，其原因或者應當歸功於宗教，因為家庭中心之組織，婚姻聖禮之嚴重，祕殺嬰兒之治重罪，娼妓之嚴禁等，皆間接可以鼓勵人口之蕃殖。但是中古時代種種現象，與人口蕃殖相反的，也不可不知道，例如奉教男女之終身不嫁娶，政治上之無政府狀態，社會上之一般貧苦，適可以阻止人口之蕃殖。而且各處驚人之瘟疫，常常使一世紀中所增加之小數，一掃而盡。

但是這種增多的趨勢，從中古時代直到今日，無論如何，可以覺得出。自法國革命以後，此種趨勢，更占優勝，十九世紀為尤甚。在歐洲一方面，更有確實的證據從統計上尋來。

現在有一個問題就是：為什麼這種增加的趨勢，一天甚一天？我們第一步，應當找着這種現象的根源。以我們的推測，這十

八世紀和十九世紀以來之大革命實把歐洲文明的眞面目換了一換。換而言之就是把現在之量的 (quantity) 或數的文明，去替代從前之質的 (quality) 文明。在從前之質的文明時代，他們的軍隊規模比較小，而且每一個兵士，必使他盡其能力之所及，學到一種以上的技術。他們的官僚也比較的少，並且時時希望節省國家的支出，而且以節儉爲治國之天經地義。他們用種種方法，以牽制各階級中之野心家，使無出頭之機會。他們的生活極其單簡，他們也沒有工作過多 (overwork) 之事。他們之所生產者極少，同時他們之所消費者亦極少。但是這少數中，也有幾部份能表現他們的精萃。

因爲這種原因，他們對於人口之蕃殖，自然視爲不甚重要。不僅不希望人口加多，而且以爲人口加多之後，勢必擾亂他們秩序上的均勢。因爲質的文明所需要的，就是人口的固定，或與固定相近的現象下。亞里士多德即相信這一點，并主張這一點者。他曾經說過：除非限制人口之辦法，可以成功，則淸明之共和政治，必不可能。(註一)

但在十九世紀時代，一部份由於人口增多之原故，歐洲之文明，其性質實已根本改變，所謂量的文明，是人民亦從此不復專盡其力於小工店內，以求一物之精美，大概均售其力於一大工廠中，視一物之製造，與彼若無關者，而物之質，遂爲物之量所犧牲。消費之額，亦與生產之額，同時加增，因爲生產日多，而不能盡數享用之，在理論上，將成荒謬。在質的文明時代，以樸實簡單爲道德，在量的文明時代，則所謂道德者，以抬高生活，增加需要品，添製奢侈品，甚至多耗費一點，多享受一點，也視爲正當。人民之程度，純視其生活爲標準，今日之所盛誇爲文明國者，多以其物品消耗之額，與其一國電話之一響一掛的總數爲標準。

漸漸量的文明，各處戰勝，在一國之內如此，在戰爭時亦如此，甚至在各種遊玩上亦如此。一般的選舉制，就是承認量爲最高之權，并以此爲權勢之源，爲權勢之本。十八世紀之精小軍制，一變而成十九世紀之軍國制，日日以增加軍備爲事。一國之支出，無論何國，年年增多。人人皆想做學生，以求淵博，甚至無相當準備者，亦試爲之。文化殆成普遍，非復少數人所能獨占。在每一新時代或每一大運動出現時，必有許多之新鮮首領，以相號召。

此所謂近世之文明，同時與其前一世紀之文明相較，自然

需要許多之人數。而且工業增加，商業增加，儲蓄增加，國家收入及支出增加，軍隊增加，官吏警察增加，各種其他位置之增加。結果弄得人口增加，成為一必要之條件。凡一種文明，以無限制的增加各物之量為目的者。其第一步必從人口之廱積起始。

明此而後可以知道今日為什麼以人口廱積為進步的指數，為文明的標準。假使亞里七多德復生，看見這十九世紀的情形，那今日所說的話，正與他恰恰相反，就是：一國想要發展者，人口之增加，實為最要之條件。而同時人煙絕跡，或人口稀少之地方，自己也覺得相形見絀，自認退步，不敢與那一般深自誇大者相競。廱積與蕃生，在十九世紀時，幾成一萬應之靈丹，發展之妙藥。倘使其國之人口無法以增加者，在當時均視為不救之死症。

一時代之所視為標準者，真能行之萬世而皆準乎？此種狀態，實一幻象，且人數之加增，乃歷史上之一種過渡的現象，并非吾人今日所認為進步上之一必要條件，亦非生命上之一種定律。信如此說，設若人口長此加增，一世紀之後，又繼之以一世紀，則所謂量之進步者，將有登高絕頂之一日，其為幸福，自不待言。設不幸而有其他之原故，不僅不增加而反減少時，則所謂今日之文明者，其將隨之而退化乎？以吾人所知，或不至此，在小社會中，亦未始不有營大事業者。不僅吾人知之，即我們前一代之人，親見十九世紀文明之發展為之眩惑者，亦何嘗不知道做種種大事業的辦法，不必一定把人口堆積起來，和兔子一樣。

因此人口問題，或者可以用歷史家眼光，來說明一下，或者可以對於歐洲今日之現狀，放一綫光明。質而言之，就是對於下面兩個問題，試作一答案。一，歐洲人口之應減少是否可能？二，設若可能，是否為吾人所希望？

第一問題，從俄國方面來證明，實可能之事。若是歐洲其他各處，長此無秩序之事，與毀滅資本之事，繼續連演下去，則俄國之狀況，亦未始不可再現之於其他各國。至如希望與否，純看我們對於這種減少後所想望之最後的影響和意旨。據意大利史學家福內魯（Ferrero）之眼光看來，凡人希望恢復一有秩序之原狀，及維持今日之知識界現象者，一定希望人口減少。

歐洲今日之情形，從近因看來，純為此空前大戰之影響。但不能專諉諸戰爭，有種種罪惡，戰爭停後，仍在進行者。其根本之原因，實隱伏於專努力於近世文明，以堆積世界之財富為事。一

般人既專用其腦力以堆積財富，如發狂然同時對於其他之訓練，如知識上，道德上信仰上美術上，均不免見弱。且為專圖堆積財富起見於是不能不使大多數人，堆積於一處。此種堆積，可名之曰怨積，人類應有之自由早已犧牲殆盡。

由此我們可以知道為什麼在十九世紀時，歐洲財富增加如此之速而政治上道德上文藝上種種不平不安寧之現象，亦同時增加。此種關鍵，現在可以明白了。若是人口增加，依然如此望前進去同時政治上道德上種種無秩序狀態之增加，亦如此望前進去結果必又達到一點上：即互相爭殺，耗滅其所堆積之財富使人口之增加，根本上受一打擊而自然停頓。

據歷史上長時間所得來之經驗，昭示吾人者，即有秩序與無秩序兩種狀態，幷不是一個彼此相應，不能分開的原子。誠如一般人所見在一個時期內，有時有幾點極有秩序，而同時有幾點極無秩序。在中古時，政治上陷於無政府狀態之下，而同時知識界方面頗有極大之貢獻。即以近世而言，政治上雖表面極有秩序，而無政府之行為，在暗中活動者，仍到處搗亂不止。此種幷行之現象，容或為事實上所不免，但無秩序之行為，如繼續增加不已，勢必影響及於全體，而成一般的現象。若是今日這樣的道德上知識上無秩序行為，與那人口增加，財富增加，一同望前進去結果必使政治上陷入無政府狀態，實業上各種組織，均破壞淨盡而後已。

此就歷史一方面，推測人口問題之結論。以外還有一句話，可以羼入，即一百五十年以前；當人口率大增時，當時頗引起許多人的驚慌。驚慌的原因，就是恐怕世界上不能養活這樣多數的口腹。抱此種恐慌的哲學家，就是馬爾薩斯。經過幾十年而後，此種驚慌漸漸消滅，一般人均相信托上帝之福，可以有無窮之來源以供給我們人類，只要我們人類肯努力做去。我們今日所知道者，就是這種信仰上天之觀念，恐須修正一下，如一般人士當年之修正馬爾薩斯學說者而後可。今日大多數人，都承認人口增加太速是極危險，不過今日所見的，與馬爾薩斯稍有分別罷了。換而言之，所謂真正的危險，不是如馬爾薩斯所怕大羣之人，將要困乏，乃是害怕過度的贍與出乎善良意思的標準之外者。

二　從哲學一方面觀察人口問題

自馬爾薩斯而後人口問題在十九世紀時引起哲學上許多之爭執。此種學理上之爭執，或彰明較著的，或隱隱約約的，但是無論如何總不能說這個問題不存在。

此種觀念間相同之爭執，亦見之於歷史上與世界大事上，其不同之點如下：吾人所處之世界是否曾爲一種均勢下之制度所造成，卽尋覓以前所據有之均勢，而亟力謀恢復之。或是一種制度以前曾向均平的一點做去中道自失，仍望於最後一步達到之。簡單言之，人與人類社會之目的，是否爲停歇各種爭鬬，各種不幸，各種痛苦，專爲和平與幸福方面做去。而其他一種觀念，適與此相反者，卽對於用此種機械的名詞，以描摹現今之世界，并懷抱此種幻象中之希望者是否可能。所謂不幸與痛苦，所謂和平與幸福，是否均爲一進步之程序，好如一調一詩之目的，其目的卽在此調與此詩之本身。

此兩種觀念常縈迴於一般人思想上，言語上，而且此兩種觀念，常常得到實質上和感情上之價值。不過我們若是想到他們論理上的價值，我們可以說惟此第二點，可以得到近世哲學上，和修史者之信仰。自十八世紀以來，人人醉心於此完全之均平制度，咸謂和平幸福，萬年可期。此種思想，在今日旣爲幾位哲學家所吐棄，復爲一般人所厭惡，而傾向於一種動的生活，以替代靜的生活之觀念。

此種厭惡心理之表現於外者，不僅單就辯駁之形式上見之，凡對於「完全國」(perfect states) 一成語之諷刺，及進步之幻想，可以領導吾人於天堂上者之譏笑，并努力使全世界人類知識道德均在一水平線上的信仰者之指斥，并設法使人類達到一無苦無難無惡種種妄想者之攻擊，均可作爲此種心理之表現。不寧惟此而已，在哲學上所謂一種固定之眞理，一定而皆準者，(once for all) 與所謂一種定的哲理 (a definitive philosophy) 者，均有推翻之勢，而且此種定的哲理，不僅其本身之理容或有不妥，而且足以阻止新思想之發展與智力之融腐。眞理者，永不定者也。其原因乃由於種種眞理，均爲新的觀察方面新的疑惑與新的問題所構造而得。

但是這種話，必定引起許多人反對，因爲在哲學上，在宗教上，我們沒有方法能使過去之政治上社會上歷史上種種學理，不熒惑於一般人腦筋之內，換言之，就是這種理論，根深蒂固於

一般人頭腦中，我們沒有方法，阻止他們不望後退。譬如前數年時，歐洲一般人的頭腦中，均以爲此次大戰，爲世界最後一次之戰，過此以往，我們就可以得到和平與公理。試問在那個大多數人發瘋的時候，誰能夠出來，阻止他們。他們學者的權力，也不過預先講講，明知道他們總是聽不進耳的。

旁觀的人，可就上述兩種觀念之回想，去觀察那種種的辯論，涉及人口問題者。最要緊者，就是要留心那種駭人聽聞的言論，入人最深，敗壞最兇的思想。這種思想，就是人種蕃殖力，原來是無限的，是今後不應當阻遏的。其來源一面由於一種幻想，希望能逃脫種種之不幸與危險，而不理會那歷史上之所指示，自有人類以來即有者，一面由於見理太薄，把一隅的眼光，去觀察那全世界。想造成這種理想上的國家，根本上與歷史觀不容納者，就是烏托邦派。政治上之烏托邦者，時時想維持人口率在水平線上，并預備採極嚴厲之手段，以實行之。我們可以觀察舊時理想上之固定辦法，謀人口與食物之均平，而除去那過多之人口者。總而言之，其辦法不外數種，財富分配之改良，或經濟上幸福之傳布，精密之核算，蕃殖之自然減少，因知識上及精神上之進步而來者。其結果吾人早已見到。

講到馬克思社會主義派，他們自然較烏托邦派進一層。他們是改變烏托邦的辦法，而採用科學的方法。他們是以十九世紀歷史哲學派的眼光；做根據的。他們的方法，他們的根據，據我個人想起來，是無可非難的，但是一般馬克思派的人，卻忘記了馬克思所最注意的地方，拚命想做一個新社會，忽略人口蕃生之可怕，而自以爲有法可以阻止之。

至於歐洲現在的一般哲學家，對於這個人口問題，其態度又怎樣？他們中凡深於歷史哲學之研究者，對於將來之預測，多半持冷靜的態度。人口問題，他們亦以此種態度出之，而不爲所動。其不能解決者，亦與其他不能解決之空想，集合於一處。但是他們對於此種問題，并非沒有理會，却是亟亟去研究他。蕃生的結果，因此產出許多不幸和痛苦，他們均顧念到。他們知道此世界，是不希望死的，而且希望維持的，希望能戰勝一切的，而且他們也知道人數之增加，於文化上，於人類生活上，也有貢獻的。他們對於馬爾薩斯之定理，仍相信其有一部份存在之價值。但最要的分別，就是他們不是悲觀派學者。他們對於達爾文生存競

爭優勝劣敗之公例，亦向時援引之適用此進化論之原理以推測未來之時代。但是他們也不是樂觀派，和一般研究宗教哲學者所相信就是上帝時時刻刻掛念到這般子女若是糧食不加給時，口腹也不會加添也不和談自然說自然法者一樣，就是人口增多時，自然有一種天然天定之法。質而言之，就是他們超於這一邊的程序之上，或立於這一邊的程序之外，好如一部歷史本身一樣。盡量容之，盡量陳之，一旦排列出來，其弊立見。在哲學名詞上，所謂輪轉到另外一面之認識上，（註二）在論理學上，所謂主體轉移到其他之一類內，（註二）這一種的思想，以意大利最流行，本文即根據於現在意大利哲學家 Croce 之意見。

三 從經濟學一方面觀察人口問題

有一種信仰，曾經占過大勢力，至今日尚有一般人尊崇之，不能指爲舊者，就是人類的物質進化說。在歷史上之大部份中，這種信仰，沒有受過宗教上的鼓勵，也沒有受過經驗上的贊助。一般拜偶象者，嘗說黃金時代早已過去，今日也想望不來。一般崇耶教者，就說天堂即在我們之上頭。若在十八世紀中葉以前，有人盼望物質上之進步，可因緣於分工與人口之蕃殖而來者，一般人必目之爲怪物。

在十八世紀時，物質上之進步，與其勢力之膨脹，實爲有史以來所未曾見過，其中暗昧之理，一般經濟史家，尚不能透澈申、明之。（此指十八世紀初時）哲學家對於此種現狀之信心，又爭先恐後發表出來。勃列斯內（Priestley）即此中最時髦的一個，他曾經說過：『所謂物質，所謂自然法，從此悉可以聽吾人之驅遣。吾人可就此豐富無窮之世界，造出更安逸更舒暢之地位來。我們的生存，我們自己可延長之，而且我們可以弄得天天更快樂。』此十八世紀將完結時哲學家之話，恰與馬爾薩斯之文章相反。馬爾薩斯的文章，也是受當時環境的印象，并種種進步事業，因拿破崙之戰而破壞無餘者，實足以助其材料。自十九世紀以來，物質進化的趨勢，更比從前來得猛，其中原因，均爲一般人士所透澈，非復十八世紀初現時可比。馬爾薩斯之學理，遂爲一般人所忘，亦爲一般人所不信，空在經濟學史上留一痕跡而已。昔日之雲霧，大有一掃而清之勢，甚至文學家苟爾斯密之言，亦遭人指摘，即誠實之人結婚成家以自役者，不如單身者或專門口談人口問

題者之比較擔負輕鬆。同時亞丹斯密所謂一國之富強，以一國人口增多爲目標之言大受世人敬仰，而恢復其固有之權勢。但大戰而後，一般輿論又與一七九〇年時之現象，無大差異。

此次大戰之所破壞，實與百年前戰事之所破壞者相彷彿，疑惑之空氣，又佈滿各地，幷引起一部份人士之注意。最有趣味之問題，就是短時間之力謀恢復後，物質進步，是否仍舊可以維持上去，或者十九世紀光明燦爛之一段插話，從此過去，空留人想望而已。

在預備回答這個問題時，最重要之點，不要對於這一次大戰之所直接影響者，吹得太甚。若是暗中之永久的勢力，實在站得住脚，則此次大戰之所影響者，亦不過如當年拿破崙戰爭時之所影響。若是此種暗中的勢力，就在戰前已經有站不住脚的樣子，則此次大戰可名之曰歐洲的進化到退化之一轉鍵。在此種情形下，未來之歷史學者，雖以一九一四年爲兩個時代之劃分期，必將以十九世紀之最後五十年，爲經濟勢力之極高峯時代，若是這暗中的勢力未經看破以前，我們對於悲觀的回答也不能決，因爲有許多的觀察，爲今日經濟學家應留心者。

十九世紀之進步，乃一如火如荼加急之事業（an affair of acceleration）。其最重要者，即靠着永久之向外發展，其組織均以此爲假定，而在鞏固的社會中，決不能採同一之形式。其向外伸展之原素，其中亦有幾點，早已不能如其原來所伸張者，照樣再伸張上去。各種新的天然富源之開發，雖尙未告竭，但已不能如一百年前之所開發者相同。各種大規模經營之事業，與報酬漸增之公例，實際上早已漸減了，因爲在許多事業中，推廣之事，漸無利可圖，如各大城市中之百貨公司是。但是從相反的一方面講來，雖今日蒸氣電氣均已發明，我們還可以說科學上之發明與進步，是無限制的。

在此兩種觀念之下，我們對於將來之預測，不能不謹愼從事，因爲就推廣世界上物質方面的富源而言，今後五十年幾何式之進步，恐不能與過去之五十年，相提幷論。因此經濟上之所討論，應當首先對於此種加急之事業，施之以緩和，幷推定一社會之構造，不能如火如荼，一任從前之故態者。

至如論到人口問題，自應加緊壓住。馬爾薩斯之學說，所謂人口之增加，按照幾何率而進者，其理實無可非難。據其意，就是

說生育率(birth-rate)乃堆積的增加(cumulative)，當人口生育率較死亡率超出的時候，實在之人數，就常常因此大增而特增。這種情形，遲早總有到終點之一日。堆積的社會，雖能維持若干時期，但決不能終久維持下去。在一特定地域內，例如今日之英倫，或今日之歐洲，其伸張之終點，必較以全世界爲標準者來得快。

人類幸福最切近的危險，莫過於以這種現象，和其他一種事實相幷。所以其他一種事實，就是人之生命，與其環境之變遷率相比，似覺較長，或六十年，或七十年不等。新生者非等到若干年而後，在社會上幷不能實行其全能，設若不等之現象，一朝發生，人口之數，實在加多，在此時而欲仍舊恢復從前相等之現象，勢非經過長久之時間不可。同時有一例外，可以不經過長久之時間者，就是極慘極兇的行動。

關於這一點，可舉兩例以證明之。自歐戰停後，維也納以種種關係，登時覺得現存之人口，太多無用，但欲採用一種無害的方法，去減少之，其事極感困難，勢非經過一長久之時間不可。再舉一例，如勃蘭內(Brownlee)所作之英倫威爾斯人口年齡分配表，即表明時間上之遲緩，因人類生命之長而來者。現在六十歲年齡之人，或以上者，類皆一八六〇年時或以前之舊人物，遺留下來者。當那時候人口數目，較現在僅略過半數時，其結果就是說在人口固定之同樣社會中，此一般舊人物之所負擔者，比現在僅及一半之數。以外尚有一例，有同等之重要者，即人之作工年齡，大概由十七歲到六十七歲，因之每年作工的工人增加之數目，當以十七年以前及六十七年以前，其間生育率不同之點爲準。質而言之，此刻人工供給額之每年變態，不以現在之所見所遇者爲準，而以一八五五年克利米戰爭時之所遇者爲準，至一九〇五年以後之事實，似與此完全不相關。因此他們所恃之影響，全與現在之現象不相關，結果不等之現象，鬧得很大的時候，救濟的方法，非有二十年以上的時光，不能發生一點効力。若是想要即刻發生効力，就只有一戰再戰，草菅人命之一法。此種辦法，若行不得，則比較和平一點的辦法，就是漸漸低壓生活程度，如各處報紙所載，各處事實上所見，如歐戰後近日世界經濟舞臺上所演者，其趨勢當然可以減少，不過這種情形，一時覺不出來。

在今日英國維持失業工人之費，早已出乎維持者能力之外。大部份失業之原因由於商務之不振，此一層或可徐圖恢復。但是我們不可和一般政客與做宣傳事業者一樣信口雌黃，我們應當在數目上特別注意。現在英國男子之數，介乎六十歲與二十歲之間者，縱受戰爭之慘劇，實比一九一一年多一百三十萬，此數就超過全體失業者人數之上。若是今後之商務，僅僅能恢復戰前的狀況，就是今日一般人士所最希望者，結果還是不夠，還是不能解決這大大的失業問題。所以想要救濟現在維持將來的辦法，至少商務上要比一九一一年增加百分之十五方可。不寧惟此而已，在未來之數十年中，每年有二十五萬新少年工人加入勞工市場內。其實新進來者，不止二十五萬人，不過除去一部份退出市場之老者，以一部份新者相抵而外，每年要加多二十五萬人。此二十五萬人乃過去之現象，過去之生育率已經產成者，與現在之生育率不相關。假定現在就是沒有加增，只能影響於十數年後，況此假定，也是不能的。若想維持此增加者之生活程度，一如戰前一樣，結果不僅要設法增加消費之市場，而且要加增資本上之準備。因之英國國家資本之加增，同時要與人工之加增速度一樣，而後可。換而言之，就是每年之新儲蓄，要能夠由四萬萬鎊增到五萬萬鎊而後可。就十九世紀以來各種變化之現象而觀儲蓄上之增加，是否有把握，是否有希望，在今日還是一疑問。

此問題之難於解決，不僅見之於英倫，英倫以外之歐洲各國，其現象似更明瞭。前途之進步，為今日所不能預見者，或能出將來於困難之中，此亦未始不可能之事。且天然之力，或能仍舊引到一均平上，使他們處置裕如，此等希望，人人有之，亦不敢斷定其終不可能。但是預料之事，或不及預料時希望之事，或不如所望時，則此問題者，其範圍實廣，其影響實大，欲言解決，談何容易？

況且人口問題，不僅是經濟學者應當研究的一個問題，在最近若干年中，實為所有政治問題中之最大的一個。這個問題，勢必引起人類極深之感情與熱性，一如宗教上最早之戰爭。是其所應有之局面，今日尚未連接起來。但是人類歷史上之大變動，若起始時，近世社會之搖動，若將發時，人類自命為文明者，或能本其良心上之所昭示而自制止之，不復再作回復萬能之願，

以盲從爲指歸也。

乙部 各國人口問題之統計的研究

一 英國人口問題之研究

在歷史上，有許多事實，懂不十分明白，其原因就是因爲一般人，對於絕對的數目上，沒有十分注意，沒有十分詳細的記載。欲考究伊利沙白與西班牙相對時之情形，其困難就在條目上，曾記載兩國間之實力者太少，但在一五八八年時，西班牙之人民，實數近八百萬，英國之人民，大約不過三百萬，欲在知識上多得一綫之光，純靠數目上多一綫之明。到了今日，人丁册之數目上的研究，自然有同等之重要。關於生育之節制，在英倫曾有一次大會，極重大之問題，曾經討論，但極實在之統計上報告至少。因此一切問題之解決，均覺得很容易，幷以爲英倫與威爾士之人口，在農業上，在工業上，均可以平安自己維持下去。

據勃蘭內 (Brownlee) 之意見，則此處所謂可以平安維持下去者，恐不見得十分可靠。在農業上，糧食之供給，決不能敷，而且人口問題，與糧食問題湊到一處時，決不能像個人一樣，到田莊上去作工，以謀己身之解決。今日之農人，均知道機器之用，較牛馬力爲經濟。人造之肥料，有時雖不佳，總可以替代動物之肥料。總之機器愈發明，農事上所需要之人力愈少。森林一項，縱可以需用多數之人，但與全體人口問題相提幷論時，所占之成分極少。就講到精工，比之過去，亦不能望其多方發展。有一鄉村，爲勃氏所親見者，卽六十年以前，有五個鐵店，到而今只有一個。

據一九二一年之人口統計册，英倫與威爾斯居民之總數，爲三七、八八五、二四二，其中男性占一八、〇八二、二二〇，女性占一九、八〇三、〇二二。至於就年齡而再爲分別，則十歲以下者，就最近每年生死表上所記載而考之，比較尙爲容易。至於十歲以上之人，可就一九一〇年至十二年之生命表(By Mr. King)而參考之，因人民康健及身體上情形，十年之內，相差甚微。除戰爭上捐軀及移民外徙外，凡十歲以上之人，苟一國內之衞生狀況，無大變更時，其變動較少。此種方法，幷可推用到一九三一年之統計，而爲之預估。據總駐册局之報告，凡死於戰爭及外徙者，共計一、一九三、七五〇人。同時生命表上之所估計者，約一、一七三、五〇〇人。

解決英國人口過多之辦法，人人注意於移民政策。但是商務局關於移民之報告，終不十分的確。最近十年之內，(自一九一一年至一九二〇年)比之以前，或者比較的確。但是商務局之報告，在最近十年內者，為八八六、〇〇〇人，而人丁册上之統計所表示，為六三四、〇〇〇。此等差別，在人數看起來，有二十餘萬之多，可謂令人詫異。但就商務局之報告，與人丁册上所記者比較，其他不實不符之處，此處尚不算十分大的差別。但是此中有一點應注意者，自一八七一年以來，移民外徙之數，以此十年為最大。

表册上之趣話，還不過在表册之本身，其最有趣者，就在因此而採定之政策。此中之疑問，即在今後是否可以繼續下去，而無一點困難之情形。再從其他一方面觀之，英國農業上之所能供給者，以現在人民之生活程度，以新式之耕種法，以各種形式之天氣而論，至多能供給一千二百萬人至一千五百萬人，若一旦年歲大歉，限制必更緊，或甚至大不幸而有部份之流為餓殍者。以今日情形而論，適當之限制點，早已達到，而最後之限制點，當然不能說。自一方面而言，所謂人口之限制點者，既已到不敢望上再增加之日，而從其他一方面觀之，供給之法，既已如上所述，救濟之法，只有生育之節制，與移民外徙。

距今六七十年以前，移民外徙，早已有之，顧人口之增加，每十年之內，約近三百萬。在此最近過去之十年中，若無戰爭之事，人口之增加，總將近二百五十萬。外徙之人民，在十年內，據人丁册上所記，僅六十三萬。英倫與威爾斯之人，死於大戰者，估計之數目，約與此相仿。設人口之情形，為固定的，則今後之所希望於移民方面，以救此困難者甚大。暫將一九一一年之人口統計，與一九二一年之人口統計，互相比較，以占今後人口問題之重大。七十歲以上之男子，在一九一一年時，為四十四萬三千，(此係約數下同)在一九二一年時，為五十三萬六千。七十歲以上之女子，在一九一一年時，為六十二萬八千，在一九二一年時，為七十四萬六千。增加之成數，男女合計，為百分之二十。介乎二十歲至五十歲內之男子，就一九一一年與一九二一年兩個人口統計表，而加以比較，除去死於戰爭及殘廢者而外，其數目之相差處甚小。因二十歲至五十歲之男子，在一九一一年人口册內，約數為七百六十萬，而一九二一年之所佔定，為八百六十萬，除去死於戰爭者而外，增加者為三十六萬。此三十六萬人之中，有許多殘廢無能

者。設此三十六萬人，皆爲肢體完備有能力之人，則此年齡中之男子，（即二十至五十歲者）增加之成數，爲百分之五。

由此而推想十年後即一九三一年之人口統計，則今日之所能預定者，即此十歲以上之人，在一九二一年時增加之數，爲二百二十萬者，其將來同樣增加之現象，亦可見之於一九三一年。此中最宜先事佈置者，即移民外徙之籌備，務使人口增加之危險，不至於最近數年內即遇之。但關於移民一層，其中困難之點亦不少。各殖民地之情形，以及其他各國之情形，關係於商務上工業上，在本問題以外者，姑不述，即單就容納一層而言，各殖民地是否今後每年能容納此二十萬人。（一九一一年至一九二一年男女總計僅六三、七五〇。）再從由英倫本國移徙出去一面而言，外移之人以二十五歲以下者國家尚容易使之出去，而三十歲左右者，就較爲困難，而據最近統計表上之所指示者，與將來之所預測者而觀，二十五歲以下十五歲以上者增加之率比較最少，而六十歲以上之老者增加之率比較最高，結果就是可以移出者少，不能移出者多。國內之負擔既使老者負之，少年之外徙者日久爲謀其所居地之進步及其子孫之蕃育起見，勢將使大不列顛於無形之中，受重大之損失。此皆移民問題中之待解決者。

移民政策而外，救濟人口過多之法，惟生育節制，但生育節制，儘可高談之，儘可提倡之，至於其成效，從統計方面考究之，有不能如其鼓吹者之大。姑以一八六〇年至一八六二年三年間之結婚數爲準，指數爲一〇〇。在一九一〇年至一二年間，減爲七三。後數年中，又減到六五。但此種標準與趨勢，均爲大戰所擾亂，因結婚一事，在戰爭中竭力禁止，而戰爭後又突然暴增。據一九二一年十月至十二月，一九二二年一月至三月之人口產生表觀之，計四〇七、〇〇〇口。設一年之數，較此增倍，大約與六五之指數相差仍不遠。但欲求此種宣傳之有效，仍恃行政機關之幫助。

二　法國人口問題之研究

研究法國現在人口問題的第一點，就是要知道法國的土地，雖加上阿爾薩斯羅倫三府(Alsace-Lorraine Haut-Rhin, Bas-Rhin and Morselle)而總計起來，人口還比戰前約少五十萬。在一九二一年時，全法人口共計三九、二〇九、〇〇〇，連

各新加入者均在內，在一九一三年時，全法人口共計三九、六七四、○○○。阿爾薩斯羅倫之人口回復法蘭西國籍者，共計一、七○九、○○○。介乎一九一四年與一九二一年間，除阿爾薩斯羅倫三府而外，其他八十七府之人口，實失去兩百萬有餘。戰爭中之人口上損失，有非新加入之土地所能塡補者。至於一九二一年之法國人口，以之與五十年前相比，(即一八七○年人口共計三八、四○○、○○○。)所增加之國民，不到一百萬。

此種現象，宜乎法國人士引為深憂。同時若考察其生育率，其在戰前，生育率已極低，加以戰爭起後，大多數男子之應徵投軍，結果遂使生育率因之更低。以戰爭之故，死亡之率既較前加增，而生育之率又較前銳減，二者相較，遂成死亡多而生育少之惡現象。(此處所謂死亡率軍事除外)在其他交戰各國，生育之率，雖較以前亦減少，但與其國內死亡率(軍事死亡者除外)相較尚高。而其比較偶低之現象，亦不過於戰爭最後一二年內見之。因之對於戰爭中或戰後之軍事上所喪亡者，均能隨後增補之。以比利士而言，其情形與法相彷彿者，其死亡之率，就眞實之報告上所見，亦僅於一九一六年始方超過生育率。在德國，就吾人所知者而言，則死亡率之超過生育率，僅就一九一七年與一九一八年間見之。以不列顛而論，即在普通最不幸之一九一八年，其生育率還是較死亡率略高，至於死亡率超過生育率之現象，始終未嘗一見。在意大利，其死亡率超過生育率之時，僅見之於一九一八年。

以上各國之人口統計，此處不能記其詳，總之除法而外，其他上述各國，一九二○年之人口，在原定之區域以內者，至與一九一四年相等。換言之，就是戰爭中之所喪亡，均已塡補。但法蘭西則不然，縱新土地之加入，其國境比從前為廣，而其人口之數目，比較還是銳減。

此種悽慘之現象，暫就未曾侵害之七十七府而觀，其人口死亡率超過生育率者，有法國統計局所載之完全材料，足以供研究。死亡多生育少之現象，起始於一九一四年，一直繼續下去，到一九一九年，即停戰之年。在一九一八年時，以虎列拉瘟疫之傳播，死亡之率，在最近期中達於極點。姑將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九年死亡數超過新生者之人數列表以明之。

	超過額		超過額
1914	53,327	1917	269,838

1915	267,340	1918	389,575
1916	292,655	1918	217,186

此指上列之七十七府而言。此種慘劇，以全歐論，固不僅法國有之，但生育率之不振，則彰明較著者。歐戰以前，法國有識之士，早已慮及之，今後之如何救濟，亦深足研究。法國方面所最痛心者，在恢復和平之聲中，凋零慘澹之法蘭西，人口之數，減落不堪。現在之趨勢，以竭力鼓勵之故，結婚之數，超越尋常，此一九二〇年至一九二一年來之現象，結果遂使生育之率，亦超過死亡之率，爲法蘭西多年所未曾見。姑將其結婚生育死亡之數，在一九一三年一九二〇年與一九二一年間，分別列出，以便比較研究。

	結婚之數	生育之數	死亡之數
1913	312000	790000	731000
1920	623000	834000	674000
1921	456000	813000	696000

提倡結婚之力，由此表可以看出者，即一九二〇年之結婚數，較一九一三年，將近多一倍。由此種情形而得之結果，即一九二〇年法國人口，實增一十五萬九千，一九二一年，實增一十一萬七千。

一般人士，若以此兩年來之好現象，歸功於阿爾薩斯羅倫三府之併合，此實爲一大誤會。此三府而外，其他原有之八十七府，在一九二〇年時，生育率亦較死亡率超過一十四萬三千，在一九二一年時，超過之數爲十萬。在一九〇四年至一九一三年時，平均每年生育率超過之數，約三萬三千，而一九二〇年之所增加者，僅較平常加三倍。此種現象，惟普法戰爭後見之，即一八七二年，一八七四年，與一八七七年間。但是那時現象，不若今日之顯著，因爲普法之戰，與此次大戰相比，時間較短，死亡較少，不若此次之可怕。

但是此兩年來生育率增加之趨勢，是否可繼續下去，或僅戰後一時之現象，是眞法人之所深憂，而亟資考慮者。研究之法，亦惟有審察此兩年增加之現象，其所倚靠之點在何處。結婚數之增加，是否一種長遠的現象。再就此二年增加之數，與一九〇一年至一九一〇年每年平均之數相比，究竟增加多少。自一九〇一年至一九一〇年間八十七府之內，平均每一萬人，生二百

零五八，而此兩年之中，即一九二〇年與一九二一年九十府之內平均每一萬人，僅二百零七人。土地增加三府之多而新生者僅多二人，爲增爲減，一見可定。故此一九二〇年較一九一三年所增多之四萬四千人與一九二一年較一九一三年所增多之二萬三千人，由此大多數之結婚鼓勵而來者，詳細思之亦一種非常之象，決不能長久如此下去。而一九二一年之所以較少者，即由於一九二〇年結婚者多，至一九二一年時，其數銳減之故。但結婚數雖減，而生育率仍增，亦一好現象。

再就死亡率而加以研究。在戰爭時，與一九一八年大瘟疫時，其死亡之率至可怖，平均每一萬人中，約二百四十。到一九二〇年，其數大減，爲十九世紀以來最少之一年。到一九二一年，大概與平常之率相距甚近，即一萬人中，死者一百七十七。大概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八年之死亡最高率，可以一九二〇年與一九二一年之死亡最低率以抵補之。死亡率之低減，以後苟能從公共衞生方面竭力整頓，自可維持下去，而結果兩相比較，亦即生產率之增。

凡熟習法國人丁情形者，大概皆知道其生育之率，與各地

有特別關係。其生育率最高者，爲不賴等 (Breton) 那門府及西邊各府 (Norman Departments and the West) 與新加入中之二府，最低者爲嘎魯普波內伯尼 (Garonne, Bourbonnais, Burgundy) 等。

據統計局所報告，蹂躪最盛之數府，其戰後之結婚數極多，其戰後之死亡率亦極低。第一個原因乃由於戰爭之故而延遲。第二原因乃由於成年之人多，因壯年之人其死亡之率向低。

戰後結婚數之加增，各國均有相同之象。至生育率與死亡率不同之點，姑就各國現狀比較而考察之。當一九二〇年時，生育率超過死亡率之數，在英國每一萬人中，超過之數計一百三十。在德國每一萬人中，超過之數計一百二十七。在法國每一萬人中，超過之數計四十一。再將一九一一年至一九一三年間之表册而加以比較，計在英國每一萬人中，爲一百零二人，在德國爲一百一十八人，在法國爲一十七人。由此可以證明法國增加率之速。一九二〇年德國人口增加之實數爲六二三、〇〇〇。英倫與威爾斯人口增加之實數爲四九一、〇〇〇。其戰爭中之所喪失者，大概皆可以塡補，而法國則欲恢復其一九一三

年之人數，非再待四年，一如最近兩年之現象不可。據德國之人口增加狀況而觀，則十年之後其人口之數又將恢復其一九一四年之象，包括阿爾薩斯羅倫三州於其內者。

由此種統計上之研究，可以推論到政治上，社會上。此種結論，亦自然應有之結論。一國人口之情形，如今日法蘭西者，目為好戰之國，未免寃枉。因戰事之結果，即使戰勝如此次，其痛苦之情形，其人口喪亡之所損失，幾無法以彌補。為保持其國內之人口起見，其對於和平，不僅認為進步之要素，實法蘭西生存之要素。長此下去，所謂人之不存，國將焉保。今日仇德之念由於恐懼，今日兵額之不敢減，亦由於恐懼。但此種恐懼之失策，惟一般政客拚命主張之。至於法國有識之士，何嘗不知之。此次政變之來，即此種恐懼派人之愚策，不為國人所信，而思有以代之。而代之者亦有一種恐懼，即恐懼長此互相仇殺，人口喪盡，故人口問題之研究，或即法國生存問題之研究，而為法國今後多數有識之士所窮心考慮者。

民國十三年六月二十八

註一 Aristotle: It is impossible for a republic to be well governed unless it succeeds in limiting its population.

註二 Passage to another plane of cognition

註三 Metabasis into another genus

美國影戲明星的薪金

從予

近年以來，影戲事業日趨發達，而以美國為尤甚。每年影片之輸出，值美金八百萬元，幾佔全世界影戲業百分之八十。蓋美人雄於資金，長袖善舞，固其宜也。據美報云，美人去年其金錢之消耗於影戲券資者達五萬萬元；有某影片公司在一年中其建設所費達一萬七千九百萬元，演者多至三十萬人，每年薪金數乃至七千五百萬元之巨。

影戲明星如范朋克，馬麗璧克福，卓別麟等每年所入，俱不下百萬元。此外如諸馬陶梅奇則每星期可得萬元，麗琳甘熙及其餘諸角則每星期可得五千元至二千五百元不等云。

世界大戰的一盤總帳

化魯

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八年間的世界戰爭，可以說是人類歷史上最大的戰爭。計先後參加戰爭的共計三十二國，動員總數合計六千餘萬，戰爭延長日期共計一千五百六十七日。要是把這次戰爭的人力損失及物質損失算一篇細帳，是非常困難。其中人力的損失，還容易得到一個比較準確的統計，至若各國所耗軍費，單把數目字寫出來，已令人驚駭不止。而且因計算上的困難，材料搜集的不易，各國的統計家及經濟學家都無確定的報告。以下所列的統計，係根據今年六月間在德國利俾瑟全世界無國界協會(Sennaciea Asocio Tutmonda)出版的世界年鑑，原文係用國際語Esperanto所列數字比較的最爲準確，足備研究大戰史事的參考。

一 人口損失

大戰中陣亡的人數，據最準確的統計，共有一千三百萬人，佔全世界人口總數的百分之〇・七六，就是全世界人口平均一百三十一人中有一人因歐戰而陣亡。這個數目已可驚人，而且在戰爭中陣亡的大多是在二十歲以上四十歲以下的强健青年，是人類中間最優秀的一部分。就此，戰爭中生命損失的巨大是可以想見了。

但我們要是精密地計算因戰爭而造成的人口損失，實在還不止此數。因爲除了直接的人口損失——陣亡——以外，還有間接的人口損失，數目更非常鉅大。在大戰爭中，交戰國的人口生殖率大爲減少，他方面因爲戰爭中生活困難，疫癘流行，死亡率（專指因疾病死亡者言）卻大見增加。若把這兩項間接的人口損失合計起來，實超於直接損失之上。現在把戰爭中直接的與間接的

人口損失按國別列爲甲表，再把戰爭各國動員數，各國參戰時日，每日死亡人數，列爲乙表：——

甲　戰爭中的人口損失

國別	直接損失數（陣亡人數）	間接損失數 生殖率減少量	間接損失數 死亡率增加量	人口損失數之合計	人口中百分比
俄國	四〇一二〇六四	八三〇〇〇〇〇	三三〇〇〇〇〇	一四五一二〇六四	一〇
法國	一六五四五五〇	一五〇〇〇〇〇	四五〇〇〇〇	三六〇四五五〇	九·五
不列顛	八三九九〇五	八五〇〇〇〇	二〇〇〇〇〇	一八八九九〇五	四
意國	一一八六六六〇	一四〇〇〇〇〇	二五〇〇〇〇	二八三六六六〇	七·八
美國	一〇九七四〇	二五〇〇〇〇	一一〇〇〇〇	四六九七四〇	〇·四
塞爾維亞與門的內哥羅	七五七三四三	三〇〇〇〇〇	五〇〇〇〇〇	一五五七三四三	三
羅馬尼亞	三九七一一七	一五〇〇〇〇	二〇〇〇〇〇	七四七一一七	一〇
比利時	二七三〇〇〇	一八〇〇〇〇	八〇〇〇〇	五三三〇〇〇	七
希臘	三七五〇〇	二五〇〇〇〇（希臘、葡萄牙、日本合計）	一五〇〇〇〇（希臘、葡萄牙、日本合計）	四二三六〇一（希臘、葡萄牙、日本合計）	〇·六（希臘、葡萄牙、日本合計）
葡萄牙	四一〇〇				
日本	三〇一				

協約方面總計	九二七一二八〇	一三二〇〇〇〇〇	四一五〇〇〇〇	二六五七一九八〇	五・七
德國	一九九七三六五	三五〇〇〇〇〇	七〇〇〇〇〇	六一九七三六五	九・五
奧匈國	一一三二五〇〇	三五〇〇〇〇〇	八〇〇〇〇〇	五四三二五〇〇	一〇・六
土耳其	四八八七八九	五〇〇〇〇〇	三〇〇〇〇〇	一二八八七八九	六・五
保加利亞	一〇六六三七	一五〇〇〇〇	五〇〇〇〇	三〇六六三七	六・五
同盟方面總計	三七二五二九一	七六五〇〇〇〇	一八五〇〇〇〇	一三二二五二九一	九・二
參戰各國總計	一二九九六五七一	二〇八五〇〇〇〇	六〇〇〇〇〇〇	三九七九七二七一	六・六

（註）表中人口中損失數的百分比欄各國人口數係依據一九一四年的統計。

乙 戰爭中的動員人數與人力損失

國別	動員人數	損失之百分數 陣亡	損失之百分數 受傷	損失之百分數 俘虜	戰爭經過日數	每日陣亡人數
俄國	一五〇〇〇〇〇〇	二六	三八	一七	一三〇九	三〇六五
法國	九〇〇〇〇〇〇	一八	四九	六	一五六三	一〇五八
不列顛	七四〇〇〇〇〇	一二	二七	二・七	一五六〇	五三八
意國	五〇〇〇〇〇〇	一三	一六	一〇	一二六七	九三七

美國	二〇〇〇〇〇〇	五·四	五	〇·五	三八四	一八八
塞爾維亞與門的內哥羅	八〇〇〇〇〇	九四	一九	二五	一五六七	四八三
羅馬尼亞	六〇〇〇〇〇	六六	二五	三三	八一六	四八七
比利時	五〇〇〇〇〇	五四	三〇	一四	一五六三	一七四
希臘	二〇〇〇〇〇	一八	五	八	—	—
葡萄牙	四〇〇〇〇	一	一七·五	二五	—	—
日本	三〇〇〇〇	一	三·三	—	八二三	—
協約方面總計	四〇六〇〇〇〇〇	三	三四	一〇·五	一五六七	五九一六
德國	一一〇〇〇〇〇〇	一八	四一	九	一五六〇	一三七九
奧匈國	九〇〇〇〇〇〇	三	三三	二〇	一五六五	七二六
土耳其	一六〇〇〇〇〇	三〇	三七	一九	一四六二	三三五
保加利亞	六〇〇〇〇〇	一七	三三	二五	一〇八一	九五
同盟方面總計	二二二〇〇〇〇〇	一七	三三	一五	一五六七	二三七八
參戰各國總計	六二六〇〇〇〇〇	二〇	三三·七	一三	一五六七	八二八七

從此可知大戰中出征的兵士，死傷的實過半數，陣亡的佔五分之一。在戰事進行中，平均每點鐘殺死三百四十五人，每分

鐘殺死五十一人，每秒鐘差不多殺死一人。要是和十九世紀二十世紀著名戰爭相比較，則拿破崙戰爭每日殺人不過二百三十三人，克里米亞戰爭每日殺死一千零七十五人，美國南北戰爭每日殺五百十九人，南非戰爭每日殺十八人，日俄戰爭每日殺二百九十二人，巴爾幹戰爭日殺一千九百四十一人為最多，但還不及這次戰爭每日所殺人數的四分之一。這次大戰的殘暴慘酷，就此可見一般了。

二　戰費

大戰中各國支出的戰事費用很難準確的估計。下表分列婆加德教授 (Pro. Bogart) 與畢雷柏拉提爾 (Prereau-Pradier) 二人的統計。其中尤以畢雷柏拉提爾的統計，較為最新而且準確可靠。他的統計是於一九二四年三月六日在法國國會提出報告，原文曾載本年三月七日的巴黎時報 (Temps) 中。又下表所列數字以美金百萬元為單位，每美金一元約合華銀二元。

各國戰費表

國別	計算時間	婆加德教授的統計	畢雷柏拉提爾的統計
英國	一九一四・八・四至一九一九・三・三一	四四〇二九	四一五〇〇
澳大利亞	同上	一四三三	一四〇〇
印度	同上	六〇一	五七九
加拿大	一九一四・八・四至一九一九・八・三一	一六〇六	一三五〇
新西蘭	一九一四・八・四至一九一九・三・三一	三七九	三六六
南非洲	同上	三〇〇	一五四
其餘英屬地	—	一二五	—
比利時	一九一四・八・二至一九一八・一〇・三一	一一五五	一一三九
法國	一九一四・八・三至一九一九・三・三一	二五八一三	三三六二五
希臘	—	二七〇	—
意國	一九一五・五・二三至一九一九・五・三一	一三三一四	一五六三七
日本	—	四〇	—
羅馬尼亞	一九一六・八・二七至一九一八・一〇・三一	一六〇〇	八六八
俄國	一九一四・八・一至一九一七・二・三一	二三五九七	二五四八二

塞爾維亞	一九一四・七・二八至一九一八・一〇・三一	二三九九	六一七
美國	一九一七・四・五至一九一九・六・三〇	三二六八〇	三二一三八
其餘協約國	—	五〇〇	—
協約方面總計		一四五二三一	一五二八五五
奧匈國	一九一四・七・二八至一九一九・七・三一	二〇二六三	二三九九六
保加利亞	一九一五・一一・四至一九一八・一一・三一	八一五	六九五
德國	一九一四・八・一至一九一九・一〇・三一	四〇一五〇	四六九三〇
土耳其	一九一四・一一・三至一九一八・一一・三一	一四三〇	一七五六
同盟方面總計		六二六五八	七三三七七
參戰各國總計		二〇七八八九	二二六二三二

除了表中所列二家統計之外，諸家對於戰費統計聚訟不一。有估作五千萬萬法郎的，又據俄國戈失茲台德(Gosizdat)公司出版之統計報告，則估計參戰各國戰費共爲美金二千五百萬萬元。大約定華銀四千萬萬至五千萬萬元爲這次大戰的代價，數目當相差不遠了。

這樣的大數目實在已超出我們的想像能力之外，這樣長的數字只有在天文學的計算上才能遇到，此外可就少見了。若是把五千萬萬枚銀元，放在一塊，重一千五百六十二萬四千噸，若用火車裝運，共須列車三十一萬二千四百八十輛，列車長約五里餘。

若再把大戰戰費換成銀圓，連接排列起來，其長可環繞地球五百七十二次，若再把這許多銀元疊起來可以造成高一百三十二萬啓羅米突的長柱，其高四倍於地球與月球的距離。

參戰各國人口以六萬三千萬計算（中國不算在內）每人須負擔戰費八百元。再把歐戰費用平均分給全世界人民，每人平均可分得三百四十元。若把這一筆鉅款來作建設事業的費用，如用作教育實業費等，人類文化大概要另闢一個新紀元罷。

三　船舶及飛機損失

除了人口損失以及各國政府支出的戰費以外，還有物質的損失，如建築物，交通機關，工廠，農田等的燬壞，那是更難計算了。其中尤以船舶與飛機損失數目最大，列表如下：——

甲　船舶的損失

	商船損失噸數	軍用船舶損失噸數	合計
協約方面	一〇〇〇〇〇〇〇	一五〇〇〇〇〇	一一五〇〇〇〇〇
同盟方面	三一〇〇〇〇〇	五〇〇〇〇〇	三六〇〇〇〇〇
參戰國總計	一三一〇〇〇〇〇	一〇〇〇〇〇〇	一五一〇〇〇〇〇

乙　飛機的損失

	飛機損失數	氣球損失數
協約方面	六二五〇艘	四五〇艘
同盟方面	二七〇〇艘	二五〇艘
參戰國總計	八八五〇艘	七〇〇艘

柏林的歐戰十年紀念

（魯）

本年八月二日爲歐洲大戰開始的十週年紀念，各參戰國國內都舉行紀念典禮，而以在德國的紀念爲尤悲涼動人。是日，柏林的各公共建築，都下半旗舉哀，表示不忘戰敗之恥。大總統愛倍爾由內閣閣員陪伴着，立在國會的階道上，向羣衆演說，大旨是說十年以前，德國爲了防衛祖國起見，所以開戰，現在德國已經失敗，國民應該堅忍苦痛，以雪此奇恥大辱。聽者非常動容。演說畢，樂隊奏喪曲，然後全柏林靜默兩分鐘，表示哀感。既畢，乃將各公共建築所懸半旗升至頂上。從此可見德國戰後雖然屈服，但固不忘報復也。

同日，共產黨大活動，在街上唱國際歌，分散革命小册子，有數名爲警察捕去。

世界大戰紀要

一九一四年 民國三年

六月二十八日　奧國皇太子飛蝶南(Ferdinand)偕其后旅行至波斯尼亞，爲塞爾維亞人暗殺。

七月二十三日　奧匈國因飛蝶南被刺事，向塞爾維亞提出最後通牒，要求十四項，限令於四十八小時內全部承受。

二十八日　奧匈國因塞國覆文不能滿意，卽對塞宣戰。

二十九日　奧軍渡特里那河(Drina)攻擊塞京。

三十一日　俄國對奧國壓迫塞國表示憤怒，決意援塞，下全國動員令。◉德國因俄國下動員令，卽提出最後通牒，要求俄國取消。

八月一日　法國下動員令，準備開戰，援助同盟國之俄國。

二日　德國向俄宣戰。◉德國決意對法國宣戰，爲謀進軍便利起見，侵入盧森堡公國，並向比利時發送最後通牒，要求由比國境內進兵攻法。

三日　德國對法宣戰。◉德軍侵入比利時。

五日　英國因德國侵犯中立國比利時，對德宣戰。

七日　法軍侵入亞爾薩斯。

十日　法國對奧宣戰。◉德軍圍攻比國要塞里哀其(Liège)

九日　法軍在亞爾薩斯方面被擊敗退。

十二日　英國對奧宣戰。

十五日　日本向德國發送最後通牒，迫令德國在東洋艦隊退去，將膠濟交與日本。

十六日　英軍在法國上陸。

十七日　比國遷都至盎凡爾(Antwerp)。

十八日　比國里哀其要塞陷落。

二十日　里哀其要塞陷落以後，德軍部長驅直入，本日占領比京不魯日。

二十三日　日本因德國對於最後通牒無答覆，本日對德宣戰。◉德軍乘勝入法蘭西，英法軍開始後退。

二十五日　比國大都市奈穆爾(Namur)又陷。

二十六日　法軍占領德領非洲殖民地德哥蘭德(Togoland)。◉法內閣改組，維維埃尼(Viviani)繼爲首相。

二十八日　英德海軍在北海黑爾哥蘭得灣(Helgoland Bight)會戰，英軍勝。

二十九日　新錫蘭海軍占領太平洋德領薩摩島。

九月二日　德軍之戰略，初置重於西歐，對於俄國僅取守勢，而使奧軍與之對持，詎知俄軍分兵二路，一攻東普魯士，一集中於波蘭而進攻加里細亞(Galicia)，着着勝利，本日遂占領加里細亞之倫勃希(Lemberg)。◉英法軍既後退，德軍窮追不已。本日法將霞飛下令聯合軍總退却，◉德軍進攻甚急，巴黎告急，本日遂遷都至鮑爾圖(Bordeaux)。

五日　英法俄三國共同宣言不單獨媾和。◉法軍後退至馬爾納河(Marne)，準備反攻。

六日　馬爾納大戰開始。

十日　德軍在馬爾納大敗，退却。

十一日　澳州軍占領德領新幾內亞。

十二日　法軍追德軍至於愛森河(Aisne)。

十五日　愛森河第一戰開始。

十六日　俄軍在東普魯士敗績撤兵。

二十二日　德潛水艇擊沉英艦三艘。

二十三日　英航空軍開始襲德。

十月九日　德軍占領比國之盎凡爾，比王與主力軍先期七日遷至阿斯丹特(Ostend)。

十三日　比王蒙塵至法國埃佛爾(Havre)。

十六日　比國全境爲德軍占領。

十八日至二十九日　伊塞爾河(Yser)會戰，德皇親自

臨陣。

二十一日　耶普勒斯(Ypres)第一次會戰。

十一月一日　英德海軍在智利可羅內爾近海(Colonel)會戰，英軍敗績。

五日　英國對土耳其宣戰，併合居伯羅島。

七日　日本既與德國宣戰，卽派軍艦攻擊靑島，本日占領之。

十日　德國軍艦哀姆頓(Emden)戰後航行各地，破壞英法俄船隻甚衆，本日在基林(Keeling)附近爲英艦擊沉。

十一日至十五日　耶普勒斯第二次會戰，無大勝負。

二十二日　英國既與土國開戰，卽着眼於美索波達迷亞(Mesopotamia)；乃招致印度軍至塞尼哀(Sanijeh)本日占領巴斯勒(Pasra)。

十二月八日　福克蘭島(Falkland Is.)英德海軍會戰，德艦全滅。

十六日　德艦攻擊英國沿岸哈德爾泊耳市。

二十四日　德航空軍開始襲英。

一九一五年　民國四年

一月二十四日　開戰以後北海方面之海戰繼續不絕，但均無甚出入，本日始有大戰，德艦敗退。

二月二日　土軍參戰以後志在侵入埃及，煽動回教徒反抗英國。本年初分兵三隊略收蘇彝士運河，但本日爲英軍擊退。

十八日　英軍開戰以後，鑑於中立國船舶之接濟德國，曾於去歲十一月三日宣言北海全部爲交戰區域。德國亦取報復手段，本日開始以潛水艇封鎖英國沿岸。

二十六日　英法聯合艦隊合攻他大尼里海峽。

三月二十二日　俄軍占領加里細亞之布休密斯爾(Przemysl)。

四月二十二日　德軍開始施用毒氣體。

二十五日　協約軍因聯合艦隊攻擊他大尼里海峽不利，乃以陸軍在加里波里半島(Gallipoli)上陸。

五月二日　俄軍受奧匈軍之反攻不支，開始退出加里細亞。

七日　英商船魯西太尼亞被德潛水艇擊沉；美人多有死傷。

十一日　德軍反攻耶普勒斯。

二十三日　意大利加入協約國，向德奧宣戰。

二十四日至三十日　衣孫若河(Isonzo)之戰。

六月二日　德奧軍克復布休密斯爾。

二十二日　德奧軍克復倫勃希。

七月二日　德艦樸姆美倫 (Pommern) 在波羅的海爲英國潛水艇擊沉。

九日　德國在西南非洲之領地全部被占。

八月五日　德奧軍克復華沙 (Warsaw)。

六日　協約軍在加里波里下總攻擊，未得勝利。

二十日　意國對土耳其宣戰。

二十五日　同盟軍追擊俄國，竝力本日克勃萊斯德里多夫斯基(Brest Litovsk)。

九月二十一日　俄軍退却終止。

二十八日　土軍爲英軍擊敗，客台爾阿買拉 (Kut-el-Amara) 被占殘卒遁之報達。

十月四日　俄國因保加利亞與土耳其取一致行動，迫塞爾維亞國境，送最後通牒於保國，命與敵人斷交。英法態度亦同。

五日　協約軍因同盟軍侵入塞爾維亞，遂於薩隆尼加上陸，與塞國共同作戰。

六日　德奧軍侵入塞爾維亞。

九日　塞京彼爾格拉得被占。

十一日　保加利亞向塞爾維亞開戰。

十七日　希臘對於戰事態度不決，協約國迫令助協約軍作戰。

十一月五日　塞京被占後，塞政府移至尼西(Nish)，但本日尼西又陷。

二十九日　英軍在克台西洪 (Ctesiphon) 爲土軍擊退。

十二月二日　塞國最南都市摩那斯透(Monastir)陷落，塞亡。

六日　協約國在巴黎開軍事會議。

十三日　塞國既委於敵，協約軍感受威脅，遂由馬其頓退至希臘境內薩隆尼加防禦線。

一九一六年 民國五年

一月八日　協約軍在加里波里攻擊失利，自去年十月起逐漸撤退，本日完畢。

二月十六日　俄軍占領土國東北方亞美尼亞首都之哀日爾姆(Erzerum)。

十八日　德領西部非洲之卡美倫(Cameron)被協約軍所占。

二十一日　於大戰第二年連戰連勝之德軍於本年開始與英法軍在西歐決戰，集大軍於凡爾丹(Verdun)，本日開始攻擊。

三月十日　葡萄牙在開戰以後，態度接近協約，德國責其違反中立國之義務，本日對之宣戰。

四月九日　德軍攻擊凡爾丹。

十九日　美國對德國交涉綏和潛水艇戰。

二十四日　愛爾蘭要求自治本為英國國內的第一難題，戰事起後，人民迫於舉國一致之必要，暫得相安無事，但本日愛爾蘭忽起叛亂。

二十五日　北海羅威斯篤夫(Lowestoft)附近海面英德海戰。

二十九日　英將湯顯德(Townshend)在美索波達迷亞戰敗降土。

五月二十日　凡爾丹大戰達於最劇烈點。

二十二日　德國設置戰時食料局。

三十一日　北海人德蘭(Jutland)附近海戰，英軍受損較烈。

六月五日　英國吉青納元帥在人德蘭海戰陣亡。

十四日　協約國在巴黎開經濟會議。

七月一日　凡爾丹戰不利於協約國，英法軍集大軍於遜姆(Somme)河，準備援助，適德軍為防止俄軍在加里細亞之攻擊，移兵往東歐戰場，兩軍相遇，遂有遜姆之戰。

九日　德國潛水商船入美國巴爾替矛。

八月六日　意軍在衣孫若河復採攻勢。

九日　意軍進占哥利西亞(Gorizia)。

十九日　德國大洋艦隊第二次出動，杜格朋克大會戰。
二十七日　羅馬尼亞參戰◉意國對德宣戰。
九月十五日　坦克砲車出現◉英軍奪獲殼得來脫。
十月十日　協約軍對希臘發送最後通牒。
二十四日　道蒙要塞(Doumont)回復。
十一月一日　意軍進至卡爾河。
二日　凡爾丹之波痕要塞回復。
六日　美國威爾遜繼續當選爲大總統。
十八日　法塞聯軍回復摩奈斯透。
十二月六日　羅馬尼亞參戰，卽大敗本日羅京布客萊斯德爲德奧軍所占。
七日　路德喬治被任爲英國首相。
十二日　德國提議講和。
十五日　法軍在凡爾丹勝利。
二十日　美大總統威爾遜調停戰事。

一九一七年（民國六年）

一月一日　土耳其廢除柏林條約。
二月一日　德國無限制潛水艇戰開始。
三日　美國對德絕交。
二十四日　英軍占領美索波達迷亞之克台爾埃買拉。
三月十一日　英軍占領報達。
十二日　俄國革命爆發。
十四日　中國因德國宣言無限制潛水艇戰，抗議無效本日對德絕交。
十五日　俄皇退位。
十七日　本年初頭，德軍在遜姆方面退却，英法軍追擊甚力本日英軍占領排波姆(Bapaume)。
十八日　英軍又占配倫納(Péronne)。
二十一日　英國軍事內閣成立。
四月六日　美國對德宣戰。
五月十四日　意大利軍在衣孫若河方面又採攻勢。
六月七日　英軍占領耶普勒斯南方之末西內(Messines)。
二十六日　美軍在法國上陸。

二十九日　希臘對德宣戰。

七月一日　俄國革命以後，全失戰意，但現復開始攻擊。

十四日　米凱里斯 (Georg Michaelis) 爲德國新總理。

十九日　德國議會決議講和。

二十日　克倫斯基 (Kerensky) 爲俄國新首相。

二十四日　俄軍敗於加里細亞。◉德國海軍叛變。

八月十三日　中國對德宣戰。

十九日　意軍在衣孫若河方面退却。

九月三日　德軍占領里加 (Riga)。

十五日　俄國宣布共和。

十月九日　協約軍攻擊佛蘭大斯 (Flanders)。

二十四日　意軍大敗。

三十日　德國新首相海爾德林格 (Hertling) 就職。

十一月一日　德軍退出休曼台達姆 (Chemin-des-darmes)。

四日　英軍移至意軍戰線。

七日　英軍由美索波達迷亞進攻巴力斯坦，本日占柯柴 (Gaza)。

八日　俄國鮑爾希維派革命告成，克倫斯基政府崩壞。

九日　意軍死守批亞衞 (Piave)。

十三日　法國克利孟梭組織內閣。

二十日　英軍在卡姆勃雷 (Cambrai) 獲勝，德國興登堡戰線擊破。

二十二日　德國宣言新封鎖區域，廢止地中海自由航路。

二十五日　德國募集少年兵士。

三十日　德軍反攻卡姆勃雷。

十二月六日　俄國休戰。

二十二日　俄德在勃萊斯德里多夫斯基開講和會議。

一九一八年（民國七年）

一月三日　威爾遜提出十四條講和基礎條件。

三十日　德艦勃萊司勞 (Breslau) 沈沒，蓋朋 (Geben) 破壞。

二月一日　德國承認烏克蘭政府。

九日　第一次俄德條約簽字。

十八日　德軍侵俄。
二十一日　英軍占領巴力斯坦之哀里台。
二十四日　土軍侵入高加索之德來比松德(Trebizond)
三月三日　第二次俄德條約簽字。
五日　德國對羅馬尼亞講和成立。
七日　德國對芬蘭講和，芬蘭之政治經濟統歸德國支配。
十一日　土耳其克復哀日爾姆。
十三日　德軍入奧台塞(Odessy)。
十四日　俄德條約經莫斯科政府批准。
二十一日　德國既與俄國講和，可無東顧之憂，乃集大軍於西歐戰場，作大規模之攻勢。第一次攻勢本日開始。
四月五日　英美日海軍在烏拉加斯篤克上陸。
十三日　土軍占領白茲姆。
十四日　福煦(Foch)上將爲協約軍總司令。
二十七日　土軍占領卡爾。
五月一日　德軍入舍衛司德婆爾(Sevastpol)，占領俄國在波羅的海之艦隊。
二十七日　德軍第二次攻勢，由愛森河向馬爾納。
三十一日　德軍達馬爾納。
六月一日　德軍第三次攻勢，直攻巴黎。
六日　美軍攻擊削德且里。
九日　德軍第四次攻勢。
十五日　奧軍攻擊意軍。
十七日　保加利亞買利諾夫(Malinoff)內閣成立。
二十三日　奧軍大敗。
七月二日　美軍陸續至法，總數達百萬。
十五日　德軍五次攻勢。
十六日　俄帝尼古拉斯被處死刑。
十八日　福煦將軍下令反攻德軍。
二十一日　協約軍渡馬爾納河。
八月二日　協約軍克復薩遜。
九月十二日　美軍開始活動。
十五日　奧國運動講和。
十七日　協約軍在馬其頓方面採新攻勢，保軍大敗。

二十二日　英軍占領巴力斯坦之奈柴萊(Nazareth)。
二十五日　保加利亞休戰。
二十七日　興登堡戰線突破。
二十八日　英比軍對德軍大攻勢。
三十日　保加利亞降服。◉大賈司冠陷落。
十月二日　德國新總理馬克思就職。
六日　德國運動講和。
九日　卡姆勃雷回復。
十四日　英軍入西伯利亞之伊爾庫次克。
十七日　阿斯丹特，里耳，回復。
十九日　比國沿岸回復。
二十日　法軍至巴爾幹之特諾河。◉德國向威爾遜請求講和。
二十一日　捷克斯洛伐克獨立。
二十五日　意軍驅逐奧軍至批亞衞河。
二十六日　阿來普(Alepo)被英軍占領。
二十七日　奧國提議講和。
二十八日　意軍渡批亞衞河。
二十九日　塞爾維亞軍至特諾河。
三十日　土耳其休戰。
十一月一日　凡爾賽和會開始。
二日　英軍入華倫顯奴(Valenciennes)，美軍入阿爾典奴(Ardennes)。
三日　奧軍降服。◉基爾(Kiel)軍港叛變。
四日　協約軍開最高軍事會議。
五日　威爾遜對德最後回答。
七日　德國巴威略共和國發表宣言。◉德國革命，德皇退位。
十一日　德國簽字休戰條約。德帝逃往荷蘭。
十三日　奧帝查理斯一世退位。
十四日　買薩里克(Massarik)爲捷克大總統。
十六日　比王回不魯日。◉德國愛倍德(Ebert)組閣。
十二月四日　英艦隊入德國維廉哈芬。
六日　英法意三國代表在英國外交部開對德講和預備

會議。

十四日　威爾遜至巴黎。

二十九日　南斯拉夫宣布共和。

一九一九年（民國八年）

十八日　講和會議在巴黎正式舉行，選任職員。

月二日　波蘭宣布共和。

二月十一日　德國愛倍德爲大總統。

十三日　德國許特曼（Scheidemann）組織內閣。

十八日　講和會議議長，法總理克利孟梭遇刺，受傷。

三月二十二日　匈牙利勞農政府成立。

四月六日　中國代表在和會發表關於中日條約之聲明書。

十五日　和會正式招請德國代表。

二十四日　意代表因阜姆問題退出和會。

五月十一日　阜姆問題委員會成立。

二十七日　德代表提出講和對案。

六月十六日　協約國答復德國對案。

二十日　德總理及講和委員辭職，巴孚（Boner）爲總理

二十八日　對德和約簽字，中國拒絕簽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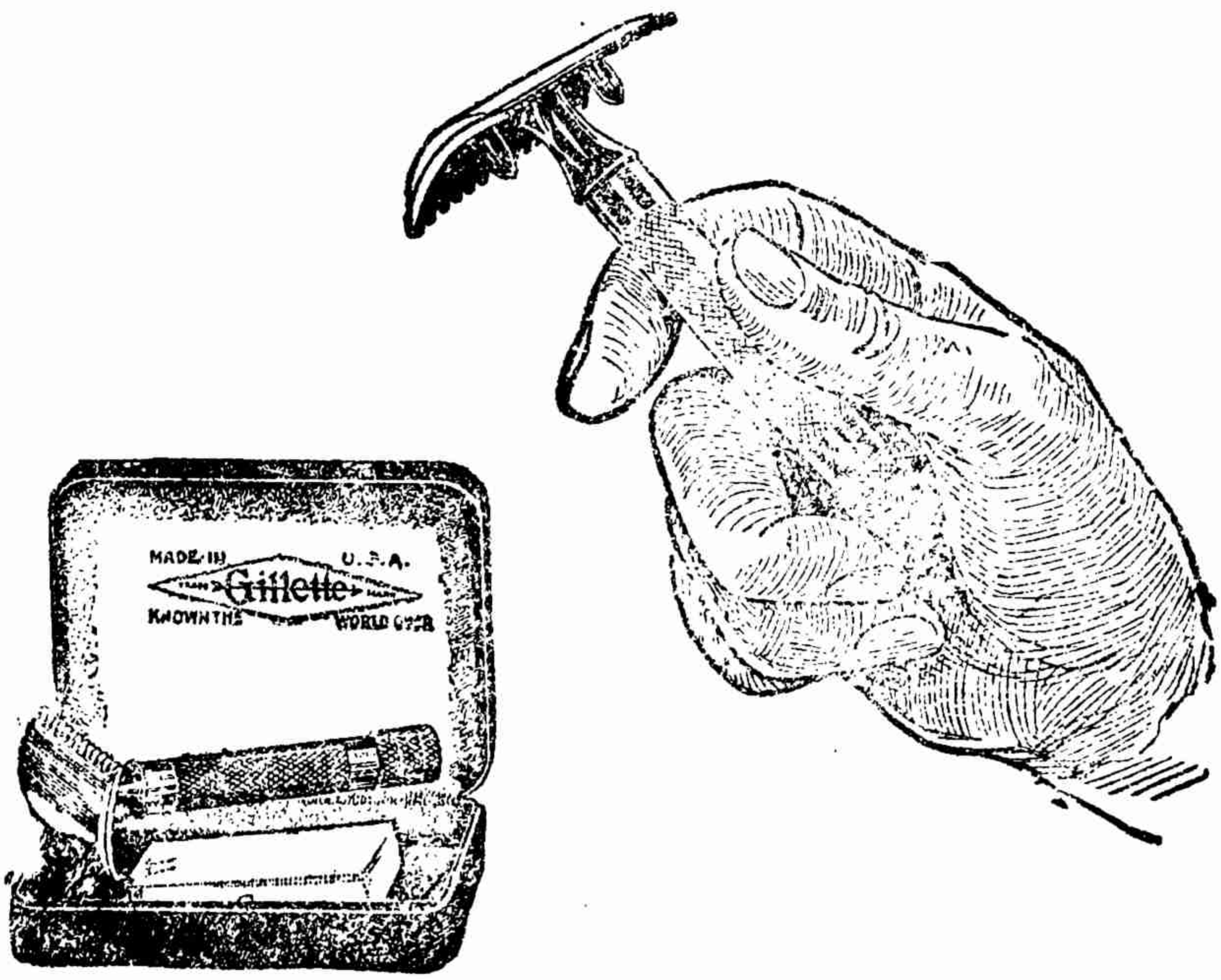
九月十日　對奧和約簽字。

佛朗士的法國選舉觀

從予

此次選舉得獲勝利，殊堪慶幸！足見我法人不是一味窮兵黷武，固亦心乎和平的。我從前嘗屢次說戰爭决不是我們人類所常需要的手段；我知將來必能和平康謐，而文化相等的民族亦必能相互調和。從今日起，請大家都來努力於我們所殷殷切望的和平。惟人若希冀和平，便當努力於和平；這是我們的志願，也是我們應做的工作。事之須最偉大的人格及熱忱而值得我們努力者，我想當莫過於此了。當古昔羅馬君臨天下的時候，亦嘗努力於此。我望今日歐洲也能成就這事呢！

——佛朗士對於此次選舉的祝辭



吉利保安剃刀

惟用眞正吉利保安剃刀
然後有十分安全之修薙

爲世界上最銳利
最安全之剃刀

惟用眞正吉利保安刀片
乃能得確實舒適之修薙

吉利保安剃刀片在美國製造每片均用蠟紙周封久藏不銹眞正之吉利保安剃刀及刀片其上均有菱形鑽石爲記欲辨眞僞只須認此

各處大百貨店均有出售

上海廣東路二號**貿勒洋行**
香港雪廠街五號**同益洋行**
經理

負傷的鳥

青曲

飄零的我，除了鄭躅君而外，從沒有一個愛我的朋友；但是他啊——他是人間一個失望者；他的精神是頹喪，他的身體是擔着病傷；我爲了不堪他這樣的衰弱下去，以至於死，所以同了許多同學極力勸他歸去；總是這樣希望：以慈母的慰安，作他精神的治療；要知他是六年沒有歸去了。

從他離開了以後，我心總是不能放下，因爲我的心每每不經不由的浮着這種可怕的念頭：『他或者永遠離了人間。』我何忍以此呪我愛友，我所願的是爲他祝平安無奈我的心竟爲這種魔力所佔據了。只有憑綠衣的天使，爲我傳遞不寧的心緒；由是，日日盼望着鶱遠的回音，結果僅由小女郎，回我寥寥數言；雖然寥寥數言，已使我淒涼悵惘的心，失所依託。女郎的回書且珍重的附在下面：

『我的哥哥，不幸被可怕的醫生探出他有了肺病，而且到了第二期，而且結了核，所以醫生不許他提筆作字。

『先生第一次信來時，他正被醫生診視；第二次信來時，醫生已將他應該禁止的種種告訴他了；最後掛號信來時，哥哥便囑我將此情達知。

哥哥又在他箱底中取出一本硬面抄本，由他親自封好，叫我一併寄給你。

『先生，你既是哥的好朋友，還望不斷來些有趣味的信安慰他，免得他病中寂寞；這是我母親的意思，私自囑我附上的。』她的信是先寄到；抄本是第二日寄來的。當我將緊密的包裹撕開以後，始知是一篇殘稿，是一篇自敍；我的手即時顫動了！我努力的讀完了，我的心好像被棄在萬丈的冰

害一樣！

生便是這樣嗎？生便是這樣嗎？我想倘然生命是無意的來到人間，到沒話可說，不幸便了！倘然生命是爲了罪惡而來到人間，依舊無話可說，反正不幸便了！如果生命是上帝鄭重的交給我們，那麼爲什麼又故意的這樣惡作劇？

朋友們啊，他是『負傷的鳥』帶着箭，帶着痛，帶着腥血向渺茫的天空無力的飛去！究竟還能夠這樣飛去嗎？……

敍中的『瑩妞』是他的中表，特附注於此。

十，七，一九二三。青曲，誌於北京。

• • • • •

『唉唉，所謂人生是這樣一種卑下的散文……常常干涉我們的生活；我們向着遼遠的太空莽蒼蒼的高處，剛剛作勢要飛，在這瞬間便來打斷了我們的翅子了。』

我每每讀到這裏，我張皇的心萬起萬伏的，從沒有平靜過一次；雖然我未流過眼淚，但是我知道這不是淚的力量，便能夠將永永不磨的佔有了胸中的積愫消滅了。

在黃昏的時候，痛苦的爪在我小小的方寸上抓得更其難過，慢慢的，狠深的，有好幾次使我要瘋了！沒法將這不幸的時光磨去，只有擁着被勉強的酣臥，度過黃昏，度過黑暗，度過晨曦，一直待陽光在我的窗前頻頻的催我。

有時，我那不幸的朋友宜君攜些白酒來，我們相對的痛飲着，我們靜默的一言不發相對的痛飲着；我們不要下酒的殽菜，只要個人撫着自家的傷痕與溫習着從前美麗的天國，這就是我們很豐盛的下酒物了。

哀傷的我，結果只得檢點行李歸去，這本是我六年以來幾翻的欲決定而未決定的，而今才算決定了；但是，如果不是愛我的朋友們幫助我下了決心，那我還是依舊的徘徊在這沙漠的北京城裏。

在大家送我到車站的時候，都似乎有了什麼不幸的事發生，但是不在現在，而在將來的；因此，在車開始向牠前途趲奔的時候，都是用這種很含蓄的句子祝我：

『願將來平安的回到北京』！

我當時只冷冷的一笑謝了他們的厚意。

• • • •

六年沒有歸去，在我們期待我們生命的末日來到的時候，固然還是窵遠；但是偶然的想到慈母又使我心要碎裂；終於遙遙的請她老人饒恕了，因爲她的兒子只有孤單的一顆心啊。

我幾次的得到伊的消息，伊已成了嫁後的人了，要知我並不待人告訴我，因爲這種悲劇早在我心中開演了！

伊自從伊的嚴厲的父親將伊許給伊不認識的青年，伊是微弱的女子，父親教伊這樣做，伊只得這樣做了；況且沒有母親的孩子，更其沒有力量避却不幸的命運。

在那次五月的夜裏，月爲薄的白雲遮住，星在墨綠的天空裏閃鑠，風停止了牠的工作，楊柳也住了牠的擺動，一切都靜默了，惟遠竹林裏傳來的鷓鴣的啼聲，和似斷不斷的夜來香同菱花的幽意。

那時我倆坐在花園裏的石凳上，互相偎依着，低聲嗚咽，許久——許久——我鼓力着說：

『姐姐，我們永別了！』

『最好這算我們最後的一次……』伊終不能說下去。

這是我們密祕的最後的誓語了。

我們無力的依傍着，從石凳上站起，伊的散髮，印着凄愴的夜色；伊的淚痕印着暗澹的月光，伊的顏色更慘然可怕。夜風忽然的起了，吹着伊的潔白的衫子，同淡藍的裙裾，更使伊不堪戰慄；我扶着伊，我們踏着月光從已謝的紫藤花架下，慢慢的回到房裏。

第二天清晨，晨光將籠照大地的時候，母親起來了；伊忙着爲我料理行李，招呼擔夫，送我從後門走了！叮嚀的囑附：『平安的走罷，明年早些歸來。』在我走到看不見時，母親才悄悄的走進去。

那時母親的心裏，好像失却什麼似的，所以也並未注意到在我家作客的伊，爲什麼未送伊平日最親愛的弟弟。

* * * * *

驟然的歸來，母親自然歡喜，因爲每當母親寫信催我回去的時候，我總用謊語搪塞了。

當我初看見了故鄉的田疇，故鄉的人家，雖然還是六年前的景緻，似乎已經有無數的變遷；遠遠的望見我家宅後的小山，同宅旁的楊槐，整齊的房宇隱隱的藏在叢林裏，我心便狂跳了。

我走到門前的時候，我幾沒有勇氣進去，可巧十二歲的小弟弟站在門前，但他已不認識了哥哥，只大聲叫着：

「客來了！客來了！」

老僕從廳旁閃出，冷然的看了我，忽然狂喜起來：

「啊！原來大哥兒從北京回來了！」

他一面令擔夫將行李解下，一面同我往後屋去，一面又對小弟弟十分滿足的笑着說：

「客來了嗎？哥哥都不認識了！哈哈……」

小弟弟很是驚慌了，他一對黑眼珠緊緊的看我，並且懷疑着，這就是連年流落上他鄉不歸的哥哥。

我握了他的手，我不知對他說什麼話好，但是他依然遲鈍而驚異的向我逼視。

母親聽着外面的喧聲，並且同時知道了她留戀外鄉的孩子歸來了！她極快走出時，我已到了她的面前，她極力的將我抱在懷裏，悲歡的眼淚滴滴的淌在我的髮上。

沈默了許久，我的眼淚也不禁的落下。老僕也在那裏謹默的站着，於是母親叫他轉告廚子為我做飯，一面又令女僕為我送水來，好洗濯風塵。

忽然聽着高聲的女性的歡笑聲：

「哥哥回來了！」

原來妹妹從花園裏牽着弟弟跑進來，一面繼續的說：

「我正在花園裏坐在草地上，細細的聽流鶯歌唱，並且看那火一般的榴花。弟弟去了，說哥哥回來了，我不信，他說我冤枉他，幾乎氣得要哭了！」

弟弟這時也憨笑了。

我們一齊坐下，妹妹在我的對面，小弟弟倚在妹妹的身上，母親坐在上面藤椅上。

「路上走了幾天？」母親滿意的笑着問我：「走時很慌忙罷？為什麼也不先寄回一封信來呢？」

「在路上走了八天，動身的時候，到發了一封信，大概為郵局誤了，所以沒有收到。」

「一路還平安，沒有受了熱？」

「一路還平安，沒有受了熱。」我以同樣的話答母親。

「怪不得我昨夜的夢，原來……」母親很興奮的說。

『啊不錯，應了，原來是爲了哥哥回來的夢』妹妹很快的接着說。

『什麼夢？母親夢了什麼夢？』我驚奇的問。

『現在母親可以不憂了。昨夜母親夢在海邊上，那時夕陽還未落盡，印在海水上都成了紅顏色，偶然在海無盡之前處，遠遠的來了一隻小帆船，在晚潮的波心中顛簸，有好幾次船是要翻沒了；母親爲了這不幸的船中人非常的擔心，但是沒法去救，只得跪在海濤前，爲船中人禱告。不多時，船脫了危險漸漸的划到母親的前面，母親抬頭一看，原來是哥哥在那兒持着槳努力的向前進，而船中並無別的人，只孤單單的哥哥一個！母親彼時是昏過去了。哥哥下了船，將母親扶起，將母親喊醒，哥哥告訴她：「你的兒子回來了！」這時母親再看當前的海水，都成了濃血。這時母親是哭醒了！於是在夜中便起來，在觀音母的面前，在爹爹的靈案前，焚着香，跪在那兒禱告，一直到天曉。母親爲了這種憂慮，今天早飯同午飯都無心吃。』

我聽了妹妹所說的，我的心異常的難受，但是還強力忍住，我斜視着母親，她正微微的笑，雖然眼角還是帶着眼淚。

母親出去料理他們做飯，房中只我們弟妹三個。

妹妹還是從前少女般的活潑，身幹較從前高，可是較從前也消瘦得許多了。我還能記得，我離家時，她不過十一歲。

我看着妹妹，妹妹看着我，他是十分的注意，十分的驚奇，似乎在我身上發現了很大的疑問；我的心也極其震動，似乎森嚴的法官高坐在法庭上審判我。

這時候，我們無端的沈靜了。

『你問他替我買了皮球麼？』弟弟推着妹妹說，於是打破了我們的寂寞。

『怎麼！連哥哥也叫不好了？』妹妹驚異的說。

我同時笑了，但是心的深處，感到生疏的悲哀了！遂將弟弟牽在懷裏，向他說：

『球在箱子裏，緩緩才拿給你。』

於是我同妹妹開始敘別後的契闊。

『眞沒想到哥今年回來了，』妹妹笑着說。

『早該回來的。』我也笑着答伊。

『大前年北方打仗的時候，人都說北京是毀完了，母親想的死去活來，一直病了六個月。』

『哦……』妹妹在我無意中給我以無上的驚懼。妹妹又繼續的說下去：

『沒想到前年奉直又開了戰，人的謠言更可怕。母親那時終日好像瘋了，飯也吃不下，說話也顛倒，家中一切事也無心問理。天天使人往鎮上買上海報，報到的時候，母親總是顫慄的恐怖的撕開。看後便哭泣；那時我們所有的安慰的語言，在母親面前都失了效用。

『瑩姊雖然時常來，但是每次來時，多則不過三天便要歸去；因爲在那時，伊家蠶事正忙，實是離不得，再者伊還有了小孩……』

『啊！瑩姊有了小孩，哥還不知罷？』妹妹猛然想起我是不知伊有了小孩，所以這樣說。

這時我早已呆了！

『是的，我是不知道，但是這有什麼希奇呢？』我冷然的說。

妹妹聽了我的答話，很突然，伊也不自然的笑着說：

『是啊，這本不算希奇。』

『母親究竟是怎樣呢？』我實在有些不耐煩，終於忍不住向妹妹這樣請求。

『是啊，等我慢慢的說，哥眞性急。』

『那時白髮的舅舅天天來，來時總說北京有他的朋友來信，說北京平安得很，他們打仗是在城外。舅舅一面還罵報紙上的消息不眞實，說謊騙人的。母親信以爲眞，也很放心。雖然這不過是使母親暫時忘却罷了。

『偶然又觸動了母親的心，母親仍然是放聲的哭，舅舅雖然是那樣說，但是伊又不相信，還憤憤的說：「你的朋友不會有信來，我知道，打仗的時候，誰能替你送信？不然，他自己應該有信來的。」』

妹妹的聲音愈說愈低微，我的心也隱隱的痛起來了。

在戰爭的時候，母親這樣的想念我，那些沙場上戰士的母親們，又是如何悲慘的景況，哀痛的懷念她們的孩子。

妹妹剛要往下說母親已來到了院中，於是停住了。弟弟趕快跑到門外迎母親。

「媽媽姐同哥說得正難過呢。」

「難過什麼?哥哥回來了，應該好好的快樂，」母親微笑着對妹妹說。

母親所需要的，只是失去的鳥兒回來了；其餘的一切，都可饒恕了。

這時，黑暗層層的躲到房中，天色已到了黃昏。

． ． ． ．

我們用了晚飯，一齊到院中納涼，房中是很悶熱的，在四月底的天氣；弟弟此時已經睡去，因爲白天玩乏了。

「爲什麼這樣的不能吃飯，在路上受了風塵了吧?」母親問。

「是啊，在途中過了八天，風霜是免不了的。」

「六年沒有見你，爲什麼這樣的瘦弱下去，焦黃着臉，又咳嗽呢?」母親說到這裏，聲音已經不自然了。

「媽媽，瑩姐還不知道哥回來呢!」聰敏的妹子，故意的打斷了母親的話。

「啊，不錯，蠲兒你知道你的瑩姐嫁後，她倆感情很好，你毅哥的性情柔和，人品也很好。」

「瑩姐多福呢。」我說。

「但是你——你自己怎樣打算呢?」母親突然的說。「雖然父親死時叫我什麼都隨你，但我這老年的心總是放不下……」

「媽媽，我們敍敍別的……」

「是啊，我們敍敍別的，媽媽。」妹妹用手推着媽媽說。

我這時候一句話也說不出，只有靜默的等待媽媽饒恕。可是我的神經驟然朦朧，似乎墜在波濤洶湧的海心，緊閉着眼，在那裏起伏的簸蕩，對面坐着的媽媽，對面坐着的妹妹，我昏聵着已不能認識，只見一堆堆的凶惡的波浪，向我衝來。我的身子，傾欹不能自止，又好似酒醉的泥人。

我幾乎一切不省識的要昏倒在地上。

「打盹吧，哥哥?」

「不……不是的。」我陡然清醒過來，「我並不疲倦。」

「疲乏了，睡罷。」母親可憐的神情說着。

「我實在不覺乏，還是談談好。」

母親很後悔剛才所說，無端的引起伊不幸的孩子的悲意，但是想急忙的掩飾已不能够。如果在月光之下，母親慘白的面孔上，定浮着可怕的淚痕呢。

這時，滿天狡獪的閃灼的光中，偶然流星飛過，同時似乎告訴我們，人生不過是這樣的一瞬。

終於，依着妹妹的提議，且回到房中睡去。

* * *

憂心的在床上輾轉，終不能入到夢鄉！雖然覺到夜已深，並且身子十分的疲乏。

誰用無情的黑幔，將我同母親隔開了？我想只有魔的句子，魔的可怕的句子，這樣的向我們咀呪，這樣的將我們隔開了。可憐啊，我是弱者，我無力量能够將這沉重的黑幔徐徐的移動。

母親在黑幔中抑鬱的心情，我不能知道，或者我能想像；但是我恐怖得很：每每觸動這種想像的時候，我的心便冰冷下去。

『衰老的身子，憂患疾病慢慢的欺負着，人間即或不辭謝我，但是我還能够留戀嗎？……』

唉，唉，這深深的太息，是從那兒來的？但是，的確是母親的聲音！夢嗎？不是的，分明是在深夜。

我悵惘，我的心失却了主宰。

房中爲什麼光明，原來東方的曙光重新來到了大地。哦，那不是母親嗎？我要跑到伊的面前跪下，但是我怕——我怕驚動了母親。終於我輕步到了母親的背面，恭謹的跪下。

『母親爲什麼在這兒低聲嗚咽？』我驚慌的叫喊起來。

一瞥的時候，光明又成了黑暗，可是母親也離開了。天剛才不是亮了嗎？不是，分朋是在深夜。

我的心能够再平靜下去一次？……

帝能給我力，魔能給我力，我都誠懇的納受，只要能够催眠我。

哦！帝嗎？原來是父親！在那金光燦爛的神光裏，披着蒼然的長髮，寬大的袍服，莊嚴不過的，慈惠不過的，珊珊的來到我的面前。

我實在不能够支持了我的乏倦，只有在床上伏枕禱祝。

『帝——慈愛的父，恕我不能吻你的足，恕我不能吻你的手，恕我不能吻你的唇。我是小鳥，受傷的可憐的小鳥兒！我彷徨

於寂寞的黃昏，我失望於深默的黑夜，我是中了無名的神箭，打斷了我的翅子，我是受傷的可憐的小鳥兒，我是到了我的最後的途路！帝——慈愛的父，在這最後裁判的時候，也該稍稍的憐憫罷？

『我的以前，我願全副的忘却；我的將來，我願儘量的捐棄。方寸的花瓣，我已撕碎了；羣星的引誘，我已謝絕了；一切——一切只要離開我，我都願意！帝——慈愛的父，在這最後裁判的時候，也該稍稍的憐憫罷？

『人間的甜蜜，我不能嘗，因為我的唇被梅子的酸汁濕透了；但是我也不願去嘗，反正有了梅子，便咀嚼不空閒便夠了！雖然，我還不相信：這種人生卑下的散文，是誰舖開了罪惡的紙，在那兒寫下，當元始的時候？

『如果是帝——慈愛的父，命定了你的孩子應該這樣做，那末，還有什麼說的，還哀哀的要求憐憫？今後，我當努力努力愛護我的箭，努力愛護我的傷處……』

我微微的昂頭，緊緊的逼視，帝他在那兒含淚的對我微笑。並且帶着悲慘可憐的神情對着我，我也再忍不住流下眼淚了。

神光漸漸的朦糊，他的顏色也漸漸的看不清楚；剎那間的變換，晨光從窗外進來代替了我眼前的幻象。

從此，我自誓，我堅決的自誓，我情願帶着傷在死的掙扎中，努力愛護我的箭，因為我知道了，在我生命開始來到人間的時候，同時便領受了一支箭一支毒狠的箭，將來，我再回到帝的前面，再恭敬的還他這——這就是我的力量，也就是我的義務了！

* * * *

趁光明開始，人們還在夢中的時候，我起床，我輕輕的出了廊台，溜到大門，將門開開，跑到稻場，對着太陽的家鄉——雖然太陽還未出山——消散我數年來心境中傍徨抑鬱的積愫。

東方的白光，一道道的染了紫色，一道道的又變了紅色，越發紅起來了，似乎彩雲朵朵正在為大地光明之王預備鸞駕。

太陽雍容的來到了大地，可是披着紅袍——血一樣的東方漲滿了紅光，同光明來到人間的，原來是殷紅的血！

我知道：在我們乘着翅子向蒼莽莽的高處橫飛的時候，應該染着血腥。

雖然我現在的傷處——血的傷處，但是還不能算，我更知

道：我所有的箭，是充滿了血腥的一支箭。

大地上的顏色新鮮了許多；我不快樂的心中也無形的輕鬆了許多。

遠遠的稻田，新綠的秧針，一行一行的，齊整的排列着，晨風一過，便成美妙的浪波。堤邊的小草，矮而小的銀槐，牠們都滿載着露水。

雲雀同晨鴉成隊的在天空飛來飛去，高唱着光明之歌；綠樹叢中的蟬聲，早已『支支……』的叫了。

一眼望不斷的邊際，只是一色青意，在晨光的煙霧裏。

隱隱的在前面的大路上，有運榖的，有擔挑的，有提着小藍的兒童，有扶着杖駝着背的老人，他們都往鎮上去。在無限的時間裏，這無量的短小的生命，在那兒蠢蠢的活動。

我慚愧的想到：倘若我用了理智的劍，將靈慧割斷了，隨着芸芸衆生，在這剎那的時間，在這無力的臂膀上，負着不能不往前曳的重擔；雖然這是不幸，或者倘有眞確的人生的意義。

這時我緩緩的在稻場上散步，心境極其安寧，好像一切都認識了與了解了。

老僕已經起來，忽然看見大門無形的開着，很驚異的跑到大門外，才知我是老早起來了。

他歡喜着到我面前，臉還未洗，眼尚不能痛快的睜開，額前的縐紋帶着絲絲的灰痕。

『大哥兒爲什麼老早就起來了？』

『家鄉的風景是有好幾年沒見面了，所以很高興起早些，來親熱一下子。』

『城裏慣了，想下鄉來，哈——哈——大哥兒眞有心，』他眞誠的笑着說。

我報他一笑，我剛要問他鄉中的鄰居有否變故，不意他突然的吃吃的問我：

『聽說——大哥兒在外——有了——婚——是嗎？』

『哦……沒有這回事，你聽誰說的？這是說謊』

母親起來了，他來到大門，藹然的笑着招我。

『昨晚又乏又睡得遲，今天爲什麼老早就起來了？』

我未及回答母親，笑着到母親面前，一齊往屋裏去。

• • • • •

近日心境雖然很安寧，只是親愛的母親，總是在歡愛中爲我憂傷，我也不知我當怎樣慰安我的老母……

昨晚到母親房中去，剛要進去的時候，忽然聽見妹妹在裏面說：

『是的啊，哥哥也不知爲什麼這樣頹喪，好像有了很大的病似的。』

原來母親同妹妹關於我的談話。母親見我無意的來到，很侷促的，使我更不安；妹妹平常能說能笑，不知這時爲什麼也一句不能說出。我不敢逼視母親，因爲母親眼中正含着淸淚。昏暗的燈光，反照出母親眼簾上的淚花。

今日淸晨，我還未起床的時候，——雖然我是早已醒了；因爲從來我在夜中是不能安息的，爲了咳，爲了心緒紛亂，不得不睜着眼對着靜寂的黑暗的虛空，等候着陽光來主宰大地，——這時，我聽見老僕同廚夫談話：

『阿三，你早點替我做飯，我要到吳莊去！』

『舅爺那兒去麽？』

『是的，主母叫的。』

『有什麼事？』

『大概爲了大哥兒的病！』

『病？』廚子很驚奇的說。『啊！不錯！是的！大哥兒實在有病，從前多年少現在居然老了！瘦長，焦黃，總是咳嗽；終天也不說話，披着亂頭髮，近視着眼，只是拼命看書——說句不好的話，他實在像一個囚犯！……』

『喂，不要亂談，倘若主母起來，聽着了！』老僕用極緊促的話說。『告訴你：主母每晚當大哥兒睡了的時候，便躲在他的窗外私自偷聽，伊聽見大哥兒終夜咳嗽，太息，說夢話，伊老人家總是暗自流淚……』

我偶然聽了，我不禁悚然流下眼淚，臥在床上啜泣。噫！阿母的心啊！……

我知道我的肺病越發利害了；因爲我覺到我的身體在中午與午夜的時候，發燒得好像在火坑中似的；肺呢，時時的隱痛；我所以未告阿母的，也是爲了……

但是，現在……終於……將阿母的心……推葬在大海裏了！……』

愛的教育（原名Curoe）（續十號）

意大利 Edmondo de Amicis 著
夏丏尊譯

第五卷 二月

鐵工場 十八日

潑來可西昨晚來約我去看鐵工場，今天和父親出去的時候，父親就領我到潑來可西父親的工場裏去。我們將到工場，見卡洛斐抱了個包裹從內跑出，衣袋裏仍是藏着許多東西，外面用外套罩着。哦！我知道了，卡洛斐時常用爐屑去掉換舊紙，原來是從這裏拿了去的！走到工場門口，潑來可西正坐在瓦礫堆上，把書擱在膝上用功呢。他一見我們，就立起招呼引導。工場寬大，裏面到處都是炭和灰，還有各式各樣的鎚子鋏子鐵棒及舊鐵等類的東西。屋的一隅燃着小小的爐子，有一少年在拉風箱。潑來可西的父親站在鐵砧面前，別一年青的漢子正把鐵棒插入爐中。

那鐵匠一見我們，去了帽：

「難得請過來，這位就是送小火車的哥兒！想看看我的作工的罷，就做給你看。」說着微笑。以前的那種怕人的神氣，凶惡的眼光，已經沒有了。年青的漢子一將赤紅的鐵棒取出，鐵匠就在砧上敲打起來。所做的是欄杆中的曲幹，用了大大的鎚，把鐵各方移動，各方敲打，一瞬間，那鐵棒就彎成花瓣模樣，其手段的純熟，真可佩服。潑來可西很得意似地向我們看，好像在說：「你們看我的父親真能幹啊！」

鐵匠把這作成以後，擎給我們看：

『如何？哥兒！你可知道做法了罷？』說着把這向旁安放，另取新的鐵棒插入爐裏。

『做得真好！』父親說，『你如此勞動，已恢復了從前的元氣了罷？』

鐵匠略紅了臉，拭着汗：

『已能像從前一樣地一心勞動了。我的能改好到這地步，你道是誰的功勞？』

父親似乎一時不瞭解他的問話，鐵匠用手指着他自己的兒子：

『全然託了這傢伙的福！做父親的只管自己喝酒，像待狗樣地惡待他，他却用了功把父親的名譽恢復了！我看見那賞牌的時候——喂！小傢伙！走過來給你父親看看！』

潑來可西跑近父親身旁，鐵匠將兒子抱到鐵砧上，攜了他的兩手說：

『喂！你這傢伙！還不把你父親的臉揩拭一下嗎？』

潑來可西去吻他父親墨黑的臉孔，自己也惹黑了。

『好！』鐵匠說着把兒子重新從砧上抱下。

『真的這真好哩！潑來可西！』我父親歡喜地說。

我們辭別了鐵匠父子出來，潑來可西跑近我，說了一句『對不起！』一壁將一束小釘塞入我的袋裏。我約潑來可西於謝肉節(Carnival)到我家裏來玩。

到了街路上，父親和我說：

『你曾把那火車給了潑來可西，其實，那火車即使用黃金製成，裏面裝滿了珍珠，對於那孩子的孝行，還嫌是很輕微的贈品呢！』

小小的賣藝者　二十日

謝肉節快過完了，市上非常熱鬧。到處的空地裏都搭着戲法或說書的棚子。我們的窗下也有一個布棚，從威尼斯來的馬戲班帶了五匹馬在這裏賣藝。棚設於空地的中央，棚的一旁停着三部馬車，賣藝的睡覺打扮，都在這車裏。竟好像是三間房子，不過附有輪子的罷了。馬車上各有窗子，又各有烟突，不斷地出着烟。窗間曬着嬰兒的衣服，女人有時抱了嬰孩哺乳，有時弄食

物，有時還要走繩。可憐！平常說起變戲法的，好像不是人，其實他們把娛樂供給人們，很正直地過着日子哩！啊！他們是何等勤苦啊！在這樣的寒天，終日只着了一件汗衣在布棚與馬車間奔走，立着身子吃一口或兩口的食物，還要等休息的時候。棚裏觀客集攏了以後，如果一時起了風，把繩吹斷或是把燈吹黑，一切就都完了！他們要付還觀客的戲資，謝去觀客，再連夜把棚子修好。

這班戲法班中有兩個小孩。其中小的一個，在空地裏行走的時候，我父親看見他，知道就是這班班頭的兒子，去年在維多利亞、愛馬努愛列館乘馬賣藝，我們曾看見過他的。已經大了許多了，大約八歲，是有了罷。他生着聰明的圓臉，墨黑的頭髮，在圓錐形的帽子外露出。小丑打扮，上衣的袖子是白的，衣上繡着黑的花樣，足上是布鞋子。那眞是一個快活的小孩，大家都歡喜他。他什麽都會做。早晨起來披了圍巾去拿牛乳呀，從橫巷的暫租的馬房裏牽出馬來呀，管嬰孩呀，搬運鐵圈、踏凳、棍棒及線綱呀，掃除馬車呀，點燈呀，都能够。閑空的時候呢，却只是纏在母親身邊。我父親時常從窗口去看他，只管說起關於他的話。他的兩親似乎有許多地方也不像下等人，據說很愛他的。

晚上，我們到棚裏去看戲法，這天頗寒冷，觀客不多。可是那孩子要想使這少數的觀客歡喜，非常賣力，或從高處飛跳下地來，或拉住馬的尾巴，或獨自走繩，且在那可愛的黑臉上浮了微笑唱歌。他父親著了赤色的小衣和白色的褲子，穿了長靴，拿了鞭，看着自己的兒子玩把戲，臉上似乎帶着悲容。

我父親很替那小孩子可憐，第二天和來訪的畫家代利斯(Delis)談起：

「他們一家眞是拚命地勞動着，可是生意不好，很困苦着罷！尤其是那個孩子，我很歡喜他。可有什麽幫助他們的方法嗎？」

畫家拍着手：

「我想到了一個好方法了！請你寫些文章投寄格射諦報，(Gazette)你是個能做文章的，可將那小藝人的絕藝巧妙地描寫出來，我來替那孩子畫肖像罷。格射諦報是沒有人不看的，他們的生意一定立刻會發達哩。」

於是，父親執了筆作起文來，把我們從窗口所看見的情形等，很有趣地，很動人地寫了；畫家又畫了一張與眞面目無二的

肖像，登入土曜晚報。居然第二日的日戲，觀客大增，場中幾無容足之地。觀客手裏都拿着格射諦報，有的示給那孩子看，孩子歡喜得東西狂跳，班頭也大歡喜，因爲他們的名氏一向不曾被登入報裏過。父親坐在我的旁邊，觀客中很有許多相識的人，近馬的入口，有體操先生立着，就是那曾居過格里波底將軍部下的。我的對面，『小石匠』翹着小小的圓臉孔，靠在他那大大的父親身旁。一看見我，立刻裝出兔臉來。再那面，點卡洛斐在着，他屈了手指在那裏計算觀客與戲資的數目哩。靠我們近旁，那可憐的洛佩諦倚在他父親砲兵大尉身上，膝間放着拐杖。

把戲開場了。那小藝人在馬上，踏凳上，繩上，演出各樣的絕技。他每次飛躍下地，觀客都拍手，還有去摸他的小頭的，別的藝人也交換地獻出種種的本領，可是觀客的心目中都只有他，他不出場的時候，觀客都像很厭倦似的。

過了一會，在馬的入口的近處立着的體操先生，靠近了班頭的耳朵，不知說了些什麽，又尋人也似地把眼四顧，終而向着我們看。大約他在把新聞記事的投稿者是誰報告班頭罷。父親似乎怕受他們感謝，對我說：

『安利柯！你在這裏看罷，我到外面等你。』出場去了。

那孩子和他父親談說了一會，又來獻種種的技。立在飛奔的馬上，裝出參神水手兵士及走繩的樣子來，每次經過我面前時，總向我看。一下了馬，就手執了小丑的帽子，在場內環走，觀客有的投錢在裏面，也有投給果物的。我正預備着兩個銅元，想等他來時給他，不料他到了我近旁，不但不把帽子擎出，反縮了回去，只目注視着我走過去了。我很不快活，心想他爲什麽如此呢？

把戲完畢，班頭向觀客道謝後，大家都起身擁出場外。我被擠在羣衆中正出場門的時候，覺有人觸我的手。回頭去看，原來就是那小藝人。小小的黑臉孔上垂着黑髮，向我微笑，手裏滿捧着果子。我見了他那樣子，方才明白他的意思。

『你不肯稍取些果子嗎？』他用了他的土音說。

我點了點頭，取了二三個。

『請讓我吻你一下！』他又說。

『請吻我兩下！』我抬過頭去，他用手拭去了自己臉上的白粉，把腕勾住了我的項頸，在我頰上接了兩次吻，且說：

『這裏有一個請帶給你的父親！』

謝肉節的末日 二十一日

今天假裝行列通過發生了一件非常悲慘的事情幸而結果沒有什麼，不曾成功了意外的災禍。桑卡洛(San Carlo)的空地中聚集了不知多少的用赤花白花黄花裝飾着的人。各色各樣的假裝隊往來巡遊，有裝飾成棚子的馬車，有小小的舞臺，還有乘着小丑，兵士，廚司，水手，牧羊婦人等的船，混雜得令人目不暇接喇叭聲，鼓聲，幾乎要把人的耳朵震聾。馬車中的假裝隊，或飲了酒跳躍，或與行人及在牕上望着的人們攀談。同時，對手方面也竭力發出大聲來回答，有的投擲橘子果子給他們。馬車上及羣衆的頭上，只看見飛揚着的旗幟，閃閃發光的帽子，顫動的帽羽，及搖搖擺擺的厚紙盔。大喇叭呀，小鼓呀，幾乎鬧得天翻地覆。我們的馬車入空地時，恰好在我們前面有一部四匹馬的馬車。馬上皆帶着金鑲的馬具，且用紙花裝飾着。車中有十四五個紳士，扮成法蘭西的貴族，穿着發光的綢衣，頭上戴着白髮的大假面和有羽毛的帽子，腰間掛着小劍，胸間用花邊蘇頭等裝飾着。樣子很是好看。他們一齊唱着法蘭西歌，把果子投擲羣衆，羣衆都拍手喝彩起來。

這時突然有一男子從我們的左邊來，兩手抱了一個五六歲的女孩，高高地擎出在羣衆頭上。那女孩可憐已哭得不成樣子，全身起着攣痙兩手顫慄着。男子擠向紳士們馬車旁去，兒車中一個紳士把身前屈來注目他，他就大了聲叫說：

「替我接了這小孩，這是一個迷了路的，請你將她高擎起來，母親大概就在這近旁罷，就會尋着她罷。除此也沒有別的方法了！」

紳士抱過小孩去，其他的紳士們也不再唱歌了。小孩拚命地哭着，紳士把假面除了，馬車緩緩地前進。

事後聽說這時空地的那面有一個貧窮的婦人，發狂也似地向羣衆中擠來擠去哭着喊着：

「瑪利亞！瑪利亞！我不見了女兒了！被拐了去了！被人踏死了！」

這樣狂哭了好一會，被擠在羣衆之中，只是來往焦躁。

車上的紳士，將小孩抱住在他用花邊蘇頭裝飾着的胸懷裏，一壁眼向四方環看，一壁逗誘着小孩，小孩不知自己落在什

麼地方了只用手遮住了臉啜泣得幾乎要把小胸膛裂破。這啜泣聲似乎很打擊了紳士的心了，把紳士惱得手足無措。其餘的紳士們想把菓子橘子等給與小孩，幼兒却用手推拒，愈加哭泣得厲害起來。

紳士向着羣衆叫說『替我找尋那做母親的』！大家都向四方留心，總不見有像她母親的人。一直到了羅馬街，始看見有一個婦人向馬車方面追趕過來。啊！那時的光景我永遠不會忘記的！那婦人已不像個人相，髮也亂了，臉也歪了，衣服也破了，喉間發着一種怪異的聲音，——差不多分辨不出是快樂的聲音還是苦悶的聲音來，奔近車前，突然伸出兩手想去抱那小孩，馬車於是停止了。

『在這裏呢。』紳士說了將小孩吻了一下，遞給他母親手裏。母親狂也似地抱過去貼緊在胸前，可是小孩的隻手還放在紳士的手裏。紳士從自己的右手上脫下一個鑲金剛石的指環，很快地套在小孩指上：

『將這給了你，當作將來的嫁裝罷。』

那做母親的呆了，化石般立着不動，羣衆的喝彩聲，四方沸騰，紳士於是重新把假面戴上，同伴的又唱起歌來，馬車徐徐地從拍手喝彩聲中移動了。

盲孩　二十四日

我們的先生大病，五年級的先生來代課了。這位先生以前曾做過盲童學校裏的教師，是校中年紀最大的先生，頭髮的白，幾乎像棉花作成的假髮，說話的調子很妙，像如在唱着悲歌。可是講話很巧，并且熟悉種種的世事。一入教室看見一個眼上縛着綳帶的小孩，就走近他身旁去問他患了什麼。

『眼睛是要注意的！我的孩子啊！』這樣說，於是代洛西問先生：

『聽說先生曾做過盲童學校裏的先生，眞的嗎？』

『呃，曾做過四五年。』

『可以將那裏的情形講給我們聽聽嗎？』代洛西低了聲說。

先生歸到自己的位上了。

『盲童學校在維亞尼塞街哩。』可萊諦大聲地說。

先生於是靜靜地開口了：

「你們說「盲童盲童」，好像很是平常。你們能眞懂得「盲」字的意味嗎？請想想看！盲目什麼都不見，晝夜也不能分別，天的顏色，太陽的光，自己父母的面貌，以及在自己周圍的東西，自己手所碰着的東西，一切都不能看見。說起來竟好像是一出世就被埋在土裏，永久住在黑暗之中的樣子。啊！你們暫時把眼閉住了看！幷想像想像終身都非這樣不可的情境看！如此你們就會覺得心裏難過起來，可怕起來罷！覺得無論怎樣也忍耐不住，要哭泣起來，或是發狂而死了罷！雖然如此，你們初到盲童學校去的時候，在休息時間中可看見盲童在這裏那裏弄壎和琳呀，奏笛呀，大踏步地上下樓梯呀，在廊下或寢室奔跑呀，大聲地互相談說呀，你們也許覺得他們的境遇並不怎樣不幸罷。其實眞正的情況，非用心細察，是不會明白的。他們在十六七歲的一期中，很多意氣旺盛的少年，好像不甚以自己的殘廢爲苦痛的。可是，我們見了他們那種高慢自矜的神情，愈可知道到他們將來覺悟自己的不幸中間，他們要經過多少的難過啊！其中也有可憐地青着臉，似乎已覺悟到了自己的不幸的人，他們雖已覺悟，但總現出悲相，我們一定可以想見他們有暗泣的時候的。啊！諸君！這裏面有只患了二三日的眼病就盲了的，也有經過幾年的病苦，受了可怖的手術，終於盲了的；還有出世就盲的，這竟像是生於夜的世界，完全如生活在大坟墓之中了。他們不曾見過人的臉是怎樣。你們試想：他們一想到自己與別人的差別，自己問自己「爲甚麼有差別啊？」「如果我們眼睛是亮的……」的時候，將怎樣苦悶啊！怎樣煩惱啊！

『在盲童中生活過幾年的我，記得出永遠閉鎖着眼的無光明無歡樂的那些小孩們。現在見了你們，覺得你們之中無論那一個都不能說是不幸的。試想：意大利全國有二萬六千個盲人啊！就是說不能見光明的有二萬六千人啊！知道嗎？如果這些人作了行列，在這窗口通過，要費四點鐘光景哩！』

先生到此把話停止了。敎室立刻森靜。代洛西問：『盲人的感覺，說是比一般人靈敏，眞的嗎？』

先生說：

『是的，眼以外的感覺是很靈敏的。因爲無眼可用，多用別的感覺來代替眼睛，當然是會特別熟練了。天一亮，寢室裏的一個盲童就問：「今天有太陽罷？」那最早著好了衣服的即跑出庭

中，用手在空中查察日光的有無以後，跑回來回答問的說：『有太陽的』。盲兒還能聽了話聲辨別出說話的人的長矮來。我們平常都是從眼色上去看別人的心，他們却能因了聲音就會知道。他們能把人的聲音記憶好幾年，一室之中，只要有一個人在那裏說話，其餘的人雖不作聲，他們也能辨別出室中的人數來。他們能碰着食匙就知其發光的程度，女的孩子則能分別染過的毛線與不染過的毛線。排成二列在街上行走的時候，普通的商店，他們能因了氣味就知道，地鴿子旋着的時候，他們只聽了那嗚嗚的聲音，就能一直過去取在手裏。他們能旋環子，跳繩，用小石塊堆築家屋，採菫花，用了各種的草很巧妙的編了做席或籃子。——他們的觸覺練習這樣敏捷，觸覺就是他們的視覺。他們最喜探摸物的形狀。領他們到了工業品陳列所去的時候，那裏是許可他們摸索一切的，他們就熱心地奔去捉摸那陳列的幾何形體呀，房屋模型呀，樂器等類，用了驚喜的神氣從各方面去撫摸，或是把他翻身，探測其構造的式樣，在他們叫做「看」。

卡洛斐攙言，把先生的話頭打斷，問盲人是否眞的工於計算的。

『眞的囉。他們也學算法與讀法。讀本也有，那文字是突出在紙上的，他們用手摸了去讀。讀得很快呢！他們也能寫，不用墨水，用針在厚紙上刺成小孔，因了那小孔的排列式樣，就可代表各個字母。只要把厚紙翻身，那小孔就突出在背後，可以摸着讀了。他們用此作文，通信，數字也用這方法寫了來計算。他們心算很巧，這因爲眼睛一無所見，心專一了的緣故。盲孩讀書很熱心，一心把他記熟，連小小的學生，也能就歷史國語上的事情，大家互相議論。四五個人在長椅上坐了，彼此目不見談話的對手，在那裏第一位與第三位做了一組，第二位與第四位又成了一組，大家高了聲間隔地同時談話，一句都不會誤聽。

『盲童比你們更看重試驗，又與先生也很親熱。他們能因了步聲與氣味，認識先生。只聽了先生一句話，就能辨別先生心裏是高興或是懊惱。先生稱贊他們的時候，都來扳着先生的手或臂，高興喜樂。他們在同伴中友情又極好，總是一處玩耍。在女子的學校中，是因了樂器的種類自集團體的，有什麼壞和琳組，披亞拿組，簫笛組，各自集在一處玩弄，要使她們分離，不是容易的事。他們判斷也正確，善惡的見解也明白，聽到眞正善行的話，

會發出驚人的熱心來。』

華梯尼問他們善於使用樂器與否。

『非常喜歡音樂，弄音樂是他們的快樂，音樂是他們的生命。才入學的小小的盲孩，已會直立了聽三點鐘光景的演奏，他們立刻就能學會，而且用了火樣的熱心去做。如果對他們說「你音樂不好囉！」他們就很失望，但因此更拼了命去學習了。把頭後仰了，唇上湛着微笑，紅了臉，籠了情，在在黑暗的周圍中一心神往地聽着諧和的曲調，見了他們那種神情，就可知音樂是何等神聖的慰安了。對他們說你可成音樂家，他們就發出歡聲露出笑臉來。音樂最好的——壞和琳拉得最好或是披亞拿彈得最好的人，被大家敬愛得如王侯。一遇爭執，就齊到他那裏求他批判，在他那裏學音樂的小學生，把他當作父親看待。晚上就寢的時候，大家都要對他說了「請安息」！才去寢。他們一味談着音樂的話，夜間在牀上，固然日間疲勞得要打盹的時候，也仍用了小聲談說樂劇，音樂的名人，樂器或樂隊的事。禁止讀書與音樂，在他們是最嚴兇的罰，那時他們的悲哀使人見了不忍再將那種的責罰加於他們。好像光明在我們的眼睛裏是不能缺的東西，音樂在他們也是不能缺的東西。』

代洛西問我們可以到盲童學校去看嗎。

『可以去看的，但是你們小孩還是不去的好。到年歲大了能完全了解這不幸，同情於這不幸了以後，才可以去。那種光景是看了可憐的。你們只要走過盲童學校前面，常可看見有小孩坐在窗口，一點不動地浴着新鮮空氣。平常看去，好像他們正在眺望那寬大的綠野或蒼翠的山峯呢，然而一想到他們是什麼都不能見，永遠不能見這美的自然，這時你們的心就會好像受了壓迫，覺得這時你們自己也成了盲人了的罷。其中生出就盲了的，因爲開始就未曾見過世界，苦痛也就不多。至於二三月前新盲了目的，心裏記着各種事情，明明知道現在都已不能再見了，幷且那心中的所記着可喜的印象，逐日地消褪下去，自己所愛的人的面影，漸漸退出記憶之外，就覺得自己的心一日一日地黑暗了。有一天，這裏面有一個非常悲哀地和我說：「就是一瞬間也好，讓我眼睛再亮一亮，再看看我母親的臉孔，我已記不清母親的面貌了！」母親們來望他們的時候，他們就將手放在母親的臉上，從額以至下頤耳朵處處撫摸，一壁還反復地呼着

「母親母親」見了那種光景不拘怎樣心硬的人也不能不流了淚走開的！離開了那裏覺得自己的眼睛能看實是例外的事；覺得能看得見人面家屋天空是過分的特權了。啊！我料你們見了他們，如果能夠，誰都寧願分出一部分自己的視力來，給與那全班可憐的——太陽不替他們發光母親不給他們臉面看的孩子們的罷！」

病中的先生　二十五日

今日下午從學校回來，順便去望先生的病。先生是因過勞了身體病了的。每日授五小時的課，運動一小時，再去夜學校擔任功課二小時，吃飯只是草草地呑咽，從朝到晚一直勞動着沒有休息所以把身體弄壞了。這些都是母親說給我聽的情形。母親在先生門口等我，我一個人進去，在樓梯裏看見黑髮的考諦先生，就是那但哄嚇小孩從不加罰的先生。他張大了眼看着我，毫無笑容地用了獅子樣的聲音說可笑的話，我覺得可笑，一直到四層樓去按門鈴的時候還是笑着。僕人引我入那俠小陰暗的室裏去，我才停止了笑。先生現在室內臥着，他臥在鐵製的牀上，鬍鬚長得深深地，一手遮在眼旁，看見了我，就用了籠着深情的聲音說：

「啊！安利柯嗎？」

我走近牀前，先生一手搭在我的肩上：

「來得很好！安利柯！我已病得這樣了！學校裏怎樣？你們大家怎樣？好的？啊！我雖不在那裏？先生雖不在那裏，你們也可以好好地用功的，不是嗎？」

我想回答說「不，」先生遮住了我的話頭：

「是的，是的，你們都看重我的！」說着太息。

我眼看着壁上掛着的許多相片。

「你看見嗎？」先生說給我聽。「這都是二十年前得着的，都是我所教過的孩子呢。個個是好孩子。這就是我的紀念品，我豫備將來死的時候，看着這許多相片斷氣，我的一生是在這班勇健淘氣的孩子中過了的囉。你如果卒了業，也請送我相片罷！送我的罷？」說着從桌上取過一個橘子，給我塞在手裏說：

「沒有甚麼給你的東西，這是別人送來的。」

我凝視着橘子，不覺悲傷起來，自己也不知道為了甚麼。

『我和你講，』先生又說『我還望病好起來，萬一我病不好，望你用心學習算術因爲你算術不好。要好好地用功的啊！困難只在開始的時候，不能的事是決沒有的，所謂不能者，無非是用力不足的緣故罷了。』

這時先生呼吸迫促起來，神情很苦。

『發熱呢！』先生太息了說。『我差不多沒用了！所以望你將算術，將練習問題，好好地用功！做不出的時候，暫時休息一下再做，要一一地做但是不要心急！勉強是不好的，不要過於拼命！快回去罷！望望你的母親！不要再來了！將來在學校裏再見罷！如果不能再見面，你要將這愛着你的四年級的你的先生，時時記起的啊！』

我要哭了。

『把頭伸些過來！』先生說了自己也從枕上翹起頭來，在我髮上接吻，了說『可回去了！』眼睛轉向壁去看。我飛跑地下了樓梯，因爲急於想投到母親懷裏去了。

街路　二十五日

今日你從先生家裏回來的時候，我在牕口望你。你碰撞了婦人了。走街路是最要當心的呀！在街路上也有我們應守的義務，既然知道在家樣子要好，那末在街路也是同樣。街路就是萬人的家呢！安利柯！不要把這忘了！遇見老人，貧困者，抱着小孩的婦人，拄着拐杖的跛脚，負着重物的人，穿着喪服的人，總須親切地把路讓過。我們對於衰老，不幸，殘廢，勞動，死亡，和慈愛的母親，應表示敬意。見人將被車子碾軋的時候，如果那是小孩，應去救援他；是大人的時候，應注意關照他。見有小孩獨自在那裏哭，要問其原因；見老人落了杖，則替他拾起。有小孩在相打，替他們拉開，如果那是大人，不要近攏去。暴亂人們的相打是看不得的，看了自己也不覺會殘忍起來了。有人被警察吊着了走過的時候，雖然有許多人集在那裏看，但也不該加入張望，因爲那人或是寃枉被吊也說不定的。如果有病院的舁牀正在通過，不要和朋友談天或笑，因爲在舁牀中的或是臨終的病人，或竟是葬式，都說不定。明天，自己家裏或許也要有這樣的人哩！遇着排成二列走的養育院的小孩，要表示敬意。——無論所見的是盲人，是駝背者的小孩，是孤兒，或是棄兒，都要想到此刻我眼前通過着的，

不是別的，是人間的不幸與慈善。如果那是可厭可笑的殘廢者，裝作不看見就好了。路上有未熄的火柴梗，應隨即踏熄，因為那是弄得不好要釀成大事傷人生命的東西。有人問你路，你應親切而仔細地告訴他。不要見了人笑，非必要勿奔跑，勿高叫。總之，街路是應該尊敬的，一國國民的教育程度，因了街上行人的舉動，最可看出，街上如果有不好的樣子，家裏也必定有同樣的不好的情形的。

還有，研究市街的事也很重要。自己所住着的城市，應該加以研究。將來不得已離去了這城市的時候，如果還能把那地方明白記憶，能一一把某處某處都記出來，這是何等愉快的事呢！你的生地是你幾年中的世界。你曾在這裏隨着母親學步，在這裏學得第一步的知識，養成最初的情緒，求覓最初的朋友的。這地方實是生你的母親，教過你，愛過你，保護過你。你要研究這市街及其住民，而且要愛。如果這市街和住民遭逢了侮辱，你是應該竭力防禦的。

——父親——

(第五卷完全書未完)(R)

劇界明星又弱一個

從予

在本誌二十卷九號，愈之君於法國女伶莎拉般哈德的死，曾為文深致其悼惜。不謂時方年餘，劇界明星意大利女伶愛柳諾娜豆斯(Eleonora Duse, 1859–1924)又以逝世聞了。她以一八五九年十月三號生於文藝市(Venice)，為一賣藝者之女。豆斯生而具演劇天才，十二歲時，即隨其父母獻藝各地。十四歲母卒，迨年二十，她的芳名已洋溢意大利全國了。一八九二年，維也納舉行紀念會，凡歐洲名伶莫不被聘，獨不及豆斯。她於是親蒞奧京，演茶花女於愷爾劇場，奧京觀者幾為之萬人空巷。這時，意大利詩人鄧南遮適亦在座，不禁傾慕備至。其後，竟特作"La Gioconda"以奉獻於"Eleonora Duse of the Beautiful Hands"，愛戀之情於此可見。嗣後，她歷上演於英俄德法各地，芳蹤所至，莫不受熱烈的歡迎。一九二一年，第三次遊美，大為美人所稱譽。今年四月五日以疾卒於胚子堡(Pittsburgh)，從此劇界明星又弱一個了！

孟子解頤零札（二）

平伯

孟子斥異端，時時露出破綻。孟子說話只是一鼓作氣，所以愈說下去，便愈不成了。例如滕文公上篇載他闢陳相許行之說，開頭是很中肯的。說人人做工是可以，說賢者與民並耕而治天下，本來是一時行不通的。孟子以應當分土之義正之，一點不錯。但他必定要說『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這簡直是說有產階級白吃白喝，是天經地義了。（他所謂天下之通義）這像什麼話！如何能服陳許呢？後面又引了許多聖賢，堯舜禹益契稷，證明他們決無心於耕田的，也覺小題大做，不必動輒抬出許多偶像。以下便駡他背師，賤視楚人；硬要把魯頌閟宮之詩，——明明是詠僖公的，加在周公身上，說道『周公方且去打牠呢，你怎麼反跟着這種「南蠻鴂舌之人」學起來了？眞眞沒出息！』其實周公幾時伐過楚國？此眞癡人說夢了。朱子替他圓謊，說他是斷章取義，也是說不通的。此詩在滕文公下篇又引之，又歸之周公，可見孟子認定是周公的事了。（詳細的駁斥，見顧頡剛的詩經的厄運與幸運一文，小說月報十四卷五號。）

頂好笑的是陳相說：『屨大小同，則價相若。』而孟子回答道：『巨屨小屨同價，人豈爲之哉？』這種論辨，不知從那裏說起？陳相的意思，是要還淳反樸，所以交易往來只以量別，不以質分。無論鞋子是綢是緞，是布是草，只要尺寸一般，總只一個價錢。反言之，大鞋與小鞋自然兩個價錢了。而孟子反說：『大鞋小鞋一個價錢，誰來做呢？』這眞是無的放矢了。以下未載陳相之復辨，想必還有別的話；再不然，就是憒憒而去了。遇這種地方，我想孟子是打輸官司的。

愛藝術的國王（喜劇）（續）

俄國盧那卻爾斯基著

耿濟之譯

第一幕

拉格納爾勃洛再的手藝室。其最內部有兩扇，窗臨着田野。遠遠裏望得見佈滿着太陽，長滿着樹木的小山。那間房子是古式的，很大，也許是以前的當鋪；沒有頂棚，祇是傾斜的，帶着屋梁的頂兒；左邊一架大火爐，爐後有一扇通冶鐵房的門，隨時從那裏傳出錘子的聲音來。往左是出入的門，在那門後放着用紅色簾子遮住的神龕。舞臺中央放着一張沉重的桌子，周圍排着些凳子。桌上放着啤酒瓶和許多燒土製的杯子。牆頭是光的，木製的。兩窗中間有一座架子，放着未完的作品，用濕布蓋着。傍邊箱子上和凳上放着石膏的模型。拉格納爾和他的朋友們坐在桌傍。

拉格納爾是頭髮灰白，曲掌，和短矮的人。頭上帶着有繐頭的紅帽；穿着開廠着的灰色坎肩，褲子也是紅色，拖到膝蓋那裏，用紅背帶背着，鞋子和襪子都粗拙得和農人所穿的一般。舉動是安靜的，懶惰的。拙着大煙管。

城克爾身長，彷彿很汚穢似的，年紀已極老，頭髮是灰黃的，鬍子是尖的，一縷頭髮直披到眼睛那裏。額上戴着寬緣的舊氈帽。他穿着寬大的絨袴衫，頭頸裏繫着一條黃手絹。他的姿勢是激烈的，聲音是喊嚷的。

林特福爾司牧師身量極重，臉兒

全是圓的；頭髮是栗色的；還戴着眼鏡。他穿着長襟的黑衣，一直緊鈕到雙層的下頦那裏。他說話用洪大的聲音。

城克爾　立起身來，把杯子往前一伸。第二次重新祝賀鐵匠勃洛再偉大的作品，祝賀那新人！

牧師　立起來揮着杯子。勃洛再坐在那裏笑着。願火燄的，震怒的上帝的祝福，願那說自己：『我是存在的！』的人的祝福，隱藏在那裏面。

城　坐下去，用手擦着鬍子。牧師老是招惹我。……但是我是不肯折服的。……薩姆孫牧師，我對你說——你是很可愛的人兒。你這樣的人……總而言之……對於我們是越多越好的！薩姆孫牧師，我還對你說，——這個還可以證明你還有心，那就是我願意說，雖然在宗教學校裏五本摩西的書和其他許多別的書把你攪壞了，可是你總是，——我就這麼說罷，——你總是平民的人！

牧師　彷彿聖經不是平民的書似的！聖經並不是為國王們用的書，那是上帝給黑中又黑的平民所說的話。回身向勃洛再　你的那個青年，譬如說，不很像那反抗高利亞夫的達衛麼？

勃洛再　怎麼呢？也許那達衛、米開爾、昂傳老，在王家博物院裏有一張摹本的，對於我發生些影響來。

城　得啦，得啦，小老頭兒拉格納爾，不要說空話！什麼達衛？什麼米開爾、昂傳老？這是人生，這是四十八年時代的紀念，這是平民的啼聲和呻吟聲，——就說是，——感動了你啦。要是不在你的森林裏的鄉村裏，你往那裏去取到你那個老人呢？老朋友，等着，我立刻就借着所有我所想所感的，和我們剛纔喝下去的那點力量，給牧師講一講，拉格納爾朋友所鑄成的是什麼東西……願把榮譽給他。竭力用大聲唱着　榮——譽！榮——譽！

牧師　音級低些。榮——譽！

城　朋友們，不要生氣，可是我不能不說幾句話，或是所謂演說。勃洛再老友，斟一杯啤酒給我。勃洛再斟好，含笑着遞給他。我同你是老朋友，雖然不能時常意投心合的。因為我的心情是激烈的，也可以說是搖曳的。我最喜歡喧鬧的民衆，雷轟似的歌兒。張開着一隻手。我的手在堡壘上被打傷了！可是你是狡滑的禁慾派。……不過在你的禁慾主義

後面，拉格納爾、勃洛再呀，——不瞞你說出來，——還有平民的心。對啦！現在那顆心就露出來了，隱士，熊兒！喝着酒，用手撚着鬍子。譬如說，極平常一個樹林裏來的人走到你的鑄像面前。他要看見什麼呢？看見自己的人！先說那個老頭兒……老頭兒是甚麼樣的人？那是樹林裏的鄉下人！為什麼他坐着？為什麼垂着頭？為什麼他的肩膀彎着？為什麼手，強有力的手，彷彿彎曲的樹根一般，垂在地上？為什麼他身體彎曲着，穿着破爛草鞋的兩脚蜷屈着？為什麼他的額角又狹窄又發皺，頭髮亂鬆着，眼光帶着畏怯似的？因為他厭倦了人生了！是的。這麼說罷：為養活自己和自己的家族而做工，這個已經是很難堪的了，但是還要一生把他所賺的奪去呢。……

……這兩個肩膀負擔着所謂國家。……那個國家用牠基礎的尖角擱在這個背上。眞是卡里阿基達呀！（註一）他是很能忍耐的。唉，眞是能忍耐的人呀！但是是有力的人。喂，小老頭兒，樹林裏來的鄉下人，試着屈身下去，試着站立起來！喔，這是什麼？猿猴麼？噢，霍！巨人！一磅重的拳頭。熊兒，把胸脯挺直着！這可以作為『薩格』上英雄的材料！（註二）并且實在還能一個人出去獵熊，舀乾無底的池沼，斫倒三懷抱大的樹，掘鬆着被樹根盤旋着的土地，還在冰水裏捕魚。……可是吃的是……搗碎的樹皮，草和蕨姑；黑麥的麪包當作點心。他就這樣坐着：又馴順，又嚴澀的。你是所有我們的祖父。……你是貧窮的，強幹的，被損害的生活建設者，文化的卡里阿基達，人類的背脊！……啊？够了麼？不，我還能够對於他多說幾句話。我是脆薄的，軟弱的，神經衰弱的，有病的，但是我是他的孫子，他在我的裏面，幸得他不僅祇在衰弱的，半有智識的我裏面。你看，留心着：祖父有一點驚奇呢。這是他驚奇自己的孫子呢！你看：飄起來了！簡直和爆烈似的！襯衫解開着，——看得見鐵的胸，從那上頭生出肩膀來，海盜式的頭頸，強壯的身體上栽着震怒的頭。……復仇的天神！可總是鄉下人：他身上有『洛巴利』種人（註三）的血和筋肉，帶着點土氣！這是雪，狂風，灰色的海，和莊嚴的晚霞這樣養成他的。……

……北方人！……他從已斫倒的樹幹裏拔出斧子來，放在頭上，別隻手却揮着，彷彿用明晰的聲音說：『等着！』『等着，』

——他說，——『新人來了。』看着這個年輕的巨人眞要恐怖得心悸呢。……可是看着還快樂他好像狂怒的海上的旭日，我可以這麼說。……可是所有這些不過是一堆鐵罷了。……人兒，張開嘴罷因爲你被取來了！啊！啊！這就是所謂鍛成鐵的歌啊！這却是靜默的，微笑的勃洛再鼻子管裏嘟囔着做成的。榮譽給他！……（竭力用大聲說着。）榮譽！榮譽！

牧師　（音級低些）榮譽！

勃　渥司卡爾，要是你把這些話刊在報上，那時候便誰也不會來看這像了。（喝乾了一杯，微笑着。）渥司卡爾一散開的時候，——從那裏去取這些話呢！他能在世上講述一切，此外還能講許多。尤其是在喝過酒的時候。老人同着年輕人在樹林裏做工。……唔……也許是聽見熊來了。老人怎麼辦呢？防衞麼？實在沒有力量跑呢——太晚了。……可是年輕人却取起斧子來了。也許就是這樣……

城　說謊，說謊，不是這樣！不，老兒，不對：……不是熊兒！……難道不是你自己稱這個作品爲『新人』麼？

勃　並不……這是牧師……（放出一大團煙氣來。）

牧師　（得意態）那經由審判官和先知說話的上帝靜默了許多時候了。現在他的聲音傳出在人民心裏。人民就改樣了。現在上帝佔領着他們，自由的上帝，眞理的神火的愛呀。醒悟是在這密林的深處成就的。如果老年人已經沒有耳朵去聽，他的背永遠傴屈着，那末上帝就可以經由年輕人的心靈裏打開自己的道兒。（喝着酒，把酒杯啤拉地放在桌上。）下一星期我要談論你的像，還要把聖保羅教堂的檀越們帶來。……讓他們看一看。

城　這是這樣！牧師，祝你健康。（碰着杯，喝起酒來。）噢，老朋友，我們這裏眞快樂呀！我們活動呢！是的！我們同我們的勃洛再說出話來了！讓那些大學院的先生們跳舞去罷。因爲理想是理想，可是技藝是如何的呢？解剖學麼？……多麼偉大呢！……狂風！……並且有多少憂愁，眞理和……希望，音樂！是的，這麼說能你把釘兒插進人類的頭裏去了，所以這個是不能够不顯見出來的。

埃里卡年在大門外探頭入。他還是一個小孩，發亮的黃灰色的頭髮，披

得很長，不美麗的臉上帶着小黃斑點，可是他的臉龐却很活潑。他穿着漂亮絨衣，頭上戴着絨帽。

埃　可以進來麼？

城　啊，小孩子！到我們這裏來！你的酒杯等着呢。

牧師　我年輕的小朋友，請進來罷。

勃　（吐出嘴裏的煙斗。）來罷，托爾。

埃　喂，師傅，不要見氣！發生了一點非常的事情。

城　把這個我給你斟滿的酒杯喝了罷。……你看那酒杯看來和雪似的……

埃　唉，還說不到這個呀，城克爾師傅！朋友們，發生了點奇怪的事情。我昨天高與地把那『新人』像告訴給愛麗薩公主聽，她就決定今天到這裏來親眼看一看……

勃　（皺着眉頭。）噢，宮庭的習氣！……我們是平常人！這裏是鐵匠鋪馬房。不過也就讓他們來罷。

城　小孩子，這是別一個世界：無論怎樣，公主是不會喜歡的。

牧師　這個沙樂美要在這裏做什麼？

埃　這個還不要緊，……因為愛麗薩公主並不是沙樂美，却是很可愛的人…………有教育的，具有興味的。……總而言之，是個尤物。我却是不准有人當我面前說她不恭敬的話。是的！……你要曉得！如果，城克爾，你要說這個因為他是公主，我是王家寄宿生，那末就此你可以證明你不是民主主義者，却是有妒忌性的賤民。是的。

城　（擠着眼睛。）不要發火。我可以賭東道，你愛上了她的香水，态勢和妝飾了。

埃　（臉紅。）唉！你不敢！……這是什麼？

牧師　你住在庸俗人的身軀裏，我的小朋友呀！你住在不好的地方。人吃着王家的麵包不受懲罰，是很稀少的。

勃　（掏出煙斗來。）托爾，但是什麼事情呢？

埃　事情就是過一刻鐘後國王要同得寵的洛郎和醫生跟着她到這裏來。因為國王，你要曉得，有點不大舒服，所以由他們伴着到城外去游玩，我深知道他要到這裏來；不過吩咐不要預先通知你們。

城　國王麼！……原來是這樣！……我就走啦。我同他是互相沒有同情心的。我同國王纔談過一次話。不是同這個王，却是同他的父親。我那時候在監獄裏面。這真是反革命的時候。忽然把我們都帶到監獄的院子裏去，國王帶着肩

章，肩紐，綬帶靴鉤和蘇丹帽來了。同着他來的還有那隻狐狸烏里姆和其他貴族。那時候他說：『我赦免你們，不過你們應該重新宣誓忠的誓』。我們一句話也不發。他也是那樣。後來烏里姆說道：『你們在監獄教堂裏發誓罷』……九十八個犯人裏僅有七個人不發誓。……其中就有我在裏頭。但是過了幾個禮拜還是把我們赦放了。因爲狐狸烏里姆打算使我們生出感激心來。以後……

牧師　得啦！這些話我們已經全都知道，但是我聽見一隊馬的蹄聲：這是公主來了。城克爾師傅，我們避到一邊去罷。

兩人都退到最遠的屋隅去。

門兒開了。朝廷僕人扶着她。愛麗薩入，身體很合格，並且很活潑，穿着華麗的騎馬衣，在美麗的栗色頭髮上戴着一張硬帽，手裏持着鞭子。她的臉色和舉動是易動感情的。

愛　勃洛再……就是……你麼？帶着可意的微笑走到他面前去。

勃　慢慢兒整着坎肩，把煙斗放在桌上。公主，是我。

愛　我驚擾你是很對不住的。小托爾昨天把你的那座像鼓吹得我一夜睡不着，——願意趕緊看一看你的名作。我記得你的『跟蹤』的像，鐵工的彫刻家，我是知道你的。……你能給我看你的新作品麼？

勃　我有什麼自己珍重的？我造那像就爲的是人家看的。牠就在那裏簾子後面。走過去一拉。

愛麗薩遠遠的站着。簾子揭開的時候，她發着恐怖的輕微的喊聲，搖身一下，隨後往前傴着身子，貪心地望着，鞭兒緊握在拳頭裏。一時無語。她的臉兒發白着，眼睛裏流出眼淚來了。

城　輕聲對牧師說。她驚訝着呢。

牧師　輕聲。她像洛特的妻子。

勃　如蒙允許，我可以把簾子闔上。

愛　默聲地用手作勢表示否定的意思，勉強咽下一口氣輕聲說着。椅子……

（埃里卡年趕緊把凳子端過去。她坐下去，拉着他的手無語。）

愛　托爾，你的話很對。……我簡直痛起來了。……向勃洛再。這是又恐怖又可喜。……沒有話說，……默態。洛勃再師傅，如果這種人果眞存在着呢。要是果眞有呢！這不過是象徵罷了。

勃 聳着肩，默聲着。

愛 這是巨人。願意在青年面前俯着頭，如同在威嚴的上帝面前一般。這是美。連在巨人的舊廢址裏都是美。……但是，托爾，這是什麼寫實主義呢？托爾？難道人生能具有這種樣式麼？你記得菲其意講再衞司的話麼？在想像裏，和在夢裏一般，上帝自己會來到他面前的。幻想比人生還高。在幻想裏是神自己會來的……這是神呢！

城 極得意地從屋隅裏出來，半傴着身體。求你允准……公主，我不贊成你的話。實在不贊成。爲什麼說這些『神』和『人生不會有這樣』的話呢？……這些話，對不住，都是浮面的。怎麼人生不會有呢？牠是會有的……但是應該，那末說罷，會去採取。公主，你沒有看見過這樣的農人，我却看見的祇是這種人，在每個農人裏我都看見這種人。……在每個裏我都看見那統一的，偉大的——人民！不過，雖然我是藝術家，我也許能夠取，却不會重新給！勃洛再却是會的。蜜和蠟是在花裏的，可是要是沒有蜜蜂，你總不能從那裏去取出來。重新鞠躬下去。公主，請你饒恕我的大膽，但是你對於這個平民作品的誠懇的喜悅給我一個原因，就是說，一種勇氣……

愛 立起身來，很客氣地說話。請能……你所說的話是有趣的。

牧師 隨着慢慢兒從屋角裏出來。有威權的貴婦，我是平民教堂裏的小執事。整理着眼鏡。請允許我把我那平常爲農夫，手藝人，獵人和漁夫們所傾聽的聲音提高一下，——提高到公主的寶座面前。有威權的貴婦，我想向瑙爾郎提的人民提議用好幾千人的署名，向政府請願在聖神教堂對過大廣場上設立這個紀念物，——你對於這個請願能否在政府之前維持一下呢？

愛 那是很喜歡的，牧師先生！

勃 唔，薩姆孫老朋友，不要信得太過；你還不知道人民愛不愛這件東西呢。

城 不安態。喔！

牧師 我是有點知道瑙爾郎提的平民的。

愛 疑惑態。你以爲人民，民衆，會了解藝術品麼？

牧師 我不知道。但有這個他們是明白而且了解的。而且這個能給他們極大的益處。

愛 奇怪。對不住，我有點奇怪。你是一個

牧師，不善於宣傳馴順麼？在這裏頭却很少這種原素。這是反叛的作品呢。

勃　（微笑）對啦！這麼說，城克爾說得很對。警察總監一定也是這個意思。

愛　（不安態）但是難道你是別種意思麼？

勃　誰需要我的意思呢？怎麼做，——就怎麼做了。

牧師　（莊嚴態）有威權的貴婦，我是上帝的服侍人。我是反正教徒，相信的不是遺襲，却是上帝開啓着他選民的話。尤其是相信他在我心裏的微語。他應該做我的上帝，以便我服侍他。不然，他就要成爲那所說『不要服侍他們，不要崇拜他們』的人了。但是我的神，對於我單一的，——那是『眞理』和『自由』的神。人類的兒子們已遠離開這個道路了！難道應該告訴你這些話麼？每個人都能看出人們的友愛已成爲可笑的話了。有些弟兄們做了僕人，有些弟兄們做了主人，而這兩種人的心靈都同樣地墮落了。何處是得救呢？（舉指向天）公主，就在上帝那裏；他在一定的時候要推出先知和審判官來。我們却應該在他的意志面前馴順，而對於地上之主驕傲，像扎哈利的兒子約翰一般，給他預備道路。也就因此我願意在教堂對面放這個像。牠能教給上帝的牧地許多的事情。

愛　老實說，我在這裏所聽見的一切話對於我是十分奇怪，而且意料不及的。但是我開始明白，這個奇妙的作品是如何發生的了。先生們，我是公主，大概因此一點也不像平民主義者……但是那強力和美麗把我征復了。不過在這裏那強力和美麗是誰的呢？你們說：是人民的，住在他們裏面的上帝的。但是我想那是勃洛再師傅的，住在他裏面的上帝的。

勃　公主……我一根骨頭，一塊肉，都是我的人民的。我是魏美司開立特是鐵匠，鐵匠的兒子和孫子。也許我是錯的，因爲我不是審美學家，還不是學理家，但是薩姆孫和渥司卡爾老朋友說人民的心由我的手而活動，我覺得未免恭維太過了。但是所有在我的作品裏壞的地方，——其中自然有許多壞的地方——自然是因爲我的手軟弱的緣故。但是所有好的地方，——如果有的話——那末就是由於人民的心的強力了。

（門兒呀地開了。尤利安穿着制服

尤 一直走將進來，挺直地站着。）喊嚷。國王陛下到！

（大家都抖索了一下。牧師和城克爾兩人重又避入黑暗的屋隅裏去。愛麗薩惱怒着迎接國王去。埃里卡年膽怯起來。勃洛再很安靜。）

勃 向埃里卡年 我還沒有穿外衣呢。

愛 惱態。沒有什麼，留着能師傅。不要走。

（喜阿里瑪爾，跛足的醫生康賚克，帶着假髮漂亮的洛郎和烏里姆伯爵，穿黑禮服白領結腋下挾着公事包同入。國王穿着灰色的軍服，和聳着白毛的黃色軍帽。）

王 愛麗薩！愛麗薩小鳥兒！我們又遇見你了！捉住了！愛麗薩，喜歡喜歡能：伯爵要回到自己釆地上去我趕上了他的馬車。於是我們就在道上金黃的麥地裏，天空底下，按照基督的方法和解了！眞的，我們已經和解了。我簡直歡喜得醉起來。向烏里姆 喔，我的烏里姆，我的老烏里姆，你眞使我難過呢。伯爵勉強微笑着。洛郎也很喜歡。洛郎，你不也喜歡麼？洛郎，我們不可以等一等麼？僥倖着，你我年紀還輕呢。

洛 苦笑。我悉聽陛下的指揮。

愛 喜阿里瑪爾表哥那位就是勃洛再師傅。我們突如其來地遇見他。他請恕他罪。你看，他竟沒有穿外衣。

王 謙卑態。不要緊。你就是人家所講的彫刻鐵匠麼？勃洛再鞠躬。很喜歡見你。向前走幾步坐在愛麗薩留下來的凳上。這就是你的新作品。戴上眼鏡。

（無語）

王 洛郎，你以爲怎麼樣？

洛 Pas mal……Un peu grossier……un peu pretencieux. Mais pour un marechal-ferrant c'est pas mal du tout.

王 除下眼鏡 Vous avez raison! 烏里姆伯爵？

烏 我不喜歡。我很高興到這裏來了。我堅決地請求勃洛再師傅不要想把這個作品在大庭廣衆陳列出來。

愛 臉紅。爲什麼？

烏 微笑。公主，那是根據政治的見解。

愛 根據警察的見解麼？

烏 更加微笑着。公主，難道你蔑視警察麼？但是那是你的看家狗呀。

王 坐在那裏，回身向着勃洛再。勃洛再師傅，你是有才氣的人。……這是無容辯論的。……但是你的作品是有害的。你不要以爲我附合着烏里姆伯爵，並且打

算用他所謂『看家狗』的眼光對付你的作品。不是的！愛麗薩，你對於我並不這麼想吧？烏里姆伯爵最先是一個首相。我可並不是最先的國王。愛麗薩，最先我並不是國王。最先我是一個美術家，——這個是我的好朋友洛郞，近世第一建築學家，可以證明的。所以我也用美術家的資格，來對待你的作品。但是你一定要問：我的藝術是甚麼呢？我可以回答：我創造着文化。愛麗薩，是的！（驕傲態。）上天把國家和牠的人民交付給我，當作一種材料，並且說：喜爾里瑪爾，喜阿里瑪爾的兒子，給你十個天才，去擴張去，因為在沒有喪失的地方，我收拾着在沒有播種的地方，我收穫着。在瑙爾郎提的石壁和池沼之上去生長新的埃拉搭罷！（短時的不語。感動態。）這個彷彿是對於我的福音，那種甜密和愛愁的福音，正和對於永貞女的福音一般。我也正和她在鮑其釆里平地上一樣，倒退着，俯着身子，並且說道：『我的軟弱的，不要把白大理石的重十字架擱在我身上呀。』但是天使回答說：『取着十字架走罷。』愛麗薩，我就走了。……（短時的不語。用別種聲音。）所以我是根據着這種高深的，神秘的，得勝的理想的。所以我說：這是有害的作品。

洛 （喜悅。）喔，好生聽着！你們那些北方的藝術家，有這樣的君主，是應該如何有幸呀。

城克爾 （輕聲對牧師說。）那個壞蛋在他面前眞諂媚呀。

牧師 他眞相信自己的上帝呀。但是他的上帝是盲目的上帝。

城 我想是的。

王 （在凝想以後。）你的作品之有害，並不因為在裏面實在含混地表現着那種理想，如果相信烏里姆伯爵的感覺的話……

城 （輕笑。）看家狗的感覺……

王 那種革命的思想不是的，牠的危險，是因為總表現着些理想。難道藝術就為此麼？難道牠是對於報紙的補充麼？慚愧着罷！

（大家都驚奇着）

王 你鑄的是甚麼？國民新聞報上的社論麼？不好呀！你一定是功利主義者？但是凡藝術家願意使藝術成為有益的……這種人是應該驅逐，用阿博浪的名義，驅逐出雅典。因為你不但是鐵匠，還是藝術家。這都是什麼呢？簡直是革

命馬上的蹄鐵！（笑着。洛郎和烏里娜哈哈笑起來，連尤利安都微笑着。）是的，是的，革命馬跛腿上的蹄鐵。你仔細想想……

勃　陛下！這些話我早就聽見過了。你來看我的東西。你不喜歡牠。對於我這是毫沒有關係的。至於你的理論更加沒有關係了。對於第一段教訓我恭敬地感謝，第二段却請你在比較中選的聽講人面前去宣讀罷。

王　（聳肩，咬着嘴唇。）喔，喔！我明白，你生氣了。……一切的藝術家都是太自愛，而且容易生氣。但是你要相信，我是願意你有益處的。

勃　陛下，我並不是什麼功利主義者。把我的益處放在一邊好了。

王　算了，算了。你那個作品我可以給價二千克郎。

勃　但是……

王　少麽二千……四千。我願意買牠。……少不少？

勃　夠了！但是您既然不喜歡牠，為什麼又要買牠呢？

王　（帶着圖畫似的恣勢。）為的是去毀滅牠。

洛　這眞是好，這是大量。

勃　陛下，你不能夠取得牠，即使是拿你宮庭和博物院來換。

愛　（老是着急着，很激烈地說。）喜阿里瑪爾，難道你沒有看見這個很美麽？喜阿里瑪爾，你看，你看：這是多麼莊嚴呢！難道你有這樣頹喪的，衰敗的心靈麽？

烏　公主，公主！……禮貌。

愛　喜阿里瑪爾，你簡直要我死呀！我全身都抖索着。好幾次自己搖惑着，屏去痛苦的思想，恥辱的眞實。但是你……你竟是一個自滿的丑角！

（大家都驚奇着）

烏　啊喲，公主！

（洛郎掩着耳朵。尤利安張着嘴，王面色發白，立起身來，隨後簡直倒在凳子上面，不語。）

愛　勃洛再師傅……（她拉住他的手，眼睛裏流着淚。）我，我買你的作品，我可以給牠找到相當的位置，你要相信！對不住。……
……我走了……托爾，走罷！

（她勉強壓制着哽咽，跑將出去，着慌的埃里卡年也跟在她後面跑着。）

烏　先生們，對於所發生的事情我認為十分遺憾。公主正受着神話煩惱的毛病。總請一句話也不要出這牆以外。請……（注視着黑暗的屋隅。）那裏是誰？啊，這

是林特福爾司牧師。……城克爾先生。陛下白白的到這兒來了。這是共和黨徒的巢穴。先生們，如果你們打算傳佈這個消息，那末除掉我好生追究造謠言的罪徒以外，你們便是朝廷和君主的勁敵，誰也不來相信你們了。

城 伯爵，你安心罷，我們對於這些事情是並不注意的。

牧師 我僅祇說那講台上值得說的話，而且在我認爲值得說的事情裏我是不放鬆一句話的。

王 （立起身來用軟弱的聲音說。）庫費克，庫費克，給我丸藥唉！洛郞！雅典王治理愚傻白奧地人的國家是如何艱難呀！（攙着洛郞的手走了。跛脚的庫費克帶着瓶兒跑在前面。克爾和牧師用嘲笑的眼光送着他們。）

閉幕 （全劇完）

註一 卡里阿基達是穿長衣的婦人像，在建築裏用作維持房屋一部分用的。

註二 「薩格」爲斯堪提那維人歷史的神話的，和宗教的傳說，係詩體。

註三 「洛巴利」種居芬蘭北部海邊以漁業爲生。

本社收到新出版物一覽 （以七月下半月收到者爲限）

農商公報	十卷第八册	農商部編輯處
英語週刊	四百五十九號	英語週刊社
中華教育界	十三卷第十二期	中華書局
山西教育公報	七年一五五、一五七期	山西教育廳
交通公報	六一七至六三一號	交通部總務廳統計科
學生雜誌	十一卷第六號	學生雜誌社
中國青年	第三十九期	中國青年社
孤軍	二卷第三期	孤軍雜誌社
新民	第十三、十四期	新民週報社
南川旬刊	第六期	南川仁社出版股
小說月報	十五卷第六號	小說月報社
兒童世界	十一卷第二期	兒童世界社
武昌師範大學半週刊	第一二九、一三〇期	武昌師範大學校
瓊海中學校校刊	第一期	瓊海中學校
血淚	第八期	廈門大學離校學生團總部
小說世界	七卷二期	小說世界社
The Chinese Economic Bulletin	No. 177, 178	經濟討論處

參考資料

中國學術年表及說明

顧頡剛

一 中國學術年表

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學術年表格紙

類別	
年月	
引書卷葉	
摘要	
雜記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塡送	
標題	
公元	

二 說明

現在人研究中國史，或是研究一種學問而涉及中國史的方面，最苦的是材料的不湊手。要找一個人名，地名，書名，要尋一段事實，要知道這一段事實的由來和牠同時的事物的情狀，無往而不困難。這因爲研究歷史的態度和從前人大不同了。從前人研究歷史，只要一部書一部書的讀下去，只要能記憶淸楚，就可以算完事。他們對於歷史，沒有通盤籌算的觀念，沒有鑽進歷史的內心去研究的要求，而且研究的範圍又極狹，工作的時間又極多，所以他們在自己的成績裏也能得到滿足的愉快。但現在人那裏能彀這樣做！現在人對於歷史，固然可以像從前人一般，作局部的研究，但大家已經知道這是全體中的一局部，必得

先知道了全體，然後可以明白局部。而全體的領略是何等煩難的事！我們知道二十四史和九通是紀載歷代的事實和制度的主要史書，但那能使個個人把二十四史和九通讀一遍！我們知道十三經是保存古代文化的寶藏，但那能使個個人把十三經看得懂，讀得熟呢！我們既不能使願意研究歷史的人個個在無量的原料中抽出應用的材料，那末我們爲方便一班尋材料的人起見，便應當犧牲我們的精神，把這些原料細細的分類，排列，標題，使得要尋什麼材料的人，只用很簡單的方法，就可把這種材料尋到，凡欲領略全體與研究局部的，都可得到相當的輔助，而不致耗去豐富的精神在無謂的考索裏邊。

我自己爲學，久感到沒有詳備的年表和各種索引的痛苦，所以三年前本校研究所國學門創辦時，我就願意擔任此種事務。我固然知道這完全是『爲人』的事，但若不先爲人，勢亦不能『爲已』。不幸國學門成立之後，我就因家事回南，這事竟沒有着手。去年秋間，沈兼士先生擬定國學門編纂方面的進行計畫，其中學術年表一項，招我回校編纂。我來京後半年，因爲初到不免有許多雜事，尚未能專力進行。自本年下學期起，誓必按日程功，一步一步的向前走去。我希望以十年之力爲國學門編成年表，地表，人表，書表四種。所謂編纂，只是由我指定若干種重要的書，依次攻讀，讀了一篇就把一篇中的材料寫入表格。一部書讀完了，書上的材料就都安上了架子了。十年之內，我想十三經，二十四史，九通，正續通鑑……等重要史書都可以讀一遍。有了這幾部書表上的材料，固然尚遠不能完備，但究可以立起一個骨幹。有了一個骨幹，再專旁搜廣採散亂的材料，這些材料也就都有了歸宿了。此外，我從前自己所編的各種索引，也當於暇日整理，陸續刊布。

這件事情實在是把所有的中國歷史材料統統整理一過，範圍太廣了，職任太重了，決不是我一個人的精力所能完全擔負的。所以前天國學門在松筠菴中開懇親會，我們把學術年表的樣張分派給大家，希望大家在自己讀書和研究的時候，遇見了材料，就寫與我們，使得我們可以彙聚許多局部的材料而成爲廣博的著作。學術之事千端萬緒，況且中國的舊史對於學術向不注重，尤有賴於特殊的搜查。我們不但希望博覽家供給我們以隱僻的材料，尤希望各種的專門家供給我們以系統的專

門材料。我們不但希望把學術的本身的情狀弄明白，並希望把凡與學術有關的各種社會情狀也弄明白。我們希望這個年表出版之後，能殼供給一般人以正確的歷史觀念，所以要求於願意幫助我們的人的，有下列諸項：

(一)年月和曆法的考定和商榷。

(二)學問和藝術的事實。(學術上的發見和發明，學術的應用，書籍的著作和出版，藝術品的創造，學術家的事和生卒等項。)

(三)與學術有關係的政治狀況。

(四)與學術有關係的一般社會狀況。(宗教，家族，慈善事業，交通等項。)

(五)漢族以外各種民族的文化狀況。

凡是上列諸種材料，均請不要嫌其瑣碎和繁冗，一律寫與我們。因為那天席上沒有作詳細的說明，或者大家有不甚瞭然之處，故今將表格說明於下：——

這表每一葉只記一事。如事多，一葉記不下，請連寫數葉。總以眉目清楚易於編排為主。

表上所分五格，是：——

一，年月——這是所記的一件事的年月。請大家改了書上的記載，把年號和甲子寫上去。如有月日可考的，亦請一併寫上。

如一事的起訖有長時間的經歷的，請將起訖的時間都記上。

如一事的時間不易考定的，請就其事實與他方面之關係，約略將其時期指定。例如『一一二五——一一三五』

如一書上記載的事情用了本土的曆法，不與當時主要之曆法相同的(如春秋時晉用夏曆，與周曆不同)請一併記出。

二，引書卷葉——這是根據的書籍的卷葉。書籍的版本也請記出。如此，我們逢到疑難的時候就可以立刻覆按。

三，摘要——是摘出這件事的大要。寫得詳細一點，自然最好，但短一點亦不妨。因為有了引書卷葉，我們如覺得有詳載的必要的，可以到原書上去查。惟原書不易得的，還請寫得詳備一點。

四，雜記——這是預備寫各人的意見的：大家對於所記

的事如有疑難，或有考證，或有批評，都可寫上。

五，塡送人名及年月——爲便於往返商榷及致謝意起見，這兩項有紀載的必要。將來年表刊出時，當將送稿人名集錄，以誌大家的高情和雅惠。

此外格端尙有『類別』『標題』『公元』三小方，或自塡，或由我們塡寫，都可。摘要雜記兩項務必請用標點符號；如不習慣，亦請圈斷，並將人名地名畫出。

現在我們再舉幾個例子在下面：（即後列各表）

塡寫年表的大意是這樣。凡是願意允許我們的請求的人，請將姓名地址開與我們，我們接到來信時當即將此項格紙寄上五十張。寄到之後，請大家寫一點就送一點來，我們當編號記錄；那一位塡送的多了，我們知道他的案頭已缺少這種格紙了，自當繼續奉寄，不等到來信的索取。

凡有關於此事的函件，請送交『北京東安門內，北京大學第三院，研究所國學門，第二編輯室』。

表 一

類別	古物的發見
年月	晉武帝太康二年，辛丑
引書卷葉	晉書卷 51，頁 17，束晳傳。汲古閣本。
摘要	汲郡人不準盜發魏襄王冢（或云安釐王冢）。得竹書數十車，有紀年（13 篇），易經（2），公孫段（2），師春（1），瑣語（1），穆天子傳（5）……武帝以其書付秘書校綴次第，尋考指歸，而以今文寫之。
雜記	按晉書武帝本紀作『咸寧五年（279）十月戊寅』，荀勗傳又以爲『咸寧初（275），』而束晳傳乃云太康二年（281），相距三年至七年，何也？以束晳傳紀載較詳，故依之。
中華民國 13 年 5 月 18 日	趙乾塡送

標題	汲冢竹書之發見	公元	282

表二

類別	雕刻
年月	北魏文成帝興安二年——孝文帝太和二三年
引書卷葉	瞿兌之大同雲岡石窟詳記,鈔本。
摘要	興安二年始鑿雲岡石窟(山西大同城西 30 里之武州山)。建築人爲釋曇曜,以帝命總持其事,而胡僧難提等數人助其成。佛像高者 70 尺,次 60 尺。雕飾奇偉,冠於一世。今存 38 洞。
雜記	據魏書釋老志等。
中華民國 13 年 6 月 7 日	錢坤塡送
標題	雲岡造像
公元	453—499

表三

類別	學者生卒
年月	與紹興 23 年(公元 1162) 參看。
引書卷葉	文定集卷 6, 頁 2, 聚珍版叢書本。
摘要	宋汪應辰薦鄭樵狀云,『伏見福州寄居鄭樵,自少篤學,無他嗜好,年逾七十,稱道不倦……』
雜記	按宋史及莆田縣志均謂高宗自建康回時鄭樵卒。是樵卒於 1162。金人虜二帝北行,樵與宇文虛中書謂『樵生二十有四年矣』,是樵生於 1104。他只 59 歲。此云 70, 未知其故,或汪應辰誤記耶?
中華民國 13 年 7 月 9 日	孫震塡送
標題	鄭樵卒年
公元	1162

圖表

類別	御纂書
年月	明成祖永樂5年，11月
引書卷葉	圖書集成經籍典卷 6，頁 6；又卷 497，頁 5，鉛印本。
摘要	成祖先命解縉等纂集類書，名文獻大成。至永樂 5 年，以爲未備，復命姚廣孝等徵四方名宿重加增輯。計正總裁 3 人，副總裁25人，纂修 347 人，催纂 5 人，編寫 232 人，看詳 57 人，謄寫 1381 人，續送教授 10 人，辦事官吏 20 人，凡 2180 人。是年 11 月，書成，計 22210 卷，10095 册，貯文淵閣。
雜記	此條依春明夢餘錄。集成尚引王圻續文獻通考，謂計 22900 卷，11100 册，與此不同。
中華民國 13 年 8 月 14 日	李巽填送
標題	永樂大典
公元	1407

銧之近史

吳鑛

銧爲宇宙內最珍奇之原質，曩曾著說銧及銧之發達史分期發載本誌矣。原夫科學之爲物，日新月異，矧神祕之銧質，尤足資人研究，是以最近發達之歷史，頗堪記載，以告夫留心科學者。

比國康古發現鉅量銧鑛產額冠全球銧價由美金十二萬元落至七萬元

世界產銧不過數國，製造銧質不過數家，而產量之多，製造之精，美國實享盛名，而今則有不然者。南非洲之康古地方(Belgian Congo in South Africa) 爲比國屬地，忽發現量豐質優之銧，聲名震於全球，銧之市場大受影響，美國遂亦退避三舍，不敢稱雄矣。昔銧之代價，每格蘭姆(合華重二錢七分)值美金十二萬元，千九百二十二年銷路不暢，美國停滯之銧質，約在一二百萬美金之數；其年九月，某省僅以七萬七千元購銧一格蘭姆，爲前所未有之低價，後知來自比國康古，其地出產甚旺，鈾鑛含 U.C. 50-70 %，以與美國由脫及克勞多 (Utah and Colorado) 兩省出產僅含百分之二者相比較，宜其優劣立判。因是美國銧鑛，

均行停工。有兩公司則與比國訂約收買銑質，每格蘭姆作價七萬元美金其意因彼優我劣，無法競爭；故思其次，而悉數收買，冀得操縱市價，待其產額退減，再行重開舊鑛。要之，康古之新發現，卒使全美操此業者，均行停歇，其關係可謂至鉅，亦銑質發達之近史也。

世界各國產銑鑛質之種類

初銑自鈾鑛 (pitchblende, $UO_3 \cdot UO_2$) 取出，產於奧國波希米 (Joachimsthal Mine, in Bohemia)，居里夫人 (Mme. Curie) 初次發明銑質，卽由該鑛提出。英國康窩 (Cornwall) 之著名錫鑛中，亦產微量鈾鑛。葡萄牙則產磷酸鈾銅鑛 (torbernite, $(CuUO_2)_2P_2O_8$) 及磷酸鈾鈣鑛 (autunite, $Ca(UO_2)_2(PO_4)_2 \cdot 8H_2O$)。美國由脫克勞多兩省則產鈾鹹鑛 (carnotite, $K_2O \cdot 2UO_3 \cdot V_2O_5 \cdot 3H_2O$)，鑛質作白燕黃色，恆誤認爲硫璜質，斑佈於水成砂石之上，而全世界銑量什之八實出於此。惟該地萬山叢疊，交通極感不便，探鑛尤屬困難，鑛脈極不整齊，但多能繼續，由刀刃厚以至二尺，有時厚可數尺，但質較遜，有時優質數噸，取出於蜂窩中 (bug hole)。探試多用金鋼鑽，以定其量，及其趨向。揀選之砂，含鈾 (U_3O_8) 約 2·5%，含鹹 (V_2O_5) 約 3·5%，普通鑛石含鈾 (U_3O_8) 僅 0·75%，卽可開採。欲產一格蘭姆鈾質，所需鑛砂爲二百噸至六百噸。南非洲比國康古地方，則產鈾鑛於不規則之線脈中，有時亦成層，或亦成袋。鈾鑛周圍多係銅鑛，及磷酸鈾銅鑛。母岩爲水成岩及變態片岩。所出鑛砂之顏色，黑，綠，黃，橘黃，不等。曾經化驗含鑛質如下：

（一）鈾鑛 (pitchblende)。

（二）磷酸鈾銅鑛 (torbernite)。

（三）鈾鉛鑛 (lead uranate)。

（四）鈾矽鑛 (silica uranate)。

目前採用露天開採法，含鈾之成分，約在百分之六十 (60% U_3O_8)。揀選後，卽運往比國，從事提取銑質。當該鑛未發現之先，美國所產之鈾鹹鑛，實爲奇貨，因除銑質外，尚有鹹質可取，故幾無與競爭者。自比國康古發現偉鑛，而美之業銑各鑛廠，遂不能不暫告停止。至葡萄牙所產之磷酸鈣鑛，亦受康古影響而停止工作焉。

世界銑質之統計

據最近統計，世界所有鈾質約爲二百十六格蘭姆，值美金二千三百萬元。各國產鈾成數如下：美國一百五十四格蘭姆，波希米二十二格蘭姆，葡萄牙九格蘭姆，法德八格蘭姆，英國康窩微量，最近比國康古則產二十三格蘭姆。所有鈾質，落於醫生之手者，約爲一百二十格蘭姆。次則消耗於光漆，用於鐘表尤廣。歐戰之時，鈾作光漆，用於飛機潛艇及他軍用者，約值美金五十餘萬元。

鈾之出售方法

定鈾之量，權衡實無能爲；惟量其光線之强弱 (gummaray measurements) 可知其量之多少。美國權度局及歐洲特准會社，代爲定量，發給政府執照。鈾之貿易，皆以政府執照爲標準。有時醫生轉售他人，或因有所變更，退回原廠，均宜聯同執照送交權度局釐定鈾量。綠收受此種鈾質時，須特別注意，恐內參雜鉏質 (meso-thorium) 不可不分析明白。蓋鈾鉏所發光線之强弱相等；惟鉏質射光力之生存甚短，約六七年間，卽消滅其半；至鈾質射光力之壽命，則爲一千六百九十年，故鈾鉏參雜所發光線，雖屬兩者共有，惟二十五年後，鉏質完全消滅，而鈾之消耗，不過

百分之一，因此價值亦甚懸殊，購者不可不愼也。市間所售鈾表 (俗稱電光表) 本係毫末鈾質射光於硫化鋅 (ZnS) 而得，其光力可傳之十世。惟表商往往代鈾以鉏，故不及數年，光力漸弱而失效用矣。

提取鈾質，用結晶法 (fractional crystallization)。迨其純度在 90 % 以上，卽可出售。惟因其用途專在醫術，故如何配合及製成特別藥具，悉聽購者之主張。醫生因經驗而得，往往獨出心裁，以便使用，而圖專利。是以製鈾廠對於珍貴之鈾質，設備甚爲周密，如選洗部，結晶部，機械部，化驗部，出售部，各有專家經營其事，以期產品精確，而防粗心失愼。近閱西報，載英國某鈾廠 (Manchester Radium Institute) 存鈾於玻瓶中，忽然炸裂，致價值一萬五千英鎊之鈾質，散失於地板及牆上。幸化驗室侍童聞聲而至，急用喫墨紙剷起大部分。鈾廠主人爲挽回損失，不特將喫墨紙送往美國，且將全部地板盡行運送，以便提取已失之珍品。結果價值八百英鎊之鈾，復行取出，歸還主人。噫！此亦鈾之趣史也。至出售部尤關重要，所有經紀，不特須有理化知識，且對鈾之醫理 (radium therapy) 亦須通曉，以便與醫院醫生

互相研究，推廣消路。且須知保存鈤質及其安全方法，以免遭逢意外。

鈤於醫術有絕大之功用

鈤之用途，首爲醫病。如醫治癰疽瘡瘤等類，實有不可思議之靈驗。凡醫藥罔效之毒瘡瘰癧，用鈤治之，不痛不癢，而病自失，寧非科學上之重大發明！吾友梁君羲橋，中原煤鑛公司技師也。幼生瘰癧，所有膏藥以及X光線均試無效。本年赴京醫治，先商之日本醫院，欲再施用X光線，梁君告以無效，日醫遂介紹往美國協和醫院用鈤醫治。至則美醫先請議價，謂鈤之珍貴，莫之與京，消耗若干，施用後方能核算，惟每用一米釐格蘭姆，值美金一百二十元；雖然，本院係慈善事業，對於富有自當如數徵取，而遇貧弱，亦可施醫云云。梁君遂舉其職業收入以告，請其裁判，唯命是聽。美醫遂取瓶中鈤質，以膠皮置於患處，至十四小時始行撤去。梁君出院後，數日不見功效，以告，醫曰待[illegible]星期，及期又無動靜，直至四十餘日，瘰癧漸覺消縮，不數日宿病如失，若釋重負。梁君喜不自禁，欣然以告。醫曰吾人用鈤，倘無若大把握，至今猶在試驗中，即以君病而言，至少須用鈤二十數小時，因鈤射力極強，恐時間稍久，未見其利，先見其害，故在試驗未確定之中，均取寧闕勿濫主義。因告十二小時中消磨之鈤，值洋四百餘元，今請繳費八十餘元，如願題捐本院，以爲貧弱無力用鈤者助。深所歡迎，并請將經過情形，廣爲流傳，以爲同病者告。梁君半生宿疾，一朝頓失，不施手術，不用藥餌，精神肉體不受絲毫痛苦；噫！科學之有造於人羣，如是其大且偉也。宜夫居里夫人遊歷美洲，博受社會歡迎，而獲一格蘭姆鈤之殊贈也。世之患同病，引爲終身之戚，且恐危及生命者，當亦知所擇矣。

—科學—

孟子解頤零扎（三）

平伯

三年之喪是儒者的改制，胡適曾舉出論語孟子各有一證。（中國哲學史大綱一百三十二頁）茲申說之。論語上的是：

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爲禮，禮必壞；三年不爲樂，樂必崩。……』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陽貨）

因爲這個緣故，宰我不知挨了後人多少駡；但這實在是寃枉的。宰我以禮樂崩壞，爲三年喪不能施行之理由，可見古代未嘗實行此制。如果眞此制三代通行了，則禹湯文武周公豈無禮樂，必未因之崩壞，何勞宰我之過慮乎？且孔子在答語中，亦只斥予之薄情，並未駁他此說。可見他所說並非全無理由。宰我只因孔子所改制度中喪服之久似與禮樂之盛相妨，所以發問。孔子亦沒有別法駁他，只是就感情上使他反省。而宰我竟以在期年以後食稻衣錦爲安，於是孔子亦只好氣憤憤地說，『女安則爲之！』於他退後，深斥他的薄情，說他對父母竟沒有三年之愛。除掉這一點，宰我本能自圓其說的。至於『天下通喪』一語，這是孔子改制中的『天下通喪』，並非古代的實制。其實因情制禮；眞能心喪期年，鑽燧改火，實在未必卽爲情薄。宰我此說正自明其內省不疚，不爲文飾，不失爲賢者。後人行三年的喪，無期年的哀的，遍天下皆是，而獨斥宰我，寃哉！

孟子上的一證尤爲顯明。上面說滕文公居喪，派然友去問喪禮。

孟子曰：『……諸侯之禮，吾未之學也。——雖然，吾嘗聞之矣：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飦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然友反命，定爲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至於子之身而反之，不可！……』（滕文公）

孟子的話說得很弱，先說我沒有學過，後來方轉折說我聽見過的渾言三代，不能確指。而父兄百官他們反說得鑿鑿可据，不但滕之先君未嘗行此禮，幷魯——周公之後——先君亦未行過。這豈非與孟子所說『三代共之』正相針對。此間必有一是一非。後來然友又去追問他。孟子白引了孔子的話說了半天，（既是儒家改制，則引孔子之言等於沒有引一般。）一點不能證明某公某國曾行過此禮，更不能反證滕魯之曾行此禮。若照朱子所說，『乃其後世之失，非周公之法本然也。』則孟子當時爲何不說呢？（引周公以壓魯先君，豈非再好沒有？）而且朝廷的典章制度不是無可考的；卽使後人改制，父老何致莽然不知？看他們說得這樣鑿鑿確確，而孟子反默爾而息，只拿『不可他求』『上行下效』等話敷衍滕文公；可證三年喪制是儒家所獨創，非三代所固有，明矣。至於三年之喪可行與否，則是另一回事了。

時事日誌

中國之部

民國十三年六月十六日

●中俄交涉之協定兩種及各項附件，奉指令批准蓋用國璽，並即正式公布。全文見十三號參考資料欄

●外交部因駐京日法美各使通牒干涉中俄協定關於中東鐵路之事件，特向各使聲明：協定成立之結果，中東路當由中俄處置，不受第三國干涉。

●駐京日使芳澤奉日政府電召回日。

同　十七日

●王克敏被迫於孫寶琦，辭財政總長職，辭呈附任內收支表，計共籌款二千零七十餘萬。

●議員一百三十餘人發表維持中俄協定宣言。

●馬濟會同湘軍葉琪旅入桂援陸榮廷，即占全州，沈鴻英宣警敗即解桂林之圍。惟孫文已令黃紹雄攻南寧援沈。

同　十八日

●上海領事團強認智利領事有對華領事裁判權，與中國發生爭執。

●美國東來軍艦到青島者共十四艘，其司令入京，頗受當局歡迎。

●任陳洪範為四川陸軍第八師師長。

同　十九日

●財政整理會添設副會長，以張志潭充任。

●北京當局令稅務司撥粵海關關餘充西江疏濬經費，孫文即派林森任廣東水利督辦。

●法國安南總督梅爾林在廣州沙面宴會時有安南人范鴻泰向之拋擲炸彈，梅氏未受傷。沙面領事團向廣州當局抗議，即被拒駁。

●廣州當局與美商之兵工廠機器交涉，已決定將機器交廣州當局，由商民集款付清價目。

同　二十日

●組織中俄會議辦事處，以劉鏡人任祕書長。

●日代使聞政府令駐美施使簽字於中美無線電債券風說，即提抗議。

●衆議院通過咨請政府將德債內容交議案，政府黨大失敗。

同　二十一日

●外蒙通告俄政府，決行共和，脫離中國。

●沈鴻英軍攻全州桂林，炸毀桂林城垣一段，惟未得入。

●去年因臨城刼案受査辦處分之何鋒鈺，已奉令免予査辦。

同　二十二日

●駐英代使朱兆莘電告德債票已點收完畢。

●萬縣美籍英商與苦力爭執，失足落水致斃，英艦架砲示威，迫地方官吏殺苦力二人，英美兩使並向外交部交涉。

同　二十三日

●國際聯盟之禁煙會，攻擊中國煙禁廢弛。政府令各省區軍民長官遵迭次申令，督飭所屬從嚴切實查禁。

●吳佩孚派豫軍胡景翼南下援粵，胡部駐豫軍隊有不穩者被包圍遣散。

●陸軍部咨外交部，豐台軍官肇事案，陳國賢經特別法庭復審宣告無罪，請轉告英使。

同　二十四日

●安徽馬聯甲曾以省令免皖北鎮守使兼第二旅長李傳業職，即自兼第二旅長，以第五旅長史俊玉兼皖北鎮守使，並電京請調李入京。本日政府依馬請下令。

●福州大水爲災，全城淹沒四分之三。

同　二十五日

●廣東有人用建國團名義電蘇俄政府，請取消中俄協定，因其第六條有害於革命政府之地位。

●法日兩使先後致二次請保留中東路權利照會於外交部。

●英人惠德培漏稅毆警案，英使審判，僅處惠德培以二十五元之罰金。

同　二十六日

●天津俄領事署交還俄代表哈平。

●廣西首府南寧爲孫文系之李宗仁占領，桂林沈陸實行媾和停戰。

●浙江省議會因盧永祥收編臧楊殘

部爲浙江邊防軍，請盧愼重，免貽浙患。

●東三省積匪盧占奎被捕槍決。

●湖北榷運局發現官商串吞國稅五十萬元巨案。

同 二十七日

●俄代表照會外交部，俄方中東路董事四人已派定，請中國速派華董事。

●外交部駁覆使團拒交俄使館之照會，並請將俄使館交俄代表所派之史瓦沙露接收。

●安徽六安縣爲大刀會匪占領，合肥霍山危急，馬聯甲調大隊往勦。

同 二十八日

●閣議准新疆與俄訂局部商約。

●湖南大水，退後又發，災區幾及全省，長沙寧鄉湘潭衡山等縣災情尤爲重大，損失數千萬元。

同 二十九日

●國務院電吳佩孚，否認進行承認金佛郎案風說。

●日本排斥華工，上海廣州及旅日華僑向日人力爭。

●外商前因反對中國商標法，對於商標註册相約觀望，近因故紛向商標局呈請註册。

同 三十日

●中俄正式會議延期。外交部之中俄會議辦事處成立。俄代表派安特諾夫赴奉天進行奉俄局部交涉。

●孫洪伊由曹錕派員邀赴北京。

外國之部

一九二四年六月十六日

●意相慕沙里尼因社會黨議員麥台第被擄，全國輿論極爲昂激，特派十一人組織棒喝團之臨時監督會。

同 十七日

●英相因墨西哥驅逐英代表事，向駐倫敦墨領事嚴重交涉。

●意相任命費德索尼爲內務大臣，以代芬徐氏，因芬徐有與聞麥台第案之嫌疑也。

●南非舉行選舉，政府黨失敗，國民黨工黨勝利。

同 十八日

●國際勞工大會在日內瓦開會。

同 十九日

●丹麥承認蘇俄。

●法衆院通過信任哀里歐政府案。

同 二十日

●美國農黨舉定麥克唐波克二人爲

該黨正副候選總統。

●駐墨英代表起程往美，由美返國。

同　二十二日

●法總理哀里歐至倫敦會晤英相，談話間極爲融洽。

同　二十三日

●哀里歐由英至比。

●南非首相斯末資將軍辭職，總督召命國民黨赫索格將軍組閣。

同　二十四日

●美國民主黨開會，討論黨綱，選舉候選總統。

同　二十五日

●英俄談判停頓。

●美國駐英大使奉令出席於將來協約國關於施行專家計畫之會議。

●英政府宣言無論如何，不能放棄蘇丹。

同　二十六日

●意相慕沙里尼宣言政府不辭職，但可改造內閣。

同　二十七日

●駐比日大使與比外相簽定日比商約。

同　二十八日

●意國在野黨開會通過不信任政府案，要求迅速解散棒喝團軍隊，嚴格取締各種不法行爲。

●日本國會開特別會議。

●埃及首相柴魯爾辭職，埃及王不准。

●美國阿哈阿州附近大風，死亡甚衆，損失甚巨。

同　三十日

●德國答覆大使會議關於軍事監督之文，大旨承認復施軍事監督權，但附有三種條件。

●倫敦舉行世界發動力大會，到者三十九國，中國在內。

●南非國民黨領袖赫索格將軍組閣成立。



原文献残缺